

春秋文庫



撈金印

沈寂 · 石琪

撈 金 印

沈 寂 · 石 琪



春 秋 雜 誌 社 發 行

春秋文庫
第一輯之四

撈金印

每冊定價：二十元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國民三十一年十一月

版權
翻印
必究

著作人：沈寂石琪

發行人：馮葆善

出版者：春秋雜誌社

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號
電話九二二三四號

印刷者：啓智印書館
上海西門路天和里十九號

總經售處：
上海
山東路二〇二弄
天下書報社

目錄

盜馬賊	沈	寂	(一)
大草澤的獷悍	沈	寂	(一一)
鬼	沈	寂	(二一)
仇恨	沈	寂	(三七)
驃狗頭	沈	寂	(五五)
敲 梆梆的人	沈	寂	(八一)
撈金印	沈	寂	(一〇一)
什利海的薄暮	石	琪	(一二二)
燕子張七	石	琪	(一二七)
烏赤別里山口	石	琪	(一三九)
黃土隴	石	琪	(一五三)
大雜院	石	琪	(一七一)
拉駱駝的	石	琪	(一八三)
代跋			
天濼篇	沈	寂	(一九七)
夜行記	石	琪	(一九九)

盜馬賊

草原上。……

「味，老阮！」黑陰風在後面嚷起：

我趕快勒住皮韁，從肩上橫了臉，斜眼向後看去，見他把韁繩咬在嘴裏，一面撩起衣衿，兩手探進去束褲帶。

「熬不下去了？」我笑吟吟對他說，把馬放緩了讓他趕上來並行。

「一整天沒打尖哩！」他嗽出下唇，指指肚子。

「你還不及牠，」我尖起嘴朝馬頭一掬，「也一天沒餵呢。」

「噢！誰不知道你「拳毛蘆花」的威名哪！」

我把屁股欠起，右手舉到了眉際，向遠處瞭望。

「前面有燈點子，是村莊了。」

黑陰風嘴裏「咄，咄……」的搖了十來個頭，兩手幫着揮搖。

「唔？」我向他一看。

「息不得，你的「拳毛蘆花」更露不得臉。多少好馬傷在那西崗村的手裏！」

「有馬賊的？」

「出名吶，西崗馬賊！」他抬高頭頸，用手指抓著。

「……。」我又向前一望。

「上邊「釘」的在天外談起來，哪個不拍腿搖頭，他奶奶稱聲利害？「盜馬不見人，馬奔不聞聲」！嚇，看上了眼，白天也會動手！」他瞧我不響，就翻出以上的話來，八分兒是挑釁。還順着話做出應有的手勢。

我冷笑了一下，默默夾緊兩腿，韁繩向後一提，潑刺刺 掃去，身後飛起一陣沙塵。

「呸，呸！老阮，」他趕上來一路喊，「我並不「急」你，是真的咳！」

我偏過身瞅他，「真的？」

他嗽出厚下唇，點點頭。

我立刻把眼珠一翻，「那更好！」說罷，重又急急打着馬兒，向西崗村飛馳而去

一彎新月，眉兒眼似的，又像剪下的手指甲。

我們把身體伏在馬背上；大地在馬蹄下很快地向後退去。

走近了，村首的一家，屋頂上撐豎一根竹桿，高高懸個燈籠，亮着一點紅。黃土牆上歪歪咧咧寫着「西崗客棧」四個大黑字。

我翻身躍下馬來，一手攜着馬韁，向黑陰風一歪嘴，示意他去叫開門。他無奈地摸摸絡腮鬍子，大脚大步跨上石階，張大手掌，拍 打着門。

等了一回，還不見來開，黑陰風上了火，一拳頭敲去，「呸，裏面死絕了？」

「哦，哦， 來囉。」裏面傳出了人聲，咿呀開了門，門縫間先閃出一條成扇形的亮光，遂即鈎出一個頭來，「爺兒是宿店嗎？」

「誰還來招親？咄，門開大了！」黑陰風一脚踢進去，兩手撐住腰，停在門檻上，把拇指向後一

翹，「快給爺們溜馬去！」他放出一貫的神氣來。

「哦，哦：」老闖邊應，邊躡出來，「嚇兒，嚇兒」的喚着馬。先將黑陰風的馬攙向馬槽檯上，結了韁，等拴到我的馬時，不由的驚倉地喊出一聲：「嚇，好馬！」

黑陰風示意地向我一斜嘴，蹩蹩左眼皮。

我回鑿一下，會意他。

老闖彎了腰鬆去馬肚帶，理下鞍子，拍拍馬肚，一連聲：「好馬，好馬！」

「好馬又幹嗎？想貪了去？」黑陰風立刻虎下臉，把插在腰帶上的「鎌月刀」向前一托，啣喇喇出聲。

老闖涎下臉訕訕地笑，「我怎麼敢，老爺？Hee、Hee。」

：跨進門樞，靠壁就是張方桌，放有一盞燈，隱隱照亮了掛着的關帝像。兩向依着座椅。桌的那邊立着一個女人，很年輕，個子矮矮的，下半身被桌子遮了。在光暈下，祇見嫩蘿葡皮似的臉蛋，血色鮮旺；兩個眸子滿黑滿圓，怪熱情，怪靈活。見我們進去，就停止抹桌，說：「爺們快坐下息息腿。」

黑陰風搔搔鬚子，他見了女人就沒法使勁兒。我把「七寸子」向腰邊一勒，左腿擱上椅子，對她一抬手，「外向的是你爹嗎？」

「他嗎？哦」立刻搖搖頭，含羞答答地，「是當家的。」

我們面面相覷，沒想到這末標級年輕的女人就是老闖娘。一朶鮮花插在牛糞裏！

老闖兩手捧了馬鞍進來，彎起腳跟推上門。黑陰風一窺步趕去，向他背心一拍，「呔，把門打開着！」一手扳住門沿，彈出眼珠。

「開，爺們說開，就——開哩！」老闖娘抬抬下頰指示她丈夫，大眼兒在我們三個臉上溜來溜去，我覺得黑陰風太過了份，應該打破這局面，就把話岔開去：「老闖，弄些好吃的來，咱們還沒打邊尖呢。」

「哦，哦，我去打水給馬槽，春姐，你服侍爺們吧！」老闖提了水桶出去。我目送看他背影。

「您爺坐呵！」她見黑陰風站着，連忙讓開身來一面說：「這兒正有熟雞，爺們吃嗎？」

「雞嗎？配口，」我把食指在鼻下一劃，「不過要像你那樣，雌的。」

大家笑起來，她拉出插在脅下鈕扣裏的丁絹，擱住口，吃吃地笑，「您爺怎和我鬧笑？」說罷一扭身，進入後面廚房裏去了。

我見沒有人，就向黑陰風一招手，壓下嘴，附着他耳根說：「你怎麼這般露急相？」

「不是爲你？你的「拳毛蘆花」呵！」

「傻勁兒，我怕了還趕到這裏來？」我聽見外面馬槽上倒水的聲音，抬耳一聽，又接下去，「別急，瞧今晚咱——」

老闖進來了。黑陰風搔搔頸子溜開去，我也假裝閒暇的反翹了手看房屋。一抬頭，就是個擱樓，一部梯子靜靜地擱着。擱樓下面有兩張桌子，和我這裏一張成三角的放着，想都是爲客人吃飯用的。

老闖走進廚房挾了幾把草出來。

「呔，咱們的坐騎吃你奶奶的雞巴草？」黑陰風撇手搶過了，擲在地上——踩。老闖呆了。

「豆子有沒有？牠們不吃草。」我向他解釋。

「豆子？」他向我看，又回過頭向立在廚房門口的老闖娘不尷地眯眯眼。

「你媽拉格蠢，「拳毛盧花」要吃草？膽甚麼！嚇，讓你知道知道……」他把手指向我一翻。我聽得他又更替我誇口，急忙對他雲雲眼，他却誤會我，以為要他說下去，就一個字兒，一個字兒哼出來：「他是老——阮！」又自己拍拍胸口，「區區黑陰風！」

老關連忙先向他一躬身（顯然他很聰易），然後朝我拱拱手，「是阮爺！失禮，失禮。一看您爺的馬兒就知不凡。」

黑陰風大眼一彈，「又是馬兒，馬兒！」

「去！去！」老關娘走出來，把她丈夫一推，「快炒豆去！」又轉向我，「阮爺，您肯到這兒來，咱們店運要增三分光哩！」

「我是爲你來的啦，老關娘！」我掃掃下巴打趣她。

「你又要我咯，」他向我嫵嫵一笑，怪嫵嫵的，「別開口老關閉口娘，多炙人，乾乾脆脆還是「春姐」一聲，不省麻煩嗎？」

「春姐兒春，小心鬼動，哈，哈。」

她把眼睛含笑地不知怎麼轉了一下，怪可愛地做了個表情，把小舌尖兒伸出來思索的慢慢舐著嘴唇，「阮爺，我去拿菜去；哦，還替你燙着酒呢，您一定喝罷？」

黑陰風在那邊一楞，向我一瞞，我心裏有數，却故意啞啞嘴：「好，好，春姊，你真摸得我心脈

她又一笑，拐進廚房去。黑陰風對我輕輕「咪」了聲，一面撲身邊來，「別中她美人計哪！」

我默默地摸摸下巴，不理他。

她托着盤出來，把碗盞擱到桌上，斟了兩杯酒。

「春姊，你先喝，來，來，」我把酒杯遞到她嘴傍要她喝。江湖上「黑手」的事我熱得發透，他們常在酒內放進暈迷藥「海海的迷子」進去。這次，自然更不粗心，方才黑陰風的榜勁也爲這。

她很快就喝了，又替我斟了一杯，一面眼淫淫的看我。我翹起頭向廚房門口瞧瞧，「怎麼豆還沒炒好？春姐，你去幫吧，我的「拳毛蘆花」不能挨餓。」

她被我催走了。我趕忙把杯中的酒在桌下一掃，斟上一杯茶，再把壺裏的酒倒進茶壺裏去，剩下幾兩。

他們合拾了一小桶拌糟的豆出來。我昂起臉一口喝完杯中的茶，嚥嚥嘴，「啊！好酒好酒！」春姐笑着說，「爺們多喝些！」說罷抬出去了。

黑陰風尖起嘴，忍住笑，使下頰顫顫地抖動，朝我讚佩似的點點頭。用手指抓塊雞伸出舌頭，放上去，朝裏一縮，咕咕而咽。我自己倒了酒，又替他滿了。兩手用力地把面頰搓得發紅。

「春姐哪，」我一見她進來，故意擰手視脚的裝做醉樣，假聲打酒噫，指指臉，「我面也醉紅囉！馬兒在吃了罷？呃呃 真是一匹好馬呢！多少馬賊看中眼，呃呃 嚇，誰盜得走！咳，別把門開了，關，關！怕甚麼？誰偷得掉我的，呃，呃，我的「拳毛蘆花」？是嗎？是嗎？」

「是啊！」她走近來，手把搭在我肩上，輕輕一捏，「誰不知您阮爺的利害！」

我含了大口的酒，握住她小手，向她臉上吐一口暖馥馥的酒氣。她嗯嗯 的扭開臉，用手空搵着鼻子，「阮爺您醉醒？」

「春姐！」老闆走進廚房又回出頭來喊。我拉住她不肯放。她掬掬嘴，聲聲對我說：「等會來伴您！」一撇身，腳跟着地的跳進去。

我向黑陰風做個手勢，他連忙把手中的雞腿滿口一塞，斜彎了腰，把手放在耳根上，依舊悄悄聽

。一會兒撲過來說，「那春姐對老關說：『作死作活全爲你，還發你王八酸！』」嘻，嘻，他吃醋哩！
「等一會，他又去聽了回來說：『混蛋說今夜上高了運！……老阮，你得算細！……』」

我聽得裏面傳出脚步聲來，就一把推他坐下去。

「阮爺怎麼不喝了哇？」出來的是老關，弓背彎手做出恭維的樣子。

「醉了，醉了，老關！黑陰風你怎樣？」

他也故意大了舌頭，含糊了聲音，「唔，唔——」

「睡了罷，」我又說，「明天得趕尤村呢！」一手攀住桌沿，跌跌衝衝要站起來。

「阮爺要睡了？不多喝些？」春姐趕出來，握起酒壺搖搖，覺得很輕，就嘴角上帶着笑，「好，到上面睡罷。」

上面？嚇，十分事露了八分意。

「好罷！老關，當心我的『拳毛蘆花』？拜托，拜托！」拱拱手，叫了黑陰風，擺左擺右地爬上欄檯去。春姐走在前面，手裏拿盞黃澄澄的小油燈照亮。替我們鋪了草，老關在下面擲上兩條被來，好手勁！

趁她忙着的當兒，向四面細細留心。一些傢具也沒有，只堆着有大疊草束。右邊牆上一個露窗，我走近去，伏出身去看，下面正巧是馬槽。我的「拳毛蘆花」在噴鼻子，用尾巴拂刷着身。天空的彎兒月還是半眼開半眼閉的。這塊窗外，煞好一幅風景畫。

春姐來催我，我搖搖晃晃的走到草鋪上，一橫身倒下，解去「七寸子」，笑淫淫向她說：「春姐，你不伴我睡？」

她蹲下來，一面替我理被子，替我解靴子，一面安慰我：「等他們都睡熟了，我上來，噢？你先

乖乖睡下吧，瞇你吃得醉醺醺的。」說罷擰我一把臉下去了。

黑陰風和我睡在一頭，小心地說：「老阮，你驚醒些，我不行了。」他眼皮吊着吊着地想睡去。我悄悄地的掀開被子，重新套上兩靴，掛好「七寸子」。

屋角上，小油燈的細壺口，冒出半尺來長的黑煙，火焰被從窗外吹進的風吹得突突地跳，怪耀人眼光。

我細心的聽下面動作；他們忙着把桌子併在一起，想是睡在這上面。等了一回，老闖先出了聲：

「醉了？」

「不輕聲些兒，冤家！」下面的話就一聲重，一聲輕了：「不見酒喝了？……老阮狠……那……

拳毛：花等，今兒非。」

「可是你方才太那噓。」老闖又提起方才的事，馬賊總是賊腔。

「我把他迷？」

「咳，我們說他，會不會見？」

「醉了！」

黑陰風骨碌碌翻個身，真的睡去了，九豬樣的大聲打鼾，把話聲壓沒了。我只得輕輕撥開稻草，一手揪沒右耳，把左耳貼着地板聽。是老闖的聲音：

「上手早：等三更你要。」

三更！成老規地是犯罪的更點。我奔南闖北，白刀進，紅刀出的事經過得多，盜馬賊還祇初會。今夜遇合，有他沒我，有我沒他。下他把毒手，札，札，二刀，也替馬客們除害，可是那春姐呢？怪可愛的，又俏又野，江南草原上別有第二人想，可惜嫁給一個盜馬賊，就一輩子染了丐氣。我一定要

想法，她救出去：

蹣上眼皮東想西想。油燈點完了油，自動熄了。

遠處響着金屬的鑼聲，噲……噲，噲 三更！

我的眼在黑暗中張大起來。

下面也有了響動，好像有人在起身穿衣服。

我一骨碌翻起，用脚尖走到窗前，背貼了牆斜眼橫下去看，馬兒還是好好的在拂着尾巴。

等了好一刻，一些也沒有動靜，我奇怪起來，蹣手蹣足走到柵樓沿邊，向下用神看。只見一個黑影在門旁蹲上蹲下撥水，然後輕輕把門開了，溜出去……

我急忙又回過窗口貼身看着，咦！除了兩匹馬外，空無一人！我奇怪起來，方才明明看見一個人從屋內閃出去，怎麼會沒有呢！我立刻記起了黑陰風那句「盜馬不見人」的話來，不由得心頭一急，難道共我相處了三年，赫赫江南的「拳毛蘆花」眼睜睜被盜去？我睜大了眼對牠不放聲的望着。

出乎意外之意外，還奇蹟我這一輩子決不令忘掉；只見在那「拳毛蘆花」的肚子下伸出一隻手去解馬韁！

我生死不顧的從窗口一縱身跳下去，一善馬背，就蹣足跪在上面，一些不出聲！同一時刻，只聽得馬屁股「拍，拍」兩響，牠飛也似的向前奔去，馬蹄着土不聞一怎！我閉住了氣，簌的拔出「七寸子」，彎下了身，向馬肚下札札兩刀，只聽得尖銳的一聲怪叫，滾下一團東西來……

我一時勒不住馬，就一直向前衝。回頭一顧，那馬賊已躡身起來要逃。我立刻拉回馬頭，夾夾腿衝去，雙腳騰出馬蹣，憑空一縱，把馬賊壓在下面。我把血刀橫咬在齒間，撕下馬賊的頭巾，抓住頭

髮，正要一刀對正喉口砍下去，突然手軟了……

那是春姐！

我的「拳毛蘆花」在前面顛起了前蹄長嘶一聲……

大草澤的獷悍

滿天星。

千顆，萬顆……像落着的雨點。

一陣陣熱浪，悶溼溼的，在空間翻滾，翻滾。大氣凝成一個巨掌，緊壓着所有動物的胸口，悶炙地透不出一口氣。

晒枯了的白草，赤，赤……憂鬱，破碎的在暗處折裂着。

龐大的草澤，莽莽蒼蒼，死硬硬地向前面鋪張出去，直接着天邊。除了幾棵樹皮被人們剝去吃的巨樹，黑影憧憧，枝桠枯得像老人手指，巍顛顛張開着；整個大草澤上儘是荒草塵粒，亂石破瓦，密密匝匝突起大小土堆，下面埋着骸骨。好幾處被狗扒平了土，露出黯慘無光的一角棺木，晒裂了縫，看得見裏面的白骨，有些骷髏頭被啣出來，對着漆黑的空間，透不過氣樣張着洞黑的嘴，兩個空落落的眼洞，直望着：

鬼火，近處遠處，吐着青光。

這是土堆的世界，屍骸的世界，眼淚的世界，嘆息的世界。這裏盤伏着生命的恐懼，誰走過就會起荒唐的幻想。森嚴，荒寂，黃蜂找骷髏做窩，螞蟻終日忙碌在棺縫間穿梭，被遺棄的蛇殼橫在路上。道大草澤是無底的坑，吞去一代代人類的血肉，腐爛着，石化着，變成土，長出草來。

送自己親人屍骸來葬埋時，流着淚。但隔不了多時，他們自己也要默默地躺到這裏來，讓另一代

措。骨嶙嶙的胸口，爬滿汗流，在一起一伏翕動。

「挖吧！挖吧！」有誰在下面急促的催。

他唔了聲，就把布衫拖到肩上，袋內的東西碰着背脊，「噤耶」一聲。他重新屈下腿，捏起鐵鋤，一掘，向後一拖，剷下一大塊土來。

兩個，在蒸騰騰的空氣裏，伏匍着，挖掘着，渾身上下流着鹹澀的汗，幾股併一股，一點一點滴着，浸到眼裏，痛得睜不開，騰出手一把一把的措。較矮的一個，年歲也像大些，駝背，藍粗布衫被汗浸得透溼，貼在背上，一摺一摺，像塊豆腐皮。

「真有的嗎？」駝背輕聲地問。

「……」

「一些啥東西？」回過手去，拉一把貼在駝背上的布衫。

「……」

「阿，阿寶——」

「婆嘴婆舌！多問！」

「我不放心呵！」像在對自己說。邊斜過眼去看看同伴的神色。

又沉寂下來，大家都閉緊了嘴脣，眼睛眨也不眨的望着漸漸被掘陷下去的土層，手揮着動，沙土在飛濺，眼前一陣黑，一陣黃，一團團紅色的暈光在飛馳，近過來，遠開去。曲着的腿，骨溜溜發酸，有些無力，有些顫抖，褲子溼漉漉貼着屁股，緊咕咕的很不舒服。胸口被汗流得發癢，混着污穢，黑濁濁彷彿一條條粗大的蚯蚓，游下來，翻下來。

駝背，在額上摸去一把汗，上面立刻添劃幾條黑色的指痕。

「阿寶大頭！」

那個停住勦頭彈出眼烏珠：

「是金元寶，銀元寶！金元寶！銀元寶！好了吧！好不問了吧？」生氣地豎起勦頭，雙手握住把身體撐起來，彎彎酸酸的腿，舉起勦柄，喉嚨裏「吭」的一聲用勁掘下去。

「噫，」駝背害怕地把身一偏，「怎好立起來掘？被人看見！」

「伏着掘，掘到幾時去！」舉起勦頭來，掘下去，「吭！ 看見又怎啦！」

「犯王法的呢。」駝背的聲音輕得多。

「你還怕殺頭？」——「吭！」——「一家老小伸着頭等吃呢！」——「吭！」

搭在肩格上的衣衫掉到地上，又是「噫郎」一聲！

「啊……」

「掘啊，駝背！立起來！立起來！」

那個怯怯地望他一眼，撐着立直了足，摩摩雙踝，一邊小心翼翼的把頭頸伸出土堆，向黯黑的前面張一張。吐口唾涎在手心，對搓搓……

「掘！快掘！」

「一把勦頭舉起來了，一把「虎」的掘下去，一道亮，一道亮，在黑暗中閃閃。 人在哼，

臂膊在輓動，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吭！——咳！——吭！——咳！」

勦頭無情地摧殘着大草澤：噉！冲起一塊土，噉！冲起一塊土，……沙塵倒處騰揚！汗流着：在鼻尖上滴下來，在下巴尖滴下來，在手肘上滴下來，一滴滴浸潤着乾土。

眼前全是火星，紅，紫，黃，還裏，那裏，密密匝匝……發瘋地掘着，哼着，喘着……

「噉！——噉！——噉！——噉！——……」

大草澤在受着極刑。

「好！」

頓時靜下來！

鏽！鏽！兩個鐵器倒下的響聲。

「駝背！來！」

「那邊！那邊！」

「抬一抬！抬一抬，手墊着底。」

駝背的手在發抖，汗直流。

「好，好，拖！用勁拖！ 吭唷呵！吭呵！……偏過去一點，吭呵！……」

喘息聲，腳底擦土聲，草偃聲，撞木聲，沙土碎裂聲……一具黑色的東西在土堆的窟窿裏拖出來

。帶着一股難受的漆氣。

「駝背，」手一指，「那件布衫。」

「噉郎」一聲，掛在背上。

「鋤頭！」

阿寶大頭兩腳披開，騎坐在棺蓋上，袋內摸出個鑿子——叮的，帶出一根長釘掉在地上——上身倒伏下去，把鑿子嵌進棺蓋縫裏，上下一扳……「格格」兩聲！鋤頭在頭上一閃亮，空氣「虎」的一響，打在鑿子上一——谷！

轉一個背：谷！谷！鐵器的尾音囑囑地蕩着。

駝背睜大了眼。

肅靜。大草澤也併住了呼吸。

「過來拿艾葉！」

一隻顫抖的手，哆哆嗦嗦拿去，捲做小團，塞進鼻孔去。

「開！」

哄然一聲。棺蓋跳了起來，吐出一股氣。

大草澤瘋了，樹瘋了，土堆瘋了，骨骸瘋了，棺材瘋了，星星在發抖，狂奔，空氣瘋了，人瘋了，手瘋了，眼前一陣紅，兩人撲回去亂亂地挑開桃紅色的壽被。

「啊！」駝背嚇得倒退一步。

一對七玻璃樣的眼睛死定的瞪着他們！

望着那挺直的屍身，藍的衾衣，那發紫的臉，那死定定的眼睛，兩個活人的手抖起來，腳抖起來，心抖起來，頭在漲大，漲大。

「婊子生！」阿寶大頭從腰裏解下繩子，抖索索打三個連環圈，交給駝背，一腳踏在棺緣，扶下去，兩手一插，把那屍骸的頭抬起，「來套，當中個圈，快！快！快！快！」

屍體在棺中直立起來！挺挺硬！一粒粒青陰陰的磷火在飛噴出來。

活人的頭，和屍體貼近地套在另外兩個繩圈裏，頭頸被繩子勾得發痛，手忙亂着，全身流着銅色的油汗，像塗上一層金，黃澄澄的發亮，嘴張開着，露出咬緊的一排白牙。

「你剝衣！·前世欠我債，這世劈你材，前世欠我債，這世劈你材，前世欠我債，這世，這世

要你還，。」

他的手在屍體的頭部忙着，拔一下，往袋裏放進去：鉗子，金髮簪，珠頭花，九連環。——漫長的頭髮在飄蕩，在披下來

屍骸的雙眼，透晶透晶，向前瞪着。陷凹下去的頰肉發了紫，有生物在蠢動，鼻子上怕地看一眼，連忙低下頭去，汗在肉上流，汗在心裏流。——駝背害

人的手在抖，屍身在抖！棺內的石灰包被死人的腳踏得噼沙，噼沙——在逃遁，在奔散。鬼火，躲得遠遠的，一眨一眨地偷看他們。

「啊——！」突然，駝背尖了喉嚨喊起來。空氣裏，整個草澤陷入恐怖裏。一個蛆蟲翻到他手背上，冰冰冷，嚇得他把手亂揮。

「快剝！快剝！」
人在散放着野性的力。

「——前世欠我債，這世劈你材！前世欠我債，這世劈你材！前世欠我債，這世劈你材！……」
「元寶！——一塊東西，賊亮賊亮，從屍衣內翻到棺材裏去。他們立刻停住手，四個眼珠亮起來：一個金元寶！」

兩人發瘋了，用手掙去繩圈……

「我的！」

「我的！」

「不要搶啊！」

「我的！」駝背殺的撲下去搶，雙手去抓，一顆澄黃金亮的元寶在他手心上發光，他的眼睛閃花

了，他要撕破胸膛，讓笑聲飛出來，撲！那個重甸甸的屍骸撲倒他背上，撞了一下，滾下去，倒在他腳邊，悶然一響，他回轉身。

阿寶大頭舉起勦頭，對着他

「阿寶大頭！」

勦頭的尤在空中一閃。他就地一滾，兩手揮着：「我要還債的啊！我要還債！」
地上的擊子尖頭擦過他的頭皮

他呆呆的坐在土墩頭上，血，曲曲扭扭地從禿頭上淌下來。

阿寶大頭惡狠狠的橫他一眼，伏下大判屍衣。一起一伙，噤郎郎，噤郎郎袋內的東西隨着發響。
駝背突的立起來，一衝一衝走到棺材邊，阿寶大頭害怕地，恐懼地挺起身子，把眼睛睜大了，看着駝背。那個突然

「啊！」阿寶大頭倒退一步。

駝背跪了下去：「一半終要給我，阿寶，阿寶大頭，我要還債，我要給小花贖出來，阿寶……」
那個呆呆看着，眼內閃着異樣的光。

「一半給我，你不給我，我明朝」駝背漸漸立起來。

那個又倒退一步，嘴咉一投，露出一排牙齒：

「一半？」

「噓，噓，一半！」

「好，」手一指，「先拿事體做舒全了，來，把屍首放到棺材裏去！」

駝背笑起來，眼淚流到嘴角裏：

「一半啊！一半……」俯下身去拾屍骸。

阿寶大頭迅速地回過頭看一下擱在棺旁的棺蓋，手伸到袋裏去緊緊捏住幾個釘子……

駝背抬起屍首的上部……

阿寶大頭走前一步……

駝背兩手抖抖地拖屍骸到棺材邊，突然一聲吼叫，手脚亂揮，被推進棺材裏去！

——阿寶大頭把全身壓在棺蓋上，發瘋地用拳頭敲着釘子，頓！頓！頓！

棺材在跳動，土堆在跳動，枯樹在抖，大草澤在抖——

橫躺在棺外的屍骸，睜着毛玻璃一樣的眼珠，望着天空。

滿天星星，明天一定更熱！

……

原书空白

鬼

紅澄澄的一圓月亮，活像一盞燈籠，緊自不放鬆的挂在我們前面。

迎面削來的冷風，虎辣辣，把面頰掃刮得要爆裂開來。棉外套被吹得飽張而臃腫。風尾在草尖上噓溜溜，噓溜溜……打旋，草全向南傾倒下去；隨風飄來的死葉，脆得一捏就碎，同雹片一般在前後飛舞；好多片被吹到我們胸前，緊貼着。

草原，彷彿死人胸口：很安靜，很冷漠；除掉風力胡，胡的長嘯，就祇有草葉在我們腳下折下去又跳起來單調的微響。

爲了躲避風沙正面的吹刮，我低下了頭走着。常常不得已從溫熱的袖筒內騰出一只手，胡亂抹揩眼角被風吹出的冷淚；把圍巾拉上一把裹住鼻嘴，頃刻被口內呼出的熱氣溼透了，經冷風一吹，外層碎碎粒粒結了冰片子，在月光下，一晶一晶的。

走在前面那個同路的，高出我一個頭，戴頂山東帽，遮耳的兩塊狐皮瓣蓋下了。一件厚臃腫的大袍，腰間束根布帶，弓背縮頸，邁動着又均勻又穩健的步子。走不了幾步，就橫側頭，嘆！吐口濃痰，流星般打在草梗上。

雖然有月亮，却很暗澹，狹小的路徑，兩傍長滿或或的荒草，只露出白幌幌一條，模糊地向前迤延過去，兀自走不盡，亦望不見草原的盡頭，黑黢黢的和夜空混成一色。

我依着同行者的步伐，怕失掉似的，只管高一脚低一脚的急急跟着。龐大的草原祇有我倆在孤獨

地無聲地趕路。

突地，一個尖銳，悽厲的聲音在暗處叫起來！

我渾身一抖，恐怖地夾了一層圍巾喊一聲：

「花石山！」

那同行者好像並沒聽到這幽淒的叫響，倒被我突來的呼喊驚得一跳，漠然地回頭來對我張大嘴。闌寂的草野，頓時充滿了恐怖和顫慄。我不安起來，牙關格格地打冷戰。

嗚· 又是一聲！

「聽！」

他立停了，伸長頸子，向四周掃一眼，側高耳朶細聽，立刻露出溫和的神氣安慰我：「這是狼叫，不用怕。」

「狼？這樣冷天會出來？」

「我們呢！這樣冷天還趕路！」

「· · ·」我抬頭看看天，月亮停住在我們上面。

狼又嗥了一聲。他啐口痰，拉出插在腰帶裏竹製的旱烟桿，又從套在上面的那個藍布小袋內撥出一團烟絲，塞進去，咬嘴啣在口內，一面將手探入內衣，映映眼皮掐了一陣，半晌，纔摸出一匣洋火。嚓！劃了一根，火燄在煙桿頂前晃一幌，吱哺吱哺……從嘴角灣出白淡淡煙霧來。凍紅的臉在亮光下顯得更紅，塗了血一樣，鼻尖上垂垂欲墮地掛着一滴清涕。

「你胆小哩，還靡有二十歲吧？」他斜我一眼，機械地把火柴梗搖熄了，順手一扔，散開幾點火星末子，就永遠熄滅了。「奇怪！你怎知道我「花石山」嗎？」

「刻刻兒錢老闆不這麼子叫你？我一留心就記住了。」

「哼！這老錢糊塗！這冷子天還要我他祖宗給凍在路上！」他吸得很急，兩頰深陷地每吸一口，臉龐紅一下。煙霧出口，被風吹得無蹤無影。他突然掉我一把衣裳，「你穿得稀薄，冷嘛？」

我搖搖頭，一面却把凍僵了的腳交換的踩踏着草地。

「走呀，找個地處息息腳去，」他迷迷糊糊拽下嘴角，把旱煙桿在手掌上敲去煙灰，吐出最後一口煙，「嘯：前面不知有沒有村子。」睜起爛眼向黯暗的前途映兩眼，用膊膊招呼地抵抵我的腰板，顧自一扭身拍塔拍塔走了。

月亮又隨了我們，在空中浮動起來……

「甯怕，我們有兩個咧，」他的聲音被風吹散開去，低弱地襲蕩在空中，一個單身子倒得神子清，走在路上別顧野。走得腿酸了，亦得找到村子，路上千萬尋賴地息；嘿，狼的心纔夠狡哩！牠偷偷走到你背後，用爪掌親熱熱拍你幾下，你當人咧！一回頭，好，就 Katche！咬中你的喉口，別說叫救命，連拉斷命尿也來不及撥出你的屎來！」

狼又在嗥嘯……哭了，很低，像離我們更遠些。

「還有，走夜路時轉灣拐角，先「壓嘍」咳聲嗽，要不？蹲在暗地角落的那些蠢種（鬼）一時避不及你，小老弟咳，就苦你的囉！」他突然站住，優閒地又啣上烟桿，擦幾根洋火都吹熄避了。

「你有靡洋火？」他把下巴一抬，眼珠往前弩，做足探問的姿態。

我不喜歡他吸煙，就假意摸索了口袋，抱歉地笑笑，向他搖搖頭。

「唉，抽不成了，他媽媽尿的風。」

「地上響起一個空匣扔在上面的聲音。他把帽子向上一抬，用手指抓抓腦勺，重又戴正了，望望前面，「唉——走吧！……路上有伴，說說話，胆子也大了。」

「一個子？哼！鬼會仗你『浩光』小，在你身後跌跌跟住你！」

我被他講得毛骨冰然，真像有鬼跟着。便三步二跳奔到他身邊，氣咻咻地。他格格笑起來，肩頭隨着一聳一聳。一面橫過步子，空出些地位讓我並着他走。

「哈，到底是小伙子膽，嚇不起。多嚇了，胆就迷迷子大起來。像我，在十三歲那年頭，那時比你矮多哩。」他用手比一比，「連頭帶尾三尺半，就咯了老虎胆樣！有次走夜路，巧不巧撞見個吊死鬼，向我必得必得跳過來，我躲在樹後，等他走近，拍，跳出去一把拖住他的長舌頭，拚死不放，只聽得吱吱……」

有些怕人，我就把話扯開去：

「你每日子做麼子事？」

「每日？吃飯吵！」他不懂地睜大眼，把額皮巴巴的皺起來。

「不，我問你幹麼子行當？」

「咳，像我這樣，連扁担橫倒過來的個『一』字也寫不來的蠢頭蟲，還想坐大堂做大事？替老爺班子跑跑腿！個舅子，我祖宗吃他三碗白飯，一支鹹菜，就夠你跑哩。屁股還沒坐熱，差使來了！有時實在靡有麼子做，就媽媽辰的眼珠一抬：『花石山，替小少爺到城裏買條棍子糖！』這末屬毛小事，也要我走十把里！小少爺，小少爺專罵！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付猴猴相，配吵？唉，這叫捧別人碗，挨別人管，是口屎也祇好捏着鼻子吃下去嘛！」

「就是那錢老闊？」

他抿住嘴唔一聲。「你真靡有洋火？……唉！」

「你家老婆呢？」

「閻王聽判官鬼話，硬要去囉！嘿，她死的那晚上，我怕人呢，我坐在她床沿看著她，清清楚楚，聽得一清二白，只聽得噉噉唧唧……噉噉唧唧……一條鐵鏈子一直從門外拖進來，一陣陰風，抓魂的來啦！桌上的油燈一吐氣變綠，小窗後墮！」

「後來呢？」我實在怕聽他的描寫。

「死了呀！」

「我知道死了！你靡有想再娶？」

他把眼睛一闔：

「閉起眼皮想死哩！你們年輕人纔不想娶親。可是我老囉！没人要囉！窮人都想攀高親，我跑腿的到那日子有出息？金鸞殿也輪不到我來坐啊，没人嫁我，我就掙口氣不娶，管他後代屁代，我爹娘養了我，我也只做了個跑腿的！……再說，娶大娘子也得化筆子兒。」

「那你現在百把塊錢總積得了？」

他一連搖了二十多個頭。

「說嘛，我又不是土匪。」

「土匪？Hee, Hee, 就說你是，我一個小指也推你到東洋大海，還怕你嗎？」他嘆口氣，「瘦骨頭抗著窮命。實說囉，你是外鄉人，說說也無關要——一把汗一把汗攪滿這糜子數，」他張開手掌，把食指灣進去，做個八數，「還不上百哩！棺材本錢還在天上飛！」

「錢是你自己用血汗掉來的，幹麼不能說出來？」

他斜眼瞞一下，「嘖，嘖……」地搖頭。

「說啊！」

「咳，你真楞勁兒。那錢糊猴多刁刻，他肯讓我積錢嗎？你想，自己有了過得老年的子兒誰還給人跑腿？跑腿苦呵！……從前他家的一個當差，積了星星兒財，噲噲噲噲噲出去，一傳十，十傳百，傳到錢糊猴那雙糊猴耳朶裏，「人無三尺高，利過一把刀」，拍的一把胸口，送官！狀子寫得嚇死人，「偷盜東家財庫！」那當差的在堂上蹬腳亂滾，十把眼淚九把涕，喊了一千個「冤枉」，屁用！東家告你，有也坐牢，靡有也坐牢。牢獄本是關窮人用的！不錯哪，小老弟，說起來一個窮蛋那兒來一大堆錢？不是偷，是天上玉皇大帝掉下來給你？窮人，窮人，不窮也不叫窮人囉！他呀，那當差的，行了「雙官蓮」，上了「官」司，還睡「棺」材，坐了不滿一個月的牢，氣得活活跳死，……拖牢洞！做人也真難做，「依佛法要餓死，依皇法要氣死」！喀——！嘖！」他橫着袖口抹抹嘴。脚步加緊了，像要撇掉我；我也祇得跟着他加急。

草原又沉寂下來……在沉寂中聽了風的呼嘯，草葉的微響，會使人感覺到自己更孤獨，離家鄉更遠更遠了。

「拖牢洞是啥？」我明知道，可希望他開口。

「拖牢洞？犯人死了，監裏的人把屍首打牆洞拖出去，蒲包一只，往荒山一送……哦，說起牆洞，我倒記起來，在夜裏呵，」他又興奮起來，「你走得乖乖兒好，忽然，東摸摸是牆，高高長上天，回過身看看來路，也攪起一座牆，「眼睛一眨，老鴉變鴨」，上天下地全是牆，敲吧敲不塌，叫又叫不應——這叫「鬼打牆」，是鬼摸你屁股（尋開心）。祇要拉下褲子溼溼……激他鷄巴的一泡子尿，熱辣辣地燙走他……」

「你的說話總離不了鬼！」我把嘴一掬，不去看他。

「離——不——了——鬼？我真想做鬼哩！法力大，「呵嗚，呵嗚」把天下財主一口口都咬死！活

着被人欺，做鬼也能欺人！」他每個字全裹着不能隱瞞的顫味，直到最末三個字，咬緊牙關，從齒縫間併出來，啞啞的。

風變得殘酷了，彷彿要把大地撕碎！

「除死無大難，討飯再不窮！總有一天……，呸！呸！一個不留……豬孫！」

月亮，彷彿走得乏力了，已經透着萎靡的蒼白，投下的光也清百不少。

「小老弟——！」他慨然地充滿了愛憤的喊我一聲，立刻又嚥住了。藏在厚眼瞼內的兩顆眼珠聚神地看我一會，扭過臉去，長長嘆口氣，「陰間，陰間總比陽間好了吧！」

受了太多不幸遭遇的人往往要羨慕起另一世界來！

默默地我們走着，忽然他停下來，指指前面：「那黑濁濁一堆，你見靡有？」他伸長頸子，「這兒那來人家？坟堆又靡有這麼高？」他皺起額皮，上起眼珠詢問地向我點一點頭：「唔？」

我沿着他視線，也伸長頭頸。只見黑黢的曠原上有塊色彩分切的深濃，劃描出廟宇的輪廓。兩人下意識地加緊了脚步……越走越近，那屋子的輪廓也越清晰了，是一所古舊的祠堂。灰白的牆，背月光的一面，成斜角地拖着它龐大的暗影。門檐旁的牆粉脫蝕了不少，露出磚塊來。四圍窺峨地長着松樹，空氣陰森森的。

花石山站在門口，壯壯胆，咳嗽一聲，併起手指輕輕推開門，反剪了手，鉤起頭頸向裏面慢慢掃一眼，然後回過身，對我招招手。

他打頭，我跟二。

裏面很暗，很小，牆的正中突出來，成個神龕，歪七歪八的放滿神位牌。神龕左右兩側的牆因此鵝進去，整個屋子成個「凹」字形。前面有張長條桌，灰足足半寸厚。尖起嘴去吹，準迷住眼睛。香

爐，燭台都跌倒了。樑柱上，垂滿一絲絲長短，黑色纏絡似的塵柱來，屋子就現得更荒涼，幽暗。左面堆滿稻草，一束束疊得高人頭；暗處，一具具黑烏烏的壽材。……我默着，不知怎麼好，瞅瞅花石山——他東西張望，推推這面，摸摸那邊；抽了一把稻草拿在鼻尖嗅嗅，縐動下鼻子扔了。最後走過去拍拍棺蓋，——洞！洞！洞！

「有嘞，有嘞，小老弟，睡這裏！」

我眼珠一翻，車開臉。

「……吶……吶……」他抬一下帽，掐掐腦勺，「睡啥呢？凍嘍？凍一夜嘍？……噯，攪起火來熱熱腳，嘍？……糟，糟，糟媽媽屎的，沒火！」

「我有。」我興奮地接下去，忘了方纔對他撒的謊。

「剛才路上怎麼……？」他忽然住了口，對我搖搖頭，連聲嘆三口氣，一面啐痰，一面懶脫脫的挽上袖口蹺出去。

門半閤着。月光成扇形的射進來，照在對面牆上。垂下我一個。腳酸疼得站不住，蹲下來背靠了桌腳，撫摸着，撫摸着。……忽然有一種奇怪的聲音在後面响起來：咿格咿格……像有誰在推門，看看大門，依舊半開着，沒半個影子；我併住了氣，心房 Gva Gva，搗得聽見，要跳出口來；想喊，怎的沒了聲音，渾身翻出冷汗，腿也軟了，軟成一堆棉花，再也站不起……

格！格！格！……格！格！格！……

我愕地張大了眼，回過臉，從桌下縮做一堆的偷偷向對牆看去，只見在月光中伸出一個黑黑的頭，披頭散髮的蕩着！我沒命的嗚嗚喊了起來：「花石山！花石山！鬼……！」

一陣緊張！……

「啥？啥？」花石山連竄帶奔的喊進來。手裏拿枝樹梗。我立刻一骨碌翻起身，跣足脚步衝到他跟前，一把揪住他袖子，指指那邊，氣咻咻說不出話來，渾身簌簌的抖。

在那灰黑的牆上，那顆頭還盪着，扁扁的，菜色；碧閃閃兩粒眼珠盯住我們……花石山舉起樹桿虎的擲過去，撞在壁上，彈回來。

「做啥？」那頭開了口！聲音還啞澀。

「你，你……鬼哪？還是人哪？」

「你們見人怕——倒是鬼哩！」這顆頭漸漸盪過來了，待近月光下，就傾刻現出一個穿黑棉襖袴的老婆子。

「祇要是人，還咕嚕隻屌！」花石山兩手一叉，吐口痰，「嘆！我去攪柴！」向我一示意，就轉身出去。

我沈默着，看那老婆子皮皸皸的臉，心裏依然忐忑着。

「我就住在後面。」

「你一個子在這兒，不厭冷靜？」

「冷靜？慣了！一個子……爲人在世本來是一個子嘛，一個子養出來，一個子死掉！從土裏來，還到土裏去！」她獨自叨叨着撩起衣衿揩一把臉，「還有那個人去攪柴了？你們烤火吧？來，先搨草來鋪着坐，來！」

她幫我把草捆一把把拖到屋中央，打個團。花石山捧了松柴進來，灣起腳跟把門推上。走到我們這邊，一放手，松枝和松葉崩東崩東撒了一地。大家不約而同用腳尖踢攏成一堆。我先點着了二把草，把柴橫橫直直圍在上面，從柴隙間一個個扔進松葉去。

相對坐下來，花石山還拉了兩束草重疊起來支背，烟把他眼睛薰得睜一只閉一只的淌眼淚……

「唉，你們怕鬼？」老婆子取燧地將手壓在棉襖下，篝火照紅她大半個臉，沒有了牙齒的嘴向裏嚥進去，一吸一吸的，下巴尖尖地突得很出。

我們沒回答她，柴枝吱吱的叫着冒出白沫來，經火燒着的松葉的異氣薰薰地衝進鼻子。花石山昂起頭接連打了兩個噴嚏。

「你們真的怕鬼？」她又問了一聲：「唉，鬼有啥怕？鬼纔不害人呢！他要你啥，陰陽相隔害了你，你能拿走你的家產？能啥？……活鬼，活鬼纔怕人哪！……不是說鬼在夜裏出現麼？其實在暗地裏，不只是鬼，麼子東西都露真相！」

「這麼你也是鬼呀？」

她點點頭，嘴癢一下，「噀，我是鬼！」指指我和花石山，「你也是！你也是！麼子人在幹惡事的當兒都變做了鬼！」

我咕嘟嚙口唾吐，捏掉鼻尖，心裏喊聲「乖乖」！花石山把帽子向腦門一抬，哼聲鼻子，手枕了頭斜斜地躺臥下去，左腳擱上右腿，一踢一踢的，篝火被柴壓得太多了，燒不起來，冒出濃薰的白煙，一抹抹向四花翻滾，我們之間罩上一層煙網。我撩起衣衿，邊扇邊抹眼淚。她連忙阻止我，自己伏下腰，尖了嘴去吹火，果然被她「胡」的吹着了。

「人死了是不是真個變鬼？除非死人活過來告訴你。還在做人，總得好好做人，我老囉，太陽照頭的日子不長囉！」

「老太七十多歲了吧？」

「七十也好，八十也好！一個人活着不過像一陣煙，輕輕的飄過來，又輕輕的飄過去，麼子是空

！就說有人乘你沒有死當兒恭迎你，等你眼睛一翻，氣一斷，早就捏捏鼻子走了，誰還牢牢把你記在心頭？很快就忘掉你了！哈？我說得不是？幹麼搖頭？……咳，說我罷，你們哥兒倆今天不進這祠堂來就不會碰見我，不碰見我你們會想到有我這個人活着嘛？現在還有千千萬萬人不知道我，可是我實在活着，活滿快八十年囉！今天我們碰見了，明天天一閉眼（亮），你們就要走開，走你們的路去，不出十里就會忘掉我，也就再不會記起我！我呢？依舊活下去！……唉，做人真像一陣煙，各管各飄着，一陣風來，把我們吹到一起，又一陣風來把我們吹開了，自願自東西飄着，去碰各自的命運！」

我茫然地望着篝火。她接口說下去：

「我很早就死了娘老子，撇下我孤零零一個子，那時候，還小嘛，十六七麼，又是姑娘家，天生胆小蟲！一到太陽落山，心裏就怕起來，總東一個西一個拖幾個長輩到屋裏來撩天，長長胆。這些人現在都睡進土裏去了，辰庚舅舅，吐昏叔，財祥伯婆，還有很多很多……我說人是煙不會錯，像他們，一個個已經飄過去囉，沒有囉，麼子人也見不到他們囉！」

「有一夜，我還記得是個月底，天烏烏的沒有月亮巴巴，我一嚥下飯就把長輩一個個拖來了，坐滿一桌很起勁的談呀談的。那時他，我一個遠房親戚，我叫他梅鈴叔的，老是翻起一對小眼睛睜我，麼子人都知道他是「心頭有十二個眼，眉頭有十二個灣」的貨！……他們三講四講講到了鬼，你一段我一段的講不完台，梅鈴爺講得更怕，活龍活現，吊死鬼，河死鬼，黑無常！我嚇得擠在人縫裏，兩手攥住耳朵一動不動。」

「等梆子篤篤，嘍！交初更，他們被自家屋裏的兒郎叫回去，留下我單個子，坐不好，立也不好，屋子空洞洞的大起來。剛剛聽到的鬼故事一個個漂出來，閉起眼皮就是個眼睛出血，頭髮四散的鬼臉！心敲鼓樣跳，手指腳指冷了起來，忽然，「拍！」後屋一聲一聲響動！我驚呆了！急出汗，身

子一截一截祇會矮下去！頭也不敢回，像就有個長長的鬼，一步，一步在跳過來，……」

花石山眨眨眼皮。

「忽然，「得得」兩聲！」

「我不會動了！」

「「得得」又是兩響，我下巴抖抖地問：「啊？」那猓猴在門外回答：「是我，你梅鈴叔啊。」他說他知道我怕，來伴伴我。我那時真盼望有個子人和我來作伴，胆子立刻大了，把門咿格開了讓他進來。我還瀉杯茶給他。他一屁股坐下說起話來，他說：

「你怕鬼哦？有鬼呢！……他一面吱吱吸煙……」

花石山被提醒了，霍地撐起身，裝好煙絲，把它插進篝火縫裏去點火。

「他還六二三，八二四地講了一大泡，我睜眼眼皮想橫下睡，要他回去自家又怕鬼，而且他還特意講鬼嚇我……」

我笑狸狸向花石山橫一眼，他啣着煙桿不響。

「他見我要睡的模樣，就說：「你去睡吧，怕？有我在這塊，鬼不會來。」自然，我也真巴不得這樣麼！有個男子漢在身邊作伴，總比沒麼子好，是囉？我就脫脫衣服放下帳子睡了……」

花石山做出不屑聽的樣子，張大口打呵吹，一面把手拍着嘴，「阿嗚阿嗚」的。我伏下身挑去幾個燒燼的樹枝。

「燈就放在帳子前的茶桌上，火頭一亮一亮的跳動。我睡了下去，倒反而睡不着，露出一個頭，看着帳外，看見梅鈴猓猴的影子，反剪了手，來來去去踱着，像在做心思，走了三兩步，立定了，搖搖頭，齒縫裏噴噴吸着走開去。一杯茶的時份，我正要睡過去，迷茫瞞瞞的見他那長長的影子在我帳

前勃的立停了，輕輕喊我兩聲。我死樣地假裝沒醒不理，他突然將燈吹熄了！頓時全屋漆黑！我想他要走了，就喊他：「梅鈴叔，你……」我話還沒說完，祇聽得吱……的一聲鬼叫，我沒命地把被子沒頭沒腦蓋上去，在被裏張大眼睛嚇得簌簌抖，忽然，帳子嚟——的拉開了，被子立刻被抓了去，我要喊，一個重掂掂的東西壓上身來！是梅……鈴……！」

我咬緊了牙關，牙齦硬硬的發酸。火光漸漸熄下去，除了我們的臉罩上一層紅光外，全身陷在黑暗中。

「那天的事，我不接下了。自這夜起，我再也不怕鬼；那活鬼就常常來，每下對我揚揚拳頭，說：『你講出去，哼，要不要一條活命子！』我自然不說出去，倒不是怕他殺我，而是怕別個子人。我不說，只受他貓猴一個子的氣，說了我的氣還受得完？唉！」她撫撫胸口，「可是肚子大起來了呵！我死關住門不見人，想把肚內這塊肉打去！」

「有一天，我還記得是六月初六，我正在燒飯，忽然「噔」的門踢倒了，衝進四五十個鄉鄰來，首衝一個人崩東跳到我跟前，拍拍兩巴掌，撥散我頭髮，一把拖出去，把我擡地十八滾的拖着，前前後後跟滿小郎，女人家，向我吐痰，擲石頭，我沒勁兒掙了，祇有讓人擺佈。他們一把拖到我祠堂，又不許我踏進一步，要我跪在門檐上。裏面坐滿了長輩，火煌煌兩排蠟燭。族長老頭手拍拍桌子，他說：『在祖宗神位前，一清二白招來，你幹了麼子事？你說！你說！』」

「我木鷄樣呆了，像摸進了暗地，不憚他。他說：『你裝傻，肚子也大了還迷過人眼睛？』四面的人都笑了。你想，我說啥好？梅鈴那活鬼雖害了我，他們祇捉我，我難想「咬」他出來，我硬著頭不說半句話。

「族長又說：『我們還有證人，爰，你上來，上來！』」

「聽他這麼子說，我倒一呆，是麼子人要死死害我？我抬起頭一看，只見一個人走到中央，在神位前跪下撲撲……三個響頭，立起來，回過身，不是別人，吶！是梅……」

花石山把煙桿在地上敲得篤篤……響，猛的嘆口氣，我把手掌合在一起用力搓磨。

「他說：「在祖宗靈前，在諸長輩佬前，我梅鈴爲了保全本村名節，幹了這件功德事，」他說：「半年前，我還夜夜到這灘奪貨家裏去坐。有夜巴，我走出來聽見三聲鬼叫！」他說：「我怕她驚嚇不起，就躲在屋背，可是，我聽聽沒有動靜，聽聽沒有動靜，就想回去睡覺，」他說他還不甘心，他說：「我就走到灘奪貨窗外一張，只見那灘奪貨和一個男人坐在一起……」……」

「該死王八！該死王八！」花石山冒了火。

「他還說以後每夜子見我和鬼混在一窩。臨末，他拎起袖口，向衆拱手說：「這灘奪貨幹了陰虧缺德事，祖宗三代神位牌都哭倒哩！重重罰，重重罰！」

「我氣死了，怎不氣？不氣嘛？這活鬼麼子凶！好！我勃的一跳三尺高，指了他罵，還靡出口，就「不許她開口！不許她開口！」還有人惡狠狠一把揪住我跪下。……唉，我想明白了：你對他們說人話，靡人信你，他們倒要聽梅鈴、豬絲的鬼話，我麼子事偏說人說的話，幹人幹的事？就跳起來，嘶嘶……把衣撕碎，面皮抓出血，頭髮一把把拉下來，向他們瘋樣的哈哈大笑，又噙噙哭起來，跨着男人的步子，大模大樣走進去，拱拱手，裝男人的口音，說：「我是阿明妮子，去年吊死的，我魂遊過這裏，看她上眼，配爲陰陽夫妻，不許害她……」我又說了幾句，把嘴辱咬出血，假裝暈過去！他們見了我那付神氣，還當作真的嘛，就哄哄……商量了半日子，趕我出鄉！

「我是好好個人嘛！被他們逼着，靡法子，做這件鬼事。你們奇囉？世上佬子都信菩薩信鬼，我怎不信？是囉？咳，別人哪只聽見菩薩，聽見鬼作怪的事，我吶，我自個子就假扮着做過鬼鬼氣氣

的事，是不會相信，再信麼子呵？我說真鬼不害人，害人的倒是人！你信了妙！」

樹柴燒燼了，只有幾塊火炭發着紅燄。松葉燒得遍體焦爛，吐着一裊裊黑煙。花石山用勁的，左手把兩頰捏得深陷入去，腫眼皮眯得極細。

「我一趕就趕到這祠堂來，米，菜由族裏送，我靜心等，等我肚中一塊肉掉下來！」

「麼子人知妙？我產後第二日子——果然是兒子嘛！——天一曬粉亮，祠堂裏又闖進來四五十個人，硬把小伢子搶了去。我捨不得，怎捨得妙？立刻追出去，那裏走得快哦，一步拖一步，等我走到村裏——唉！他們已把這小伢子吊在樹上活活的燒死囉！」

「我瘋了，真的瘋了！一把拖住族長老頭，把頭撞他要和他拚命，他急了說出來是梅鈴羅絲出的主！我恨入了骨，撲上去，緊緊拖住他想三見六面把這事說出來，讓大家知道知道，他發急了向我胸口一拳，我吐血，昏了過去！」

「死他祖宗的忘八屌！那梅鈴現在還活着不？啊？」花石山勃的跳出來，一步跨過篝火，逼近老婆子問。

「老大哥，啥啦？你要爲我報仇嗎？我廉說完嘛！」她把手心向下按呀按的要花石山坐下去，「我廉讓他搥死，咳，他老老想找日子害死我，好多次子險險遭他害了！唉，實在，在他強姦我的一夜，我早就活死了！」

「你說，你說，梅鈴這羔子……我哼！」

「去歲子，他做鬼去囉！」

沉寂……

我眼望着火，花石山頹然坐倒下去，老是搖頭。那老婆子嘆口氣站起來，拍拍膝上的柴灰：「不

早囉，你哥兒明日子還得趕路呢！」她看我們一眼，「你們替我難過呀？唉，我這陣煙就快飄走囉，你們自個子好好的飄吧！」她指指後面，「我攪條被子來你們蓋，你們快鋪草！」她把手搥搥背，一擺一擺走向暗中去。

我拉把花石山的袖子，向他做付臉嘴，要他一起去鋪草，他懶懶地立了起來。

當我捧了兩大束草網回來時，只見他依舊頹然地坐在那裏，兩手支了下頰，眼睛像死魚眼珠樣，睜得很大……。

仇 恨

背後的掛鐘慢斯條理的拉長鼻音敲着。尹老巴那只去桌上拈花生肉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中。翻起眼珠，肚裏隨着鐘聲「一，二，三，四，……」的計着數。

明明聽得打了八下，還不放心的費勁扭過頸子去瞅一眼：長短針正拉成一一百十度的角。

「苗禿子啊苗禿子……！」他把兩手圍成圈，放到嘴前直嚷，把從前台渺渺悠悠傳播來的鑼聲壓倒下去。

扮房裏的人聽見尹老巴尖聲尖氣的叫，都暫時停住自己的活動，抽眼盯他。坐在對面唱大花臉的馬春虎，捏着一管蘸滿藍色粉的毛筆，眉毛揚得高高的正對着鏡子勾臉，也抬起頭，「尹老板有甚麼事，嘍？」把嘴張得大大的等回答。

尹老板瞅他一眼，不理，又叫了起來，「苗禿子，苗……。」

「甯，甯，……」馬春虎把嘴一掬一掬的把頭扭開去。

「甯你個屁！告訴你有用？你哪，只配在台上擺擺醜！」

「呵囉！你自己也是個臉上勾豆腐塊的傢伙，左右一個小花臉！」

「你別瞧不起豆腐塊。」他按按鼻尖，「那一場戲不要它第一個來勾，我不勾你們休想勾！」

尹老板見這話把衆人引笑了，就把腦袋幌圈兒幌得更起勁。突然又想起了甚麼地，「媽的，苗禿

「誰這末雞貓子喊叫的？」門外氣咻咻的闖進個人來，穿一件灰布大腰的長衫，袖口翻得很高，小結子瓜皮帽歪歪地搭在頭上，露出禿了頂的半邊頭，「老子正忙個屁出，剛剛得透過一口氣，屁股沒坐定，就叫魂樣的噎啦噎啦——」一進門，先向四周的人狠狠掃一眼，就邊嚷邊朝馬春虎走去，每說一句話，兩手就向左右一擺。

「幹嗎衝着我說，又不是我喊你！」馬春虎瞪他一眼，氣吼吼把筆狠勁朝桌上一拍。

「好嘍，好嘍，」尹老板見苗禿子一進門就這付氣派，眼白洋洋的把顆花生肉向上一擲，平昂了臉，張大嘴去迎著一口，然後把手撐了桌沿站起來，搖搖苗禿子的肩膀一面嚼，一面說：「自家兄弟，大家在一個戲院子裏騙口飯吃吃，同夥本是同命，犯不着爲了件把芝麻小事，吵得鐵青了臉……」他又立刻收了笑，把臉拉長了，樣子很正經的：「方纔是我喊你的，『坐樓殺媳』正八點半要上場，喏，你看，八點敲過了，閻老板，蕭老板都還沒來……」說到這裏又側了頭，嘻皮笑臉張開口，討好似地加一句：「你搖個電話去催一聲好不好，老苗？」

「還用你尹老板說？滴鈴鈴一個，滴鈴鈴一個，我不知打了幾個了。」

「沒在家？」

苗禿子把袖口捋到肘上，「閻老板來聽，他反問一句：『蕭老板來了沒啊？』我說：『沒得！』奶奶的，就『拍』的掛斷，他存心鬧別扭，還催？」唾沫隨着話飛星般噴出來。

「我說蕭老板也真是！」刀馬旦小菊花卸了裝，一扭一扭從「扮房」裏出來，厲上一句。

「蕭老板？你說蕭老板的錯？」苗禿子猛的回過了身，兩手托住腰眼，禿頭一斜，「你說，幹麼她聽聽姓閻的來管？人家是十八九歲的姑娘家啦，非親非戚，又不是他女兒，他又沒有把八人大橋娶過她，幹嗎每天一定要伴他來伴他去！」他併攏手指，說着話，不住篤篤的敲着桌板。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哦——」尹老巴裝了小生喉嚨邊說透書生式的幌腦袋，把話扯開去：「可是老苗，說正經事吧，還是你去做好，再去催催。「兩將軍」做得差不離了。蓋玉琨今天拍拍屁股說過：不管他們來早來遲，他老子再也不把戲「馬後」，寧可「打冷場」。老苗，這不對呀，他說得出做得到，要真……」

「老實說，」苗禿子一攤手，又把話拉回來，「蕭老板這時候在那一條路，那一家飯店，甚麼人伴一起，我老苗知道得乾乾入骨清，就偏不向姓閻的說，你賭氣不來？好，不來就不來！」他下巴一抬，將小瓜皮帽朝腦上一推，向衆人一揚手，得意地，「噫，你們都不知道哪，張少爺親口向我說：下個月請姓閻的走路，天下名角兒抓一把揀揀！」

聽了這個消息，四面哄哄起來，馬春虎的嗓子最響：「那這班子不就完了？那蕭老板也不幹了？他們是……」

「是甚麼啊？」苗禿子彈出眼珠，「嗤，老實說，閻老板沒這大魄力來帶走她，張三少爺不讓她走，她自己也不會走！」伸一伸頸頸，忽然提高聲音又是一句：「張三少爺對我說過……」

「唔，你真是張經理的光毛胃蟲！」小菊花一扭一扭從他身旁擦過去，飛過來一句冷話。

「光毛胃蟲？娘的，我禿我的，你……」他還沒把手指指過去。阿貴從外面奔進來，「苗先生電話。」

「誰？是不是張少爺打來的？」他脖子一昂，驕傲地斜過去一睜。

「是戲報館楊先生打給張經理的，找你代聽。」

「瞧，張三少爺的事件件要我，件件要我！」他得意的皺皺眉，走出去。大家把眼光送出他門口。

尹老板一拳打到條桌上，大家嚇一跳，閃電般掉過眼光看他，他捏緊拳頭打右手心，向着門口罵起街來，「你是甚麼東西？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付醜相，千好萬好拍中了經理的馬屁，拔着根雞毛當令箭，頭頸就直起來！你尹爺爺在戲班子裏混了十多年，養也養得出你！你到尹爺爺前發雞巴威！」

「尹老板，輕聲點兒，不怕聽見？」小菊花抓了一把尹老板剩下的花生，斜着白眼譏刺他。

「我怕他？」他心裏軟，嘴裏不能不硬，他堵起嘴向四周一睨，意思是：你們相信不相信？「嘿！蕭玉蘭怎麼會跟閻老板撒手，和張經理好起來的？還不是他禿子鬧的花樣。其中的事，我一五一十全知道，要不要說？」他對蹲在衣箱上的武丑撇小七一睨。乘着平常的經驗知道他準會說「好。」

果然，「好！」

「喂，」他喝一口茶，「你們知道我跟閻老板走碼頭有了七八個年頭啦。最先我們倆都在天津三星舞台搭班子，那時閻老板還祇掛五牌。可是，一個人哪，我告訴你，運來啦可推也推不開。閻老板唱紅人一齣做工戲，就四牌，三牌，二牌，勃勃的升上去！越唱越紅，越紅越有人捧，前年底這兒的張經理正在四處覓名角，見到咱們的閻老板，翹翹大拇指請了來，那時跟着的有……」他伸高了手，扳指頭，「蓋玉琨，我，還有唱青衣的徐碧玉，唉，現在做了人家小老婆啦。我們一到這兒，閻老板想排「坐樓殺媳」，那是做工戲，唱得好包管走紅，可是做閻婆惜的花旦角兒找來找去沒有。」他兩手一搖，瞪着眼睛看四周：戲小七勾起小手指挖耳朵，眼皮裏呀嚨的傾神聽；小菊花把花生衣擦末細；馬春虎湊緊「水紗」湊聽。尹老板就高興地「搭」的捏一下手指，「閻老板拍個電報到天津，託三星找角兒。一找就是蕭玉蘭那貨！那時她還祇……唔十七歲吧？扮相好，身段俏，跑馬，蹺功，樣樣來得，科班出身嘍，和閻老板一配演，就哄哄的紅上去……。」

阿寶蹬蹬的奔進來，打斷他的話，「尹老板，馬老板，苗先生說蕭老板就來啦，叫你們快上裝！」

「說完又蹣蹣的奔回去。」

「苗先生？」尹老巴鄙夷地伸出中指朝門口一戳，「屌！上裝，上裝，我尹爺爺做了十多年小丑，還不知道？苗——先——生——甚麼雞巴屌！」他氣吼吼的揚手揚腳罵起來；却又服從地走到條桌前坐下，拿起白巾朝頸上一套，又伏下身套花鞋子，眼看著嚴小七，「要不要我說下去？」

當然——「好！」

「唉，你去想，一個男，一個女都是單身獨居的，每天碰在一起，台上挨挨搭搭，做戲自然做真了。兩個都是名角，不天生一對？唔，他們……唉，你們可別說出去呀！否則，我就對不住閻老板。噫，他們，他們就——」他翹起兩個食指上下一搭一搭的，「嘻嘻，就這個啦。去年年底他們要登報來一個啟事，排酒席大請客，被張經理阻住了，話也相當是啊，「名角兒，尤其是旦角被人知道已嫁了人，就紅不起來，沒人會來捧！」當時大家點頭稱是，就不挂名的做夫妻。這是張經理的——哦，別說這個，別說這個，總之一個月一個月過去，蕭玉蘭慢慢的跟姓張的要好起來啦，咳，女人的心，洋錢就壓得癢。其中哪，就是那禿子鬧的鬼！他是有奶就是娘，拍經理馬屁，給「拉皮條」。經理也就挑他坐了把總管位子，他纔有今天。算閻老板撲了一鼻子灰，向那個出氣？眼睜睜見自己的老婆跟別人那個，到底……」他一抬頭，「是不是？」

「那末閻老板這裏不幹好囉，帶蕭玉蘭走！」小菊花很英雄氣的。

「就因為蕭玉蘭這貨不肯走！再說，他一點積蓄也沒有，光手光脚的往那兒闖？張經理是真巴不得他一個子……」

門外嘆、嘆、嘆……

他急急停了口，眼皮向門外一眨，小菊花諷譏地嗤一下鼻子。

苗禿子半腳裏半腳外的向跟在背後的閻老板一攤手，「我那裏知道，她電話裏說就來，我想總就來，打電話來請你，是我錯？」手指按按自己鼻尖。

「閻老板，來啦。」馬春虎喊了一聲。大家表示敬意的欠一下身。閻奎良頹然地向眾人拱拱手，喉底說出兩聲：「辛苦，辛苦！」尹老巴剛套進紅彩褲，就一手捏住褲腰，跨着八字步走近去，「蕭老板說來總快來了，您先坐下扮臉吧，根生，來，給閻老板打臉水。」

「老板！」閻奎良抬起頭痛苦地看看他，要想說甚麼，然而「唉——」

「好嘍，好嘍，閻老板，犯不着，犯不着。蕭，蕭……」他看見苗禿子兩手托住門框停着，就立刻轉過話頭笑嘻嘻，「蕭老板還沒來？老苗，去催催哪。」

苗禿子氣紅着臉，嘟起一張嘴不動。尹老巴沒處出氣，就——

「根生，你死了？叫你去打水，怎末不去？出了你錢，要你做跟包的幹甚麼？聽見沒有，死了？死了？」語氣是指桑罵槐。湊巧那時阿寶氣咻咻跑到門口，抹把汗，「苗先生電話！」

「又是電話，……」苗禿子向尹老巴瞪了一眼，就消失了影子。

大家都把眼光射中在閻老板和尹老巴臉上。

前台鑼聲錚錚……響得更緊，「兩將軍」快完場了。根生捧了空臉盆出去。到門口時回過頭來，喊道：「蕭老板來啦！」

尹老巴把正出口的話嚥了，全屋默然無聲，祇聽得一連串高跟鞋和男皮鞋敲着地板直響。

閻奎良的臉立刻由紅轉紫。手抖抖的上裝。嚴小七趕忙躡身下來，兩手沒處放的蕩在左右。馬春虎抬起屁股。小菊花很快的一扭一扭走開去。

進來了經理，蕭玉蘭，苗禿子，跟包阿蓉，琴師……。

「哦，經理，蕭老板。」尹老巴弓着腰，迎着笑。「根生！倒茶哪！」

。「奎良，你已到啦？」蕭玉蘭把皮夾一扔，朝壁上一看，「唷，祇差五分鐘了，該死，該死，瞧，（對着經理）都是你！快叫阿蓉打水，根生！根生呢？快、快、阿蓉！你來，線尾子、花緞襖、花緞裙、白襖子、白裙木屐、大砍肩、快！快！」說着奔進房裏去。

苗禿子討好地「快，快！」的跟在阿蓉後面催，根生捧進來的面水，也給奪過來搬進蕭玉蘭房裏去。

張經理坐在籐椅上，眼珠溜來溜去，右腿擱上左腿，宕呀宕的。

琴師嘴裏刁一支烟「郎里——里郎」的調絃子。蕭玉蘭在房裏嚷着，「絃子調門打得低一點，昨天把我嗓子都逼啞了！」

閻奎良嘆口氣。尹老巴在喉嚨底說着：「好好一個角兒，好好一個角兒！」

蓋玉琨狠虎虎的闖進來，開口要罵，見經理攔路坐着，沒處氣出，脫下高靴亂蹬。

馬春虎扮好「劉唐」去上場。

阿寶又趕進來催場，「尹老板，蕭老板，上啦！上啦！」

苗禿子在房門口輕聲的：「蕭老板，上啦！」

「慢着！」裏面的答覆。

苗禿子朝阿寶一瞪眼，「慢着！聽見沒有？」

「叫前台「馬後」好啦。」張經理慢斯條理的說一句。

「真，叫前台「馬後」好啦。聽見沒有？」禿子應了一句，又好像安慰自己樣的，「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閻老板咬嘴唇，尹老巴嘆氣，小菊花噴出一口茶來。

鐘敲半點了，可是他們都沒有聽見。……

尹老巴先走了出去，一面喊：「蕭老板，上啦！」嘴玉蘭跳呀跳的跳出來，一身闊惜姣打扮，擰張三少爺一把臉，向閻那邊歪歪嘴，又跳呀跳的跳出去。

「噠，噠，噠，——」張經理笑着一擺一擺走到閻奎良處：「閻老板，你辛苦了！」閻奎良垂着眼皮：「還好，沒應酬，經理。」一面讓根生繫「水紗」。

「今天晚上『殺媳』是你拿手，你是在這齣上走紅的。」

「可是今不如昔了！」他指另一件事。

「閻老板有甚麼心事吧，我倆像兄弟一樣，不妨商量商量。」

「是的，我正要同你商量。」

「要加包銀嗎？可是……」經理啞啞嘴。

「我，我不想幹了，下月到天津去！」他抬頭見經理臉上閃過光。

「你捨得？」

「捨得甚麼？」

「蘭——玉蘭！」經理把拇指向後一指。

「我帶她來，我帶她走！」

「好消息！祝你成功。下月走？那好極啦，還來得及吃我一杯喜酒。」經理挺一挺腰，「我要正式討姨太太了。」

「姨太太？」那個一呆。

「紅透紅透的的且角——蕭——玉——蘭！」

「甚麼？」閻奎良霍的跳起來。

經理向後一退，「你做甚麼？」

「她是，她是——」

「你們同居過，不錯。可並沒有行過法律規定的婚禮呵。做丈夫纔有管妻子的權利，你是她甚麼呢？她要愛那個就那個，你管得了？嘿，閻老板，你被蕭玉蘭玩弄了。」他拍拍對手的肩膀。

閻奎良頹然坐下，不懂地，「玩——弄——了……？」

「可惜你當初沒咬定主意和他正式結婚。」

閻老板痛苦地咬着牙：「這要——多謝你經理的好意！」

阿寶進來催閻奎良的場。

根生遞「黑三髻」給他，輕聲的：「上啦，閻老板！」

「花無百日紅，女人這東西，本來玩過丟開……好，別去記它，閻老板上啦，嘿嘿……」

閻奎良垂頭喪氣的走出班房上場去。張經理勝利地捧住肚子透不過氣的笑。嚴小七甚麼時候又一個屁股搭上衣箱，猴子腔的腿一擱，手一合抱，眨眨眼皮，半開着嘴的跟着笑，經理瞅他一眼，他趕緊閉嘴，咕嘟咕嘟嚥兩口水。苗秃子也彈他一眼，面孔一虎：「你笑甚麼？」自己却對經理放下笑臉：

「嘻，嘻，嘻！」

小菊花「呸」了一口，眼珠斜過去，湊巧，苗秃子的眼珠也斜過來，一接觸，立刻，大家不屑看的把臉車開去。

經理慢條斯理的從西裝褲裏袋裏抽出一塊絲質手絹，勾起頭頸，對壁上一面掛鏡，把眉毛，嘴唇

，女人腔的橫拭豎拭，鬆一鬆硬領，挺挺領帶，……禿子站在旁邊，鑑賞地也把頭東一側西一側。蓋玉琨一口悶氣從胸口一直漲到喉嚨口，忍不住「啞」出來，經理從鏡子裏瞄他一眼。他見勢不對，就假裝去吹桌上的花生衣。

鐘報了九下，經理一擺一擺的跨出班房，來一個「把話說與總管聽」，吩咐禿子：「我到莉莉家去，有事打電話來，嘞？蕭老板問起，說去會楊先生，嘞？」

苗禿子一連聲「哦」下去，「哦」一聲，打一個躬。直送到門口，回過身來，抓抓禿頂，笑嘻嘻：「看，經理甚麼事都托我，我那裏忙得得開，忙前台，忙後台，忙接電話，還要管他私房事。」

做小七應聲：「嘍，嘍，還得管他私房事！」

「啞！有你說的？」

「真，」蓋玉琨指指做小七：「你頭上長幾根毛呀！」

禿子氣得嘴脣發青，可是知道這武生拳頭的硬郎，只在心裏罵一句：「到經理跟前算帳。」就挺胸突肚的走了。

「嘿，他就怕——」蓋玉琨用拇指指指胸口：「——老子！」

「老子？」小菊花把嘴一披，「老子啞一口，還裝孫子樣假裝去吹花生衣啞！」

「你小娘兒懂個雞巴！這叫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軟！」

「吃人的？你吃不着他囉，方纔不聽到苗禿子說要拆班子？」

「拆班就拆班！手有一藝，不怕肚饑？我會翻個把筋斗，會耍耍槍刀——」拍拍胸脯；「那兒不好箇？出籠的鳥，往四處飛！」

「你們男戲子就便宜在這些，只要有他媽的兩手，就好靠老了，再不成，大不了跑跑龍套混末路

，我們可不行，等臉上的皮肉一乾，別人就不會給你好臉色看！」

「你也想走徐碧玉這條路？」下巴一抬。

小菊花也下巴一抬？「怎麼？」

「搭上一個鬮佬。」伸出小指，翹兩翹：「做小老婆！」

「我告訴你說，」寧到山中變鳥，不在房中做小！「蓋老板，你別看小菊花我人小，心可不小！雖然不想創大事，對自己的身子可不肯委屈。」人無下賤，下賤自生。蕭玉蘭說我獸，我可不像她，論人相，論驕勁，我和她打個「平」！在漢口搭班子，有人看中我，我若動一動心，差不多連我兒子也有你這般大了！」

「媽的，你咒我？」蓋玉琨半玩笑半認真的把只空壺擲過去，小菊花眼快，臉一偏，橫裏飛過，那邊嚴小七一個鶴子翻身，腳一踏，腰一沖，來個接鏢姿勢，兩手一合，接了。

「媽的，一齣三叉口！」

「嚇，這小子！」蓋玉琨讚一聲：「可惜是丑角兒，一輩子沒出息。我說，小菊花奶奶，女人總比男的便宜一着：我們不論是老生，花面，武生，小生，揀足勁，賣足力，還不如丑角兒出來扭兩扭，飛個媚眼，就媽的「滿堂紅」。祇要扮相好，臉皮厚，那天不「紅」起來！可是，唉……，也就壞在這上頭。就徐碧玉來說吧，在天津「三星舞臺」，玩藝高，人規正，那個不讚她一聲，就是我們見了她，也不敢啓一啓牙齒笑。一到這兒哪，這是甚麼世界？——地痞世界！嘴裏說得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大的大流氓，小的流氓！你戲唱得好，沒用！先得上門去拜客，拜個乾爹抱抱腳。在這個地方，你學會一門玩藝，還得學會叩頭！徐碧玉拜了個乾爹，他就來捧，天天三排坐，下了場，親自開汽車來接去吃飯，不是花籃，便是鏡戒；不是鑽戒，便是行頭。一個姑娘家那兒經得起迷？俗

語說得好，「十個女人九個肯，祇怕男的嘴不隱」。那乾爹趁火熱，趁刀利，就娶了過去，那知道是做第四房姨太太！後來被他玩厭了，本來末，「娶妻娶德，娶妾娶色」，還有比你更美的新鮮貨呢。好，到她那兒去也不去了，也不許她出來，她兩手空着沒事，就學會了抽大煙，現在瘦得皮包骨頭，等死了！見了我只會搖頭，一句「悔當初」。……小菊花奶奶，你方纔說得對，「甯可變鳥，不能做小」，可是天下唱戲的且角兒不做人家小老婆下場的，能有幾個！」

「我就不幹！」

蓋玉琨一拍胸，伸出兩個手指：「噯，咱們倆倒是一對兒！」

「啾，誰和你一對兒！」

賊忒嘻嘻的：

「我是說我也……」

尹老巴和苗秃子一前一後的踏進來，苗秃子開口就哇啦哇啦：「你們看，閻奎良這齣『坐樓』，唱一句『都道你私通張，——』好！『張』不出來，啞了嗓，這場戲不完了？沒人叫退票，算張經理積了三代福，姓閻的這不是存心搗蛋？」

尹老巴在後面不屑地披披嘴，又不敢回駁。蓋玉琨聽不過，哼一聲：「閻老板會跟自己搗蛋，把自己紅過半天的聲譽兒給倒拉下？」彈出眼珠徵求同意的看看衆人：「笑話！」

「笑話，笑話！」嚴小七一本正經的點點頭。

禿頂沁紅了，對嚴小七，手托腰，橫着頭衝過去：「你懂個屁！」

嚴小七一連氣點頭：「我不懂，不懂！」

「他不懂，我可懂。」蓋玉琨在自說自話：「閻老板沒搗蛋，你倒在搗蛋！」

「你說話乾淨些！」

「一清二白不含糊，說你搗蛋！你把我怎麼樣？」

禿子袖口一翻：「老子，老子」——翻好袖口，反而「老子等會要你好看。」

蓋玉現在他鼻子前揚揚拳頭：「來，老子不打你我蓋字倒過來寫！」

「好了，好了，」尹老巴奔過來，把身子插在兩人中間，兩隻手攔住兩片胸：「君子開口，小人動手，我來做小花臉，向你們陪個無頭罪，怎樣？」

小菊花也一扭身，過來丟句冷話：「兩個都是男子漢，怎麼連個拳頭也伸不出！」

「你是沒事鬧，攪事鬧。」尹老巴白她一眼，把禿子推出去。

「老蓋，你怎麼不上哪？沒種！」小菊花披披嘴。

「我怕他？嚇！要不尹老巴來勸，我早一拳頭！」

小菊花把脚尖一蹤，屁股坐上桌子，左腿攔起，手一圍，頭一偏，眼珠翻天：「你是打狗看主人面，——怕經理！」

忽然門外起了一陣喧嘩，大家驚愕地把頭扭向那面，蕭玉蘭一脚還沒跨進，手被閻奎良拉住了，僵著。

「你拉住我做什麼？」

「我告訴你，下月這兒不幹了，到天津去，你走不走？」

「不走！」

「你留下這兒唱戲？」

「跟你倒臺的纔唱戲，老娘辛苦幾年，要享享清福，嫁——人！」

「嫁人？」閻奎良聲音也啞了：「你真？……」

「你管不了！你又沒跟我結過婚！老張說得是：沒丈夫的名義，那有丈夫的權利！奎良，你算是我什麼人？」

「你嫁給他，你自己情願？」

「他纔比你大量吶！明知我和你有過關係還娶我！」

「你記不得，不准我們結婚的就是他！」

「那虧他眼光遠啦，不然，我現在可真麻煩了！」

「玉蘭！你，你真是閻婆惜！」

「你還不能與宋江比，連掛名王八也做不着！」

尹老巴趕了來拆勸。閻奎良咬咬牙，捏緊拳頭：「好，好，我記住，我記住，……」跟着催場的根生走了。

蕭玉蘭一臉驕勁的走進扮房，尹老巴跟在後面：「何必呢？閻老板實在是好人，忠忠厚厚……」

「

「你有妹子沒有？嘔？那可惜啦！」蕭玉蘭用話「卡」他。扭過頭，對在門外偷望的禿子喊：「禿子，張呢？到楊先生那裏去了？放屁！楊先生明明在前台看戲，倒底那裏去了，姆？姆？」奔過去：「去找，去找，快替我去找！」

「哦……哦」禿子拚命的逃。

小菊花冷笑一笑：「天有天報，地有地報，若有不報，時辰未到！」兩手一擺，頭亂搖：「我哪，就看到穿裏穿！」

「看穿甚麼？」

「世上沒有一個好男人，也沒一個好女人！我騙你，你騙我，大家騙來騙去！……」

蕭玉蘭要發作，湊巧，外面在催場，蹬蹬脚，捧碎一個茶碗，走！

尹老巴雙脚一跳：「是，是，是一點點點點……也不錯，張經理玩弄蕭玉蘭，蕭玉蘭玩弄閻老板，嘍，閻老板怎麼不玩弄人？」

「他玩弄藝術！世界上若沒有唱戲這門子藝術，他閻奎良三個字也不會像現在這麼響！」

「我說。」蕭玉蘭說道：「蕭玉蘭也真塞住七竅迷了心，捧了閻老板跟經理，這雜種是什麼啊，道地的地痞，餅頭多得自己也含糊。」

「好了，老蓋。」尹老巴小心的：「我們做阿彌佛，張開嘴笑笑他們！禍從口出，就少說幾句！

「蕭玉蘭也不知存的什麼心！」小菊花說。

「這叫蘿蔔炒青菜，各人心裏愛啊！像蕭……」

「嘖，嘖，嘖，老蓋，你又要「蕭」啦！」

「那末，叫我悶死？」老蓋氣得直嚷。

尹老巴嘆口氣：「這是什麼世界哦……」

閻奎良闖了進來，青了臉，對嚴小七：「小七你的刀借來用用，你的刀借來用用。」

嚴小七把刀送上去。尹老巴也走去摸一把：「老閻，你手涼！不舒服？別太賣力了！」

「賣力？……我要拚，拚命幹，戲要做得真，才對得起自己，老尹，老蓋，我和你們……咱們是老朋友了……」他急急巴巴說不出。嘴唇有些發抖。

蹣的奔進來，面色紙白，臉上，衣上，點滿血漬：「不得了，不得了，兩——個！」

「兩個？」苗禿子一呆，張大了嘴：「誰！還有個誰？」

蓋玉琨沒回答，鬧哄哄的立刻兩個屍首抬進來了，前前後後擁滿人，第一個血屍是蕭玉蘭，第二個是閻奎良，兩手垂下，胸口插着一把刀，血在汨汨流出來。……

原书空白

驢狗頭

——寫給石琪

笑一麻粉亮，他們就起身洗臉。

老板娘舉着一支風燭，在人叢裏穿梭似的來去忙着倒臉水。

滿地是攤鋪用的稻草，散亂着……

「乾泰」老板，弓起腰，收拾舖上橫七豎八的被子，迅速的把每條被裏成一小捲，排列着，眼皮睜緊了在這數。

二堂洗完臉，頭上，臂膊上全冒出薰氣來，背心發着癢，手伸入領子裏摸索出裏面的草屑，一面遞去把擁成一團的被窩踢一脚：

「來寶，還要賴被窩，我們臉全洗好了。」

稻草簌簌響，被子露個洞，一顆頭伸出來，蒼老的臉色更顯出灰敗，他苦着臉說：

「昨晚上瀉了一夜，起……起不來……」

「病了？」

大家都一時停了活動，四處張望：

「啥人？啥人病了？」

「來寶。」

在那裏繁草的老板，拾起臉，滿是驚惶：

「很好的，怎麼……」

「你沒聽說他瀉了一夜？」二堂瞪着眼：「這樣豆腐皮薄的被子蓋了不着涼？——黑心，租錢一條倒要一百元！」

老板却涎着臉：

「嘻嘻，我說嘛，租兩條吧，你們偏不聽。」

二堂是辭靈性，經不起碰頂，就氣狠狠要趕過去。

旁邊的松哥把他一把拖住：

「啥呀！今天是啥日子，還打算鬪禍？」

「你聽他說的話，多氣人！」二堂一攤手：「你想，害來寶大年三十還生病，他……」

老板滿臉不高興的：

「你二堂哥說啥？他生病又不是我害的，你們昨天晚上都是一條被過夜，單只來寶哥一個子着涼？這……」

松哥向他朝二堂那邊歪歪嘴，阻住他：「你就少嚼唆幾句！」一面走到來寶舖旁，蹲下身：「來寶，你怎麼了？」

「肚子痛，頭昏腦脹，瀉了一夜，手脚沒了力。」

「可是，病了也得起來。今天是大年三十，總不成留在外地過年……」

「你，你……」松哥同情地裝個手勢，說不出話。

來寶苦笑笑，忽然把手伸出來，吃力地撐起自己的上身，二堂和松哥立刻把他挾着。

他向他們擺擺手：

「我自己來，我自己來。」

松哥替他披上衣服。他顛巍巍站起，有些搖擺，兩手沉重得不能扣鈕子，只把來一疊，二堂拿起帶子來替他圍繫着。

這時候，衆人全洗漱完了，圍在四面，眼巴巴望着來寶他們。桌上燈盞火跳動得很激，放大映在牆上的十來條影子互相混動着。

來寶穿舒齊了，擺擺手叫二堂和松哥別扶：

「讓我自己走動走動看。」說罷，勉強裝出笑容對衆人點點頭，站一站穩，腳跟微微發軟，如踏在棉花上，纔走了沒幾步，便大大的搖幌起來，腦勺上爆出冷汗。

昏暈中，只聽得松堂在他耳旁慰勸：

「來寶哥，我看你還是……」

衆人都擁過來，七張八嘴的。

「讓他息着吧！」

「這樣子路上怎能走！」

「六十里吶！」

他睜開眼來時，只覺自己已經在竹椅上躺着，四面站滿人，都矚目地注視他。

「來寶哥，你不能走，連站也站不住。」

「我說，你真要走，還是僱一頂轎子！」

乾泰老板懶不放棄生意，從人縫裏鑽進頭來：

「對！對！來寶哥還是僱轎子的好，我，我替你去叫來！」
病人有氣沒力的對他點點頭。

他立刻起勁得像一隻猴子，東一跳，西一跳的，喚老婆看住門，摸黑出去了。

大家都散開。來寶垂了頭，張大嘴側視，只見他們到內房各自捧了騾兜子，唧唧哼哼，吃力地搬出去。老板娘一面孔嘻笑，奔來奔去幫這個，幫那個。門外響起騾子的嘎叫聲，夾着二堂大聲的咒咀。

只一刻的功夫，貨都裝全了。老板還沒回來，大家只得在屋子裏蹲着，捧着大碗，喝熱騰騰的沸水抵寒。

「松，松哥。」病人低低喚一聲。

被喚的，很快走過去：

「怎？來寶哥？」

「我的騾。」

「上了「兜」了，貨也替你掛好，兩布袋是嗎？」

點點頭。

門外有聲音，二堂同老板邊說邊進來。

大家都立起，放下碗盞，預備動身。

老板一臉苦惱的，向病人擺擺雙手：

「來寶哥，今天大年三十，轎夫都不肯出門了，我千求萬求，盧家兩兄弟才答應，不過，不過要八千塊錢，你來寶哥要，我立刻叫他們抬來。」

「八千塊！」來寶緊皺眉頭。

衆人互相對看一眼，噓出冷氣。

二堂的臉色緊糊着：

「八千，獅子大開口！憑空漲四倍？」

「啊喲！二堂哥，今天是三十，明天是新年了呀！人家一去一回也來不及趕回過年吶！」

松哥搓搓兩手：「來寶哥……」

他睜開眼來，決心地把手一揮：

「松哥，謝謝你，把我的騾子帶帶，……我不想走了！」

衆人一呆，二堂走上去想說什麼。

「我打定主意了，你把我的貨帶去……我留在這裏……留在這裏過年……」

老板驚惶起來：「轎子不要？」

「八千塊，老板，我兩騾兒子貨色的賺頭也抵不了一半！」回頭向衆人催促：「你們快動身，快

動身哪！」

二堂急性的向衆人：

「來寶哥不去，我們就走吧！」

屋內顯出黯然，十幾對眼珠默默的注視來寶一眼，一個個頹喪地走了出去。

老板在一旁托起腮巴獨自咕噥。

松哥走得最後，親切地拍拍來寶的手背：「我們走了你安心息着，我一到家就去通知來寶嫂。」

病人感激地點點頭。

門外二堂在催，松哥只得走出去，到門口還不放心的回頭來瞰一下躺在竹椅上的來寶，只見他正睜大兩眼望着，淚潤潤的……

「來寶哥……我們……走了。」說罷，鼻子酸起來，趕緊轉過背，跨出門檻去……

劈——吧！鞭子響。

夾着「吁！……噢噢！」的吆喝。

一行騾伙子趕着騾子慢慢走動起來……

誰家窗裏的孩子被驚哭了，做娘的威嚇着：

「閉嘴！閉嘴！騾狗頭來了！」

天沒亮，黯昏昏的，朝前十來步就看不清人面，只一串模糊的影子在幌動，和一口口從人嘴，騾嘴裏噴出的霧氣，但在空中一現，很快就消失；石塊上，結實的脚步踏過，騾蹄在上面一滑，一跌，發出乒乓清脆的回響……

寒氣，冰水般從他們的領口和袖口裏流進，渾身泛起疙瘩。

星點漸漸退隱……

穿了幾行小巷，走出屋區，眼前面突然空曠，現出一片田野。

沒有了遮擋，北風似鐵片一般，骨噓噓地削過來，騾狗頭們全猛古丁打個寒慄，掛在騾頸下的鈴也一連串叮噹叮噹響。

迎面走過來敲更夫，——紅祥老頭，把身子閃讓一邊，向在身前走過的騾狗頭們打招呼：

「起得早哪！」

「回去過年囉！」二堂的聲音。

末一個松哥趕過時，一把抓住繩，兩匹驢停下來，他過去拍拍老人的肩：

「紅祥伯，來寶生病了，在「乾泰」息着，你有空去伴着他談談。」

老人很高興地答應下來。

那兩個感激地拱拱手：

「拜託你了！」

「好說。松哥，你來年開門大發財哪！」

那個哄亮的笑起來，把鞭子往上一甩，很爽快地捧上驢子的屁股，隨口吆喝：

「吁！……噢噢！」

驢子，拽着鐵蹄，加緊脚步趕上去……

空中的黑幕漸漸展開，田野上，籠罩着米湯般渾灰的晨霧。路上全鋪滿霜，踏上去簌簌作響，驢蹄常滑溜得打個大劈叉。

剛走開頭，個個精神飽滿地，趕在驢後，大聲呼喊，只是冰風刮來時，嘟了嘴，一時接不上氣，只在喉嚨內唔唔的拚命揮鞭。

十來條皮鞭子，似十來條盤龍，靈活地在晨光熹微的半空中飛旋着……

東方一角破開，天色漸漸轉到黎明，微霧越泛越薄，輕紗般，薄膜般，遊絲般，慢慢消淡去，一切物象在它後面漸漸推出。

近處，遠處，全是水鶉的叫響：「四千哥哥，四千哥哥！」

晨霧是田野的羽衣，輕輕掀起時，就朦朧地袒露出她酥胸，在那柔軟的酥胸上，還撲了一層香

粉般的，蓋着白霜，閃閃地向人們誘惑……
驢隊經過，路徑上印下一組組足跡……

「好冷！」

「倒是晴天！」誰接下去說這麼一句。

大家抬起頭，瞭望東方。這時候，天光由魚肚白變成大亮，田野似纔用清水沖洗過，明朗而新鮮，散出一股股清味。

驢子的脚也漸漸走熱，下步得更輕快——噉，噉……

驢狗頭們把鞭子盤在臂上，籠着袖，閑散的跟在後面。他們差不多全是一個裝束，把冬天的厚衣都穿在身上，領口敞開着，露出裏面一疊骯髒的領圍。腰身太小，緊裹着而因此顯得臃腫，腰上束一根布帶，年歲較大的都插上一根旱煙桿，盪下一個藍布菸袋，隨着步子左右搖幌，厚底棉鞋下套上一雙布打的草鞋，一頂遮風帽，年輕的還從腦後拖出長長的髮腳。

松哥一手趕兩頭，看見來寶的驢，就想起牠的主人來：

「我倒替他難過。」

二堂回頭來瞅一眼：

「你說誰？」

那個把鞭一揮：

「你想，不讓他回家過年！」

「你是說來寶哥嗎？」

前面的元昌叔喞嘆起來：

「這怕也是命裏注定？前年年底，逃兵過路，把他「拉夫」拉了去，上燈夜才逃回家，舊年在監牢裏過年，今年，好好的却生起病來。」

松哥獨自在後面囁咕着：

「他怎麼能在家裏安穩過一個三十年夜哩！張羅這個，買這個，昨天連嵌湯糰的黃豆粉都在「大橋」街上買全，那想到，依舊白費心血？」

元昌叔聽着，在前面大聲回答松哥：

「松哥，我怕……來寶哥身子還未壞，明年年三十，不知道能不能還活着！」

「大清早晨，你不討個口彩！」二堂笑着罵。

「我是說真話嘛，你說對不？松哥。」

那個愛聽地「是啊！」應一聲。

太陽爬上田野，照着淡淡的色彩，稀紅的，從東邊抹塗過來。

霜層上，頓時泛出紅光。

「八千元，」二堂用手指括下眼屎，剝的一彈：「婊子生！閉了眼睛瞎喊價！要我是來寶，我也不回去過年了！」

「可是在有錢人眼裏，八千塊好比八個銅板，算得啥？」松哥把手一揮，「唔！前兩個月，「大櫃」的一隻鼎，王財主家把箱子擗出去，一匹捐一隻，壓得牲口站不直腿，阿富的騾兜繩不知怎的一斷，撞破了箱角，潑啦噠瀉滿一地，全是銀洋錢，少說說也有一萬！」

「一萬？」

「你問阿富——」松哥伸長頸項，向前面招呼：「阿富！阿富！是不是？」

阿富隔開五匹驢遠，又加天生囉噪子，聽來很模糊：

「是嘛，……值現在新鈔票一千五百萬呢！」

元昌叔不勝感慨的嘆口氣：

「你們想：有錢人家本來有家基，柴、米、醬、醋、開門七件事，樣樣早就買符齊了，東西漲不到他們身上，家產倒越弄越值錢，利盤利，錢盤錢，一直盤上去，還用得光？我們窮人，今天賺來今天吃，挖肉補瘡，越過越窮得叮嚙響了！」

二堂忽然一鞭子，罵起牲口來：

「四脚胚子！我這行飯吃怨了！」

「啥呀！二堂？」松哥在後面看了好笑，「你在牠頭上出氣！」

元昌叔回頭瞥一眼：

「吃怨了！老弟，這行飯我比你多吃廿三年呢！」

東邊山巔上，紅旭旭的太陽，已探出半個身，窺覷着，閃着金光。

路徑兩旁，淺短的眉毛草被霜層壓積着，人羣走過時，被驚得微微拽擺。

「從前，唉！」元昌叔眯一雙老眼，提著舊話：「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從前當驢狗頭那像現在這末苦，這末窮？誰家店裏要運貨了，來叫我們，誰家要搬運東西了，來叫我們，那時候你們還小，只會替人家看看牛。」

松哥笑了起來。

「真的，松哥，那時候，當驢狗頭的人也沒現在這末多，單說常樵一村祇你松哥的爹，二堂的爹同我三個，趕一次足夠吃七天，下雨天不出來，下雪天不出來，每時每季過節不出來，到年底，從廿

三透灶日起，一直上燈夜，天天閒在家裏享福，那像今年，年三十夜還得出門趕騾！」

「元昌叔，你也真是越老越苦！」

「是哪……」

接着一聲啞澀的咳嗽。

「輪紅日，融融上升，向這邊推進過來，自由自在散播着熱力，霜粒漸漸被曬炙得溶渙，踏上去吱吱出聲。」

各人的臉上，塗了煊紅的一層，透着油光。

「從前，從前的日子是一場夢！一塊錢能過年了，買魚買肉，年糕「操」他十來白！一年到頭不用耽心事，養一頭騾，不花一個本錢，只曉得替人家駁貨，趕來趕去靠力氣吃飯，也不用愁碰着「火老鴉」，橫豎是別人的東西搶去就搶去，駁費還是有得拿！……現在，現在……」老人哀憤地揮揮頭，說不下去。

半晌，他又抬起頭來：

「唉！想不到天下一亂，騾狗頭也兩樣了，客戶沒了，只有自己裝貨，做單幫！一年到頭想法子弄本錢，想法子辦貨色，想法子賣巧價錢，趕來趕去，下雪下雨，連下鐵也得出來！可是賺一點不夠幾天開銷，還要耽心，……耽心火老鴉，一有不測，一家性命完在他們手裏！……唉！我這樣大一把歲數，早好死了，還留下來受老苦！」

「難怪你元昌叔，一家有九個人跟着吃，像我那樣，一夫一妻，再加一隻小獼猴，也過得愈糊糊

！
二堂霍然把鞭舉起，想起了什麼：

「松哥，明年我同你到上海去！」

「上海？」

「唔！火燒皇的土官叔公說，上海祇有米價漲一點，別的樣樣比這裏便宜。」

「上海也有驢狗頭？」

二堂被問得一呆：

「上海有汽車，電車，選用得着驢子！」

「是啦！驢子沒有了用處，你驢狗頭到那邊去有啥用！」

大家笑起來。

「上海的事多呢！」二堂不服氣，「比呆在這裏趕驢子總有出息，婊子生，這行飯我真吃怨了！」

隨手劈——一鞭子！

松哥在後面笑着說：

「你少折騰牠，還要趕五十里路呢！」

那個被提醒過來，驚愕地朝四面看看：

「啥？啥？「老嚴」已經趕過了？」

「早過了。」鞭向前一舉：「看，「柱家」也就在眼前哩！」

「太陽也快當頭了！」有誰喊了一句。

「快趕到「火燒皇」去吃中飯！」

大家果然把步子加緊，鞭子聲下，驢蹄被催得倉促起來。

元昌叔揩去挂在鼻尖上的涕水。

「這條路，這條路我閉着眼睛也不會踏一脚歪，來來去去走了三十年，從大橋起，廣渡，老嚴，柱家，朱家堰，火燒皇，涉水七條，橫山廿里，江口，長治，杏樹將，常樵……」

「到常樵，你倒還趕得着在家裏吃點心呢。我們，我們不曉得要啥時辰到家！」說罷，松哥悵然地望望前面。

前面元昌叔的背影不安地轉動一下：

「到家過年，噯！這個年三十不知道能不能過得出哩？」

路徑上的霜，已溶成水，塗進土裏去，只草叢上粘着的，時不時濺上他們的腿肚。

騾子羣跑熱了身，更活躍，步子也下得乾爽清麗，頭接尾，尾接頭，一匹緊隨一匹……

鈴聲：叮，嚕，嚕，嚕……

二堂的牲口，忽然前足一抵，立直了，潑，潑，……瀉下一泡熱尿。

「娘子生！」二堂把濺溼了的兩脚朝地上亂踏，揮去尿，憤怒地一鞭子。「四脚胚子！看我不鞭死你！明年把你賣了，我到上海去……」

「二堂，你決心要去了？」

那個背朝着松哥點點頭：

「也去開開眼界，要是運氣好，說不定能發一票大財回來！」

走到元昌叔前面的雲章，一直不開口，這時才插上來一句：

「好，你去吧，去吧！少了你一個，我們也好多做一些生意！」

松哥笑着罵：

「你是盼望我們驢狗頭都死光，祇你一人活着，祇你一人趕驢，讓一人發財！」
「松哥！」元昌叔嚴聲責訛：「驢狗頭都死光！今天啥日子，說話要忌口些！」

大家笑起來。

雲章笑得聳着兩肩，嘴裏「噉！噉！噉！」的。

「雲章！不是我做長輩的像煞有介事說你，」元昌叔教訓着：「在我們這幾個人中，你的氣量最小！一個人算盤打得太緊了，到後來就沒有人睬睬你，「到屋山尖頂上去開門」，做人還有啥趣相？錢，吃得光，用得光，朋友要緊！像我這樣，從前同松哥的爹，二堂的爹三個人情同手足，啥事情都商商量量做……現在是……唉！他們兩個倒安安穩穩去了，剩下我……說起來，二堂——」

「啥？元昌叔。」

「我昨天晚上做到你爹一個夢！」

「他又找你挖紙花？」二堂開着玩笑。

「我和他關在一張牀上，想來他要叫我去去了！」老人的聲音變成很是沉鬱：「死了倒好，省的活着現世！這一家九口的担子，我是挑……挑夠了！」

一下沉重的鞭聲，擊在驢屁股上。

太陽在藍穹中滾熱得出火，把田野，樹林，全照成紅艷艷的。

松哥趕得汗出，盤了鞭，拾起帽子抹一把腦勺。

走過朱家堰，——破落地沒有幾戶人家，房屋坍了牆面，病癱般靠幾檔木樑柱着，能看到的是被槍彈擊過的小洞，密密集集。也見不到多少人，只是些孩子們手裏措了一團冷飯，抬頭看他們過去。

「驢狗頭！驢狗頭哦……」

二堂舉起鞭子向他們笑着嚇嚇。

前面阿富啞着嗓子喊：

「趕快一些哦！人家煙囪裏在出煙了呢！」

衆人的眼睛隨着他的鞭尖向左邊一移：

魚鱗般的屋瓦上，一支缺角的土囪。一陣煙，一回是淡的，緩而稀；一回是濃的，一回兒更濃更

急……從裏面噴出。

一粒灰，不偏不側落在元昌叔眼眶裏，禁不住痛楚，用手去揉……

長長的路徑，蛇一般蜿蜒過去，而這一隊驢狗頭，擎着鞭，響着鈴，沿着它向前蜿蜒……

太陽有些焦灼，把熱光潑散下來，瀉滿一地，一切的影子全縮成一團。

驢子渴得時時撒野，經鞭子的征服，又懦弱地眨動大眼，響起清脆的嗚咽聲去了。

當松哥替元昌叔吹出灰粒，他抬起頭清晰地向四周一看時，頭匹驢已消失在牆後。

在那黃色的牆上，三個黑字：「火燒皇」。

行列分散了，各人喘吁吁的把驢子拴到木欄上，塞一把草料在牲口嘴裏，用袖口滿臉一抹，朝白牆裏走去。

飯店老板娘蹣着一雙小脚，笑着迎出來，「阿富哥！元昌伯！」的忙着呼喚。

松哥最後一個踏進來：

「吉祥嫂，過年囉！」

「過年囉，」老板娘把手絹朝他臉上一抖：「望你明年賺大元寶！」

松哥把手絹搶在手，擰一股鼻涕在上面。

女人急叫着，大家痛快地笑起來。

亂鬧鬧的，一桌圍着吃飯，各人喊着要吃的東西。只見從廚房裏一碗碗熱氣騰騰的食品往外搬出來。

元昌叔只吃了一碗清水麵，就拖一把長凳，到門口去坐着，抽出煙桿來，叭着煙。兩眼對着牆上三個黑字，呆呆地凝望，一陣一陣清煙在眼前飄過，像紗，像霧，更像夢！心裏憂悵着，太多，太多的心事……漸漸地，眼前三個黑字模糊了，手背上掉落來一滴熱淚。

有誰的手在他肩上一搭：

「元昌叔，你眼睛還沒好？」

老人連忙搖頭，騰出一個空位，用手拍着：

「松哥，來坐一息。……唉！年紀老的人，動不動想哭！」

「想他做啥呀？過一天算一天，過一年算一年，船到橋門自會直！」

「這日子，這日子實在太難過了，你爹在世的時候，米只買三塊半一担，那時候的做人不像做人哩！」

那個拾起地上的一根枯草，摘成一段段的，散在地上：

「這種日子還會來的！聽說明年打仗會停了！」

「明年！明年！前年喊到舊年，舊年喊到今年，喊了幾年了，還是明年……」

松哥抬頭望着藍空，幻夢地：

「明年，明年一定會有太平日子過了！」

老人憎恨地把煙桿敲得篤篤作響：

「冤孽！冤孽！……全是那班活猴種下的禍根！」

一切悽愴的景象浮上腦際，夢幻着的年輕人也憂悒地把頭垂下了……牆上的陽光退縮了些。

松哥站起，向裏面喊：

「動腳了，有話留在路上說吧！」

十來隻粗大的腳，前前後後跨出門檻，擁到木欄邊去，騾羣踢着後蹄，鈴叮噹着，一匹——一匹，頭接尾巴的趕出大牆去。

老板娘高高的停在門檻上。

「你們明年都賺金元寶哪！」

沒有回答，沒有笑聲，重又踏上了土徑，趕着。土徑兩邊鑲着眉毛草，踏下去，土鬆鬆的，彷彿還能踏出一股土香來。那末純清，那末平坦。驟過時，散落一團團乾屎……

「二堂！二堂！」

那個理也不理。

松哥把聲音提高了。

回答他的是異常沉鬱的聲調：

「婊子生！剛才土督叔公對我說，他兒子寫信來：上海米買到四萬元一担了！工廠停了工，要回來吃老鄉米飯哩！」

「你上海還去不？」

二堂忽然趕到前面，哭喪地對老人擺着雙手：

「元昌叔，到處活不下，到處不能做人，難道真沒一處好地方！」驢匹停下了，老人苦楚地望一眼，顫動的手拍兩下他的臂膀：

「好日子會來的呀！你們還年輕，你們會看得到的……」

絕望，憂悒，充滿各人胸襟，默默趕動着。驢子們也像受了傳染，全無精力的拂着尾巴……

默默地涉過七道溪水……

默默地踱上了橫山。

路徑成了山徑，由平坦而側斜了。他們把棉袍的大襟撩起，拄着木棒，一步步跨着。沒有石級，只一條羊腸小徑，彎彎曲曲，向山頂盤蜒上去，四處是高聳入空的松木，遮掩了金黃的陽光，陰茂處霜層也還未溶乾，驢蹄子踩上去，時常滑個大噴嚏，嚇得嘶嘶亂叫。

他們緊跟着驢尾，弓着腰，默默地走着。

山風吹來，松葉一陣亂響，大家抬起來恐懼地向四處望一眼。

十來顆心上罩着陰影，畏懼着，提防着。只希望趕快趕過這不十分平靖的山坳。

「從前，這裏橫山的「火老鴉」都認識我。搶劫，搶劫也有一個路教，本鄉人不搶，赤脚人不搶，那像現在，見一錢要一錢！」

正在就愛中，被老人一提起更寒心了，只急急的加緊脚步。

「見一錢要一錢，還殺人！」

阿富打個寒慄，不敢聽下去，拚命鞭着驢。

「求求你別說了，元昌叔。」

老人却格格笑起來：

「怕啥？怕啥？到底新出道呢！我告訴你們，今天是，是大年三十，照老規矩，「火老鴉」也不上「卡」。」

「真嗎？」

老人笑着點點頭。

大家似從心上掉下一塊大石，全活躍了。脚步也輕鬆得多，大聲嘻笑，談講起來。

他們每走一程，總要息一回，直到老年人起了催促，纔又劈——吧！繼續趕上去。

他們越登越高，也越氣喘了。額上掛滿汗珠，驢身上蒸散出熱氣來。……漸漸的，他們步上了山頂。

山頂上有一塊空地，長滿蔓草，他們塞一把草料給驢匹，各自揀了一處去休息，叭瑟的叭瑟，撻腿的撻腿，松哥走到崖邊去，向下凝望：下面的田野一塊塊縮得很小，屋子只露出鱗瓦，似乎從綠海中躡起的一條條灰魚。遠處，遠處，望不完，望不盡……渺渺茫茫的罩上了一層淡霧。

太陽偏側了些，照紅半個山坳，把樹影子漸漸拉長。

他們從各處站起，簇合起來，動步了：鞭子聲，驢蹄聲，呼喝聲，夾着叮噹的鈴響，他們向下傾的山徑趕去，他們忽然隱失了，穿過松林叢，又一個一個顯現出來，忽然，半空際響起二堂嘹亮的嗓音，唱着「避債歌」：

二十七，不着急，

二十八，我想法，

二十九，有冇有，

三十晚上不見面，

大年初一拱拱手，

嘻皮笑臉稱恭喜，

使得債主難開口。

歇聲一停，立刻起了衆人的哄笑，和着山風從松葉隙間穿出，絲絲飄揚開去。

忘了憂鬱，忘了疲乏，輕快地趕動着。下山路，腳幹站不穩的朝前直衝，漸漸地由側斜而平坦，重又踏上了路徑。

到「溪口」時，太陽向西偏沉……

更偏沉時，他們到達了「長治」。

「元昌叔，再五里你的家到了。」

「是嘛！是嘛！」老人眼角起了笑摺。

抬頭望望黃金的天空，白雲冉冉飄過，經過一天的晒射，路徑起了乾燥，驟蹄邁處，踢起一朵朵塵花。

塵花一直踢到「杏樹蔕」。「杏樹蔕」是個沒有人住的村落，路的兩邊全是糞坑，臭氣逼人。他們互相打趣地急急的過去。

到常樵七洞橋時，元昌叔忽然在橋頂上立停了，感慨地說起來：

「你們年輕人要記在心裏，做好事是有好報的。二十年前，這頂七洞橋被大水吞了去，虧得寶堂先生發起，捐錢來修好，你看——」

大家沿着他的手指朝西瞭望，不遠處，有一座青草山，山坳際，一個白色的大墓，莊嚴地俯視着田野，俯視着溪水，俯視着森林……

「你看，他現在安安穩穩躺在那邊，不再在亂世裏受難了。墳地是好墳地，三面圍山，一面通水，清清靜靜的又舒齊，又安逸。好福氣，好福氣，祇有寶堂先生才真是個福氣人！」

老人的眼眶潤溼了，一切過去的景象，慕然浮上心頭，摸着自己的長鬚，禁不住有人海滄桑之感了。

「元昌叔，快走吧，你到家了。」

他像從夢中醒過來，不及揩去眼中的淚花，應唔着，趕下橋去。

到家門口，他和衆人舉着鞭子道別，興沖沖把騾匹牽出行列去。

大家沒走了幾步，被一陣喧囂聲呆住了，回頭來，只見有三四個地痞擁上去把元昌叔推開，解取騾兜子上的貨包，老人活撞活癩要撲過去，其中一個趕過去抓住他領口，一個清脆的耳光：

「老不死，欠了債不還，今天啥日子，我還放過你？」

老人兩腿一屈一屈要跪下來，拱着手苦求：

「阿哥，你看我老頭子可憐，一家……一家的性命！這貨，這貨是要向小店換錢來過年的啊！你可憐，可憐……」

「你過年，我就不過年？嘿！老不死！」

貨包搶走了，老人推開妻子的阻攔，哭喊着不要命的追趕去。

那些在一旁呆望着的騾狗頭們，石像般站着，兩眼睜得死魚眼大。

老人顫抖的喊聲漸漸遠去，漸漸聽不清楚了。

騾兜子破碎地遺留着，那匹騾不厭煩的踢着蹄，一支菸桿滾到牆角旁，斷了……

「走吧，我們走吧。……」

大家呆着。

「走吧，走吧……」

十來顆頭喪氣地垂下！嘆口氣，無力地揮一下鞭子，向前面的路徑走去。

默默地，默默地趕着，迂繆而沉重，似一條呆滯的污流。他們提不起腳幹，臉上滿佈着陰雲，從驟頸下發出的鈴聲也顯得格外煩躁。是什麼使得這十來個高大的青年人，爲了元昌叔的遭遇，竟變得這般沉鬱？他們的內心都懷着深切的憂鬱，太多……太多的心事：悵惘的大年三十晚上呵！

太陽，火盤似一團，潑開紅艷豔的金光。樹林，山崖，房屋，全鑲上一圈紅邊。

他們殷憂地走過大堰，走過嶺下，看見太陽西沉，步子更加急了，到「趙山嶺」腳時，照例停下來歇息一下。

默默地，各自找到一塊乾淨的土上，垂下頭坐着。

「娘子生，我不去了！」

大家驚愕地抬起頭來，只見二堂憎恨地拉着驢韁：

「回家去做啥！我也欠了一屁股債，人家肯放過我？元昌叔，元昌叔……」

「二堂！」松哥走過去，按着對方的肩，却一句說不出來。

「我不去了，我回「大橋」去！這個年總是過不成的！」

阿富，雲章，也都走近來，苦惱地望着他。

他絕望地大聲喊着：

「你們也不要回家去，你們也是……債！債！一屁股的債，還想好好的過年？想好好的過年？……」

……

十來顆心，如灌進了鉛汁，沉重得透不過氣，站着的呆呆站着，石像一般，坐着的，把兩手遮着臉，痛楚地把指甲陷進肉裏。

「總得回家去，二堂。」松哥懇求着。

二哥悲切地抓住松哥的手，啓動着嘴唇，想說些什麼。

忽然阿富驚奇地喊起來。

大家掉頭去看他，只見他迅速地朝來路一指。這時候，一頂山轎已經飛也似抬近他們來了。

松哥揉一揉眼皮，急忙迎上去。

坐轎的人也同時把一隻細手伸出來，握住他的臂膊。

松哥驚喜地喊着：

「來寶哥，是你！」

轎子放下了，衆人全圍過來。

一路上受着顛簸，病人臉色更見灰敗，說話聲音很低，但是很興奮：

「我，我趕上你們了！你們怎麼還不走？……不早哩！」

大家掉眼去看二堂。

二堂一手擋住轎槓：「你怎麼？……」驚奇地望望站在前面的兩個轎夫。

來寶哥苦笑地擺擺頭：

「我到底坐了轎子來，……唉！八千元呢！」

「你……」

「我是想不來的，可是，」他忽然昂起上身：「可是我聽了紅祥老頭一句話，他說起他從前在鄉

外做過七年小工，把老婆孤另另拋在家裏……每逢年底，就想回家來過年，可是……他捨不得路費，總……總沒有做到。……第八年上，他有了一點積蓄，與沖沖的回鄉下來，想同老婆快快乐樂樂度一個新年，那知……那知……他老婆前兩個月得……得病死了。……他……他很後悔……他說着，哭了起來！」

衆人圍着傾子傾聽着。

「他問我怎麼不回家過年？是哪！二堂，我爲啥不回家過年？一個人，今天不知明天事，知道我還能活多久？前年，去年，我都沒有回家過大年三十，今年再不回去過，……誰知道我明年還能活着不？大年三十，大年三十是個大節日！我，我身子這樣壞，或許今年是我最後一個大年三十了！……八千塊，嘿！八千塊錢算得了啥？大年三十是難得過的啊！否則……否則……我要是不回去，明年死了呢？我不是要悔死……悔死？我就僵了轎子……趕，趕來了……」

說完，頭顱無力地垂到枕上，嘴裏還喃喃着，眼內露出夢幻般光芒：

「我要……回家去，……我要回家去！……大年三十！敬神！大紅臘燭！團圓飯！……哈！過新年！孩子們！拜年！壓歲錢！哈！大年三十！我要回家去！回家去！」他忽然瘋狂般把身子昂起，兩頰通紅，向轎夫們揮着手：

「快拾起來！不早了，快拾！讓我趕……趕回家！過大年三十！……」
轎夫們慌忙地立刻抬起轎子，飛也似抬走了。

衆人呆呆望着，前面轎上伸出一隻細手：

「二堂，……松哥，你們……你們也快趕啊！」

松哥回頭去看二堂，只見他瞪着兩眼，向趙山嶺凝望。

這時候，太陽已西沉了，露出半個紅臉在山頂。藍天上密佈着晚霞，酡紅的，杏黃的，黛青的；山坳裏濃密的松林，互擠着，搖拽着，一眼望不盡的莽莽或或在羊腸的山徑上，浮出了黃色的轆頂在漸漸地遠去……

「二堂哥，你……」

二堂一聲不響的走到騾匹旁，劈——吧！一鞭子，也朝趙山嶺趕去。

大家噓出一口氣，在後面，緊緊追隨。

鈴聲，叮噠響着。那些騾狗頭們，吃力地隨着騾匹，一步一步，踏上了崎嶇的山徑……

原书空白

敲梆梆的人

谷大辮子突的在順泰酒店門口煞住脚，踏上門檻，脚跟朝上一點，睜起一雙近視眼，對着裏面一桌桌看過去。

裏面吃酒的客人，都立刻停住自己的動作，有的把酒杯停在半路上，有的把一顆花生肉放在嘴邊，——全驚訝地抬起頭看他。

忽然谷大辮子，得寶似的，朝左角一張小桌一指：「嘿！」

所有的臉全向左角扭去：

是胡包子——那敲梆梆的！

胡包子也一呆，兩手壓住兩邊桌角，屁股向上一抬，向谷大辮子慌急地問一聲：「啊？——」嘴張得鴨蛋大。

所有的臉又立刻扭回來看谷大辮子。

谷大辮子跳下門檻，急吼吼朝裏衝去。站在走縫中擋他路的，都被他一手一個推到別人背上去。他走到那小桌前，叫一聲：「胡……胡包子……」就透不過氣來，胸口像潮水樣的一起一伏。

幾十對骨溜溜眼珠都集中在他臉上，一動不動，有些背着坐的，全不要命地把下巴扭着碰到肩。

全屋肅靜。

敲梆梆的嘴一直張着，露出裏面嚼碎的豆腐干渣：「噫事？噫事？」

谷大辮子詭祕地把眼珠朝四面一轉，忽然伏下背，手蓋了嘴，放到胡包子耳根旁，噓噓呢呢——下巴一動一動。

敲梆梆的臉色一變：「真的吵？」

「快走！」那個拉住他的袖子就走。他一隻腳來不及跨出，帶住了桌腳，一個踉蹌，桌子——擦！——隨着他腳拖開尺把遠。錫酒壺老人般的巍巍一搖，酒杯跌倒了，以杯底做圓心——骨轉轆滾個圓圈，掉了下去：砰！

全屋一驚，有幾個，彷彿誰扭了他一把，倏的立起來，想拉住谷大辮子問個底細。可是他倆——谷大辮子和敲梆梆的，手接手，一前一後，在人縫中蛇一樣的穿了出去。

走在路上，一忽兒這個嘴插在那個耳裏，一忽兒那個嘴插在這個耳裏，你一句，我一句，攔攔手，抓抓頭皮，過路的看見他倆那種神色慌張的腔勢，全都停住腳看，大夥的心裏卜的一跳，你問我，我問他，他問你：「啥子事？啥子事？」

他們拐了幾個灣，走到「裏山會館」門前。站崗的一個團丁把手朝門裏亂揮：

「快！快進去！快，快！……」

胡包子脚灣子都發顫。

當他們走近正房，第一眼就看見民團隊長合抱了一雙手在屋內來回走着。兩旁椅子上坐着村長和鄉紳們，東一堆，西一堆，在開小組會議，各人臉上露出不安的面色，聽見腳步聲，大家把頭向外掉來。胡包子一呆，踏上門檻的右腳又癱然地縮回來，望望谷大辮子。

谷大辮子嘴朝門檻外一翻，意思叫他站住別動，自己挺一挺胸，必恭必正踏進去；一步，兩步，站住，「拍」做一個立正姿勢：

「報告隊長，敲梆梆的胡……」

「進來！進來！進來！」

民團隊長一面孔心事，高顴骨上門出亮光，兩條眉毛差不多碰在一起，眼睛不放鬆地盯住胡包子。胡包子對隊長一笑，上身向前半衝着，算是鞠躬。可是隊長好像呆了似的，不理他。他只得尷尬地立在前面，兩手放在胸前，五指扣住五指，笑紋變成一條僵硬的痕跡，一顫一顫地，又不敢不放出笑臉來。

那些鄉紳們也抬高了頭看隊長。

隊長把舌尖伸出來舐舐嘴唇，又縮回去——噴！忽然很快地把屁股一扭，走到村長坐椅那邊，其餘的人立刻圍上去，把隊長和村長圍在中間。

敲梆梆的見沒人注意他，就不懂地望望谷大辮子。

谷大辮子還站在老地方，不敢走近村長那堆人湊去，却拚命尖着耳朵想聽。

忽然，那圈人又散開來，各自回到自己坐位上，放出嚴肅的神氣。隊長一步步走到胡包子站在傍邊的寫字桌前，慢條斯里地在轉椅上坐下去，隊長身量重，皮墊被壓得「咕」！一叫。拿起茶壺喝一口掃掃喉嚨，隨後把身子一扭，轉椅——嘖！——轉了一個弧線，和胡包子面對面：

「胡包子——」

那個兩眼發直，眨都不敢眨，盯着隊長那張嘴。牙關咬得兩頰凸出栗骨來。

「你總曉得這兩天風聲緊，冷水香，七十三里地，都遭了搶。我們這裏難保不來，而且——」忽然放低聲音，「有人來通訊，說就在這一天！」

其實這話谷大癩子早對他說過，他還是嚇得一抖。

隊長雙手一攤：「怕是不用怕，我們有土堡，有民團，民團是……唔，是不是？不過……」

村長下的在椅上跳起，急忙走過來，接下去：「不過我們要防得緊一些……」

隊長又搶着說下去：「本來打打那些爬山佬（註：土匪）我手底下的人是拿手……」

村長湊近胡包子耳邊：「可是在半夜裏來的……」

隊長桌子一拍：「就討厭！」

兩個人搶着說，胡包子的頭在中間扭來扭去。看這個，看那個。

全屋的人也都圍到這兒來了。村長說話的時假，就都看村長，同意地點點頭，隊長接下去了，就立刻掉過眼光看隊長。

隊長霍的跳起來，胡包子連忙對他看，只見他的手在衆人面前一劃：「這裏幾個大老闆就在商量的。商量的結果呢？——就想到你。你胡包子凡是「虎嘯王」的人，人人都知道你忠心，敲了十把來年的梆梆，沒一次出過亂子。胆又大！心又細！」手一抓，「路徑又熟！……」

「路徑熟還是第一！」村長接下去。所有的人也都把頭一點。他把架在鼻上那付老花眼鏡脫下來，兩個手指朝自己眼前一叉：「第二，眼力好！看慣夜景。」

隊長把手親熱地搭在胡包子左肩上：「我們都相信你。」

他的臉扭到左面。看隊長。

忽然右肩上也一下。臉「骨的」劃到右面去。只見村長露出一排發黑的牙齒，諂媚地一笑：「託你做件大事。」

「這幾天你更也不用打了，」隊長拉長了臉解釋，「一到上燈時候，就到十里亭那個大坎山頂上

去蹲着，那兒是衝大路，「爬山佬」來，必得打那邊走過，你就伏在坡山上，一有動靜——」

村長興奮地兩手一陣視：「就趕快打纜！」

「你一面打，一面趕快奔回來！」

「這裏聽到纜聲，他——」戴着金戒指的村長的手，朝隊長胸口一指：「就能預先防備！否則等他們衝到堡門前就麻煩！」

「知不知道？」隊長頭頸一伸。

所有的臉，這時候也停止了扭動，全掛在胡包子前面。

胡包子頭一勾，嚙口唾吐，——咕！

隊長一把拖住他的手：「你來看！」自己「咕」的坐下轉椅。敲梆梆的不知道叫他看什麼，兩個眼珠儘在桌上溜。其餘的人，也都把身體湊近去，密密匝匝地把寫字桌四周圍住，像螞蟻扛蒼蠅的，圍了兩層：裏面的一層把上半個身子朝前衝，外面的一層，有的在人縫中張着一隻眼，有的索性蹣起脚尖，從別人頭頂上望下去；只見隊長把一根食指在桌上劃着，一面抬頭看胡包子：「哪！你一面打纜，一面奔，噓！噓！噓！噓！……」那根手指在桌上劃圓圈，另一隻手連忙從木架上抓來一個硯台和一個印子匣，平放着，兩者中間隔開一寸多遠：「這是我們虎嘯王的土堡。」他嘴裏立刻又「噓！噓！噓！」的，那根手指在桌上胡亂地紗來絞去劃着，忽然，朝這條小縫中直劃進來；「你一逃進堡門，我們立刻——」兩手把硯台和印子匣一合——劈！「關上！」

大家都在替這根手指擔心。隊長的「手」戲一做完，緊張的情緒立刻鬆弛下來。

「那時候，我命令一發，等「爬山佬」還沒走近，這裏就，」兩手捏成兩枝手槍形，嘴裏放槍：「拍，拍，拍，拍，拍！」

村長的頭在空中搖了一個圈：「我們想了又想，祇有這個法子最妥。」手向敲梆梆的一攤，「你呢，又沒危險，爬山佬呢，……」

隊長兩手朝前一推：「恐怕你一打鑼他們就嚇跑了！」說着，回頭去，一面孔勝利地朝所有的人一看。

那些人也好像已經打退了土匪似的，鬆下一口氣來。人圈也隨着一寬。

「不過，」村長把臉一放直，很嚴厲地對胡包子一看。胡包子一楞。那人圈立刻又圍上來，「不過你不能攆掉烏紗帽——半路跑掉！也不可以在坡山上打瞌睡。這不是三兩歲的小把戲玩玩的，「虎嘯王」全堡，老老小小，四百條性命全要你一人担肩膀的呢！你不去去？」

所有的眼珠立刻射中敲梆梆的臉上，兇狠狠的，彷彿他已經做了錯事。胡包子心裏發亂，一些思想都沒有，只有兩手向背後伸去，在褲子上拭去手汗。眨眨眼皮。

「說啊！」

胡包子不懂地張大嘴，「要我說，說啥子？」

谷大瓣子在旁邊提醒一句：「要你答應。」

村長謎謎一笑：「是嘛，祇要你答應，你肯忠忠心心——」

隊長把胡包子的肩一撞：「村長有賞你！你立了功，賞一百！你不去去？不去我們叫別人！」

「我去！我去！」

「啊……」大家臉上立刻掛上笑絲。緊張的心緒平了下來。嘴的猶如一堆蒼蠅飛散似的，各自回到本來座位上去。有的去喝茶，有的在高腳盆裏抓一把瓜子，腳一疊，腳尖踢呀踢的，——很安泰的樣子，好像天下已經太平。

村長劃一根火柴，重又點燃方纔吃剩的半枝老刀牌，一面吸着，——兩頰深深凹進去，一面又蹙過來，對坐在轉椅上的隊長說一句什末，兩人開心地捧住肚子大笑起來。

胡包子摸一把禿頭，望望谷大瓣子，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隊長在說話，臉朝着村長，話是說給胡包子聽的：「本來，這種事多容易，祇要敲敲鑼，又不要放槍，又不要跳城，我可惜是做了隊長，走不開……唔，這一百花邊多容易賺。」

「是嘛！」村長眼珠對敲梆梆的一歪。

隊長把屁股一扭，轉椅——噯——一轉，對着胡包子：「胡包子，我不是說一句，這全是我們存心提拔你，」伸出一根食指，「到底一百花邊吶，奶奶雄！」

嘴一拽，胡包子祇得陪着笑臉。

「好，你去吧！」煙蒂對門口一點。

胡包子對眾人灣灣腰，轉了個背。……

「敲梆梆的！」

他立刻轉回身來，「啊？」

「我對你說的話，千萬要記住！」

「是！隊長！」又轉回身，手在小肚子前對谷大瓣子一招。谷大瓣子也跟了出來，在他後頸上一巴掌：「奶奶的你交了運囉！這種事誰不會幹？敲兩把鑼就一百！奶奶的『爬山佬』倒成了財神爺！」

「說得容易，用性命去換的哪！」

谷大瓣子嘴一披：「性命？見了土匪逃呀，不是叫你去拚呀，還說性命！」實在說，他心裏真有些氣不過。

「你要去，就你去！」那個也不高興地啾一啾。

手在自己鼻子上按一下：「我去？啊，隊長老爺請的是你哪。」

一面說，一面朝原路上回去。快走近順泰酒店的時候，谷大辮子先奔了過去，在酒店門口，張着兩手，對裏面酒客大喊：

「喂，喂，敲梆梆的交了運囉！大家快來迎接！」

果然有些人奔了出來：「在那塊？在那塊？」

谷大辮子下巴一翹：「哪！」

十來個吃得醉醺醺的臉全拉開嘴，對敲梆梆的笑。他立刻紅了臉，白了谷大辮子一眼：怪他多嘴，一百塊，奶奶的，還在天上飛呢！有什麼氣不過的！好在是這種事呀，掉手我敲梆梆的做了壞事，你也……？咄！

可是，他一面只得硬了頭皮走過去，放出笑臉，對衆人擺擺手：「那裏！那裏，有沒有也靡一定哩。」

「到底怎麼回事哪，敲梆梆的？」有人問。

「小事，小事。」

谷大辮子頭頸一縮：「還說小事？保管全「虎嘯王」百姓的性命哩！」

這一下，可驚動了所有的人，噓……的一聲哄了上來，你問一句我問一句，一直把胡包子擁進酒店裏去。有些過路的，也跟了進來聽新聞。敲梆梆的知道逃不了，索性大模大樣在一張桌前一坐。其餘的立刻搶着坐滿了其他三角。坐不到的圍在四面。

胡包子袖子一捋，從頭說到脚，把這事源源本本說了出來。還加了種種表情。又從隊長那裏學來

的那一手——照樣的在眾人面前做出來，嘴裏也鏗！鏗！鏗！鏗！的。手指在桌劑來劃去。把茶杯當傑門。

聽的人先前聽說「爬山佬」要來搶「虎嘯王」，驚得合不攏嘴，呆了，慢慢的，慢慢的聽下去，由驚嚇變成緊張，由緊張變成放心。最後哄的一聲慶祝敲梆梆的運氣。

「奶奶的，有一百哪！我們用要三年耕呀！」

一個活了七十年的老頭兒，像煞有介事的推開他前面坐着的小伙子，自己一屁股坐下去，從煙袋裏捏出一把菸，用大指和食指搖着，下巴在眾人前一畫：「你們這班毛頭伙子，一聽見錢就眼睛亮了起來，錢！錢！只想錢！人家一百花邊，難道憑空飛到你口袋裏來？要拿性命去換的啊！不是我說句喪氣話，要是，要是……唔，是麼？」

，小伙子們這些話就聽不進。

酒杯一拍，谷大辮子分辯起來：「這事有什麼大不了了，祇要看見「爬山佬」，祇要打打鑼，祇要逃進土堡子，一點風險也靡，」手一攤：「有什末風險？」

敲梆梆的一直低下頭，不看別人，他心裏明白：哼！氣不過！說句良心話，遺事說容易也真容易。自己眼力相信得過，腿呢？這半里不到的路算麼子希奇，嚥一口茶的功夫！瞧瞧，跑跑是我敲梆梆的是本行，還不拿手？「可是別人也成哪！」他眼珠射上來朝桌子四周的人一看，全比他年輕，氣昂昂，像吃老虎奶大的，論跑腿，就跑不過他胡包子？論眼力，打底一個「平」！

奶奶雄，這就是運氣！——谷大辮子說得靡錯。

心裏一樂，嘴任你閉得緊，別人打嘴角裏也看得出，

「胡包子笑哩，」

「快活死囉！」

被人一引，敲梆梆的忍不住笑出來。

大家都和着笑了，越笑越有勁；有的抬高頭笑，有的笑得伏在別人背上，兩肩一聳一聳的——
！歐！歐！

胡包子眼睛眯成線，裏面孕着笑出來的一包眼淚，一面笑，一面兩手對大家揮揮：「好！好！我得了錢，請你們客！」

桌子一動，谷大瓣子響的立起來，手指向衆人點了一圈：「喂，喂，喂，你們大家都聽見哪。」

「聽見！」

「聽見！」

「我一百花邊到了手，一半留着做棺材本，另一半我做東，」把大指和二指圈成一個杯形，做着向口裏倒的樣子：「喝掉！」

「好，好，好，」谷大瓣子伸出手：「來，我們拍個手掌。」

敲梆梆的把嘴一噴；「我還會賴嗎？我又廢兒，又廢女，還留一筆花邊給雞巴？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活着的當兒做個順水人情，死了也有人說說我好！」

那個抽煙的老頭啣着烟桿，點點頭，含糊地讚一聲：

「敲梆梆的，你到想得穿！」

「唉，不想穿又有法子辦法，我光棍兒一條，太陽照頭的日子也不多了。再說，這筆大財也是隊長爺爺，和村長挑我賺的。」

「那是你平時做事忠心，不打岔！」老頭兒拔出煙桿，教訓小伙子們起來：「你們看看胡包子，

在虎嘯王打了十來年梆梆，沒一夜貪過懶，我每夜躺在炕上，聽他敲二更，敲三更，敲四更，梆梆，的敲過來，梆梆，的敲過去，沒停過一沫子，想想他，是夠苦囉？唷，到底皇天不負好人，到今天到底讓他交了運，到底發了票大財。他要是平日裏做事不勤力，隊長會相信他？村長會要他做？所以哪「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祇要做人好，總有一天會出頭的！」

「咄！」谷大瓣子把頭車開去，腳一擱。

「你又不相信？」

谷大瓣子冷笑一聲，說一句反話：「相信，相信，怎麼不相信！」

四面的人，興湊地聽着他們爭，

門外走過一隊團丁，全揹着槍。向西。

老臉一細罵谷大瓣子：「像你這樣，不是我說你一句，就永生永世替人跑腿，靡出息。」

「我沒出息就讓他沒出息，」忽然他把上身撲過去，把臉掛在老頭面前，「喂，太公老頭，我倒要問你囉，你做人老實了一世，作麼沒人挑你發財呀！」

這一句，可攥了老頭兒嘴，氣得臉色發黑，跳起來就走，旁邊的人趕快讓路。他走出酒店，在門口選舉着煙桿朝敵人指指，惡毒地罵一句：「狗孽養的！」

敲梆梆的不好意思地，立起來招招手：「來，來，來，太公老頭，說說笑笑當真啦？」

谷大瓣子一把拖他坐下：「你就少做好人！來我們喝酒！順泰老闊，順泰老闊！」

「我今天不喝酒，慢的醉了：是不是？」搖搖頭：「不，不，不，喂「虎嘯王」四百條性命吶！」

那個嘴一掬：「喔唷，喔唷，官兒沒做先擺官架子！」

衆人哇的笑起來。

胡包子臉一紅，擺擺手分辯：「不是這末說的，不是這末，……」

鐘！

全座一驚，十把顆頭同時骨的朝門口一扭：

門口一個圍下，一手拿着鑼，笑得腰也灣下去，嘻皮笑臉的對他們把指頭亂戳嘴裏：「嘻，嘻，

嘻，——嘻，嘻，嘻，瞧你們嚇得……」

「操你奶奶！」谷大瓣子生了氣：「閒你個鷄巴玩笑。」

「啊喲，不要開口罵人哪，」那個人討了個沒趣，就把臉一沉，垂下眼皮，嘴嘟起半丈高，踏着很沉重的脚步，蹬，蹬，蹬走進來，鑼在桌上一放——噠！「拿去，胡包子！」說完，正眼也不看一看，就轉個背，回出去。

又走過一隊兵，向東。

胡包子看不慣地怪谷大瓣子不是：「你處處開罪人，就這一點不好！」

「你好？唔，你好，怪不得隊長看中你！」

「說到我頭上來了！好，好，我錯，我錯，」立了起來，捧起鑼：「再說下去又要鬧翻，還是乘早——走。」走出了人圈，對大家勾勾頭：「再見，再見！」

有誰打一句趣：「別讓『爬山佬』吃了去。」

他已經跨出門檻，聽見這話，就回過頭來帶着笑說：「我給吃了你們也別想活，哼，哼！」

他回到了家，——家？哼，騙騙小人！這像個樣子東西，茅草蓋的頂，草繩結成的籬笆——算牆壁！東倒西斜，有風進風，下雨漏水。走得重一些，就會倒下來似的。裏面黑沉沉，他又沒子兒打油點燈，而且，天一黑，就出去敲梆梆，也用不着亮。兩個竹枝上擱三塊板——他打算過，死了後，這

三塊板就做棺材——鋪一層草，吃飯的時候，草推到旁邊，當桌子。

從菜廚裏拿出一碗硬餛飩，一碗紅艷艷的辣漿，蘸一蘸，吃一口，下巴一努一努的咀嚼着。打實了肚子，提起一把茶壺，嘴對嘴的，咕，咕，咕，一連喝了三大口，嘴一張——噁，~~~~~

腰帶束束緊，鑼在左脅下一次，鑼棒插在腰帶裏，朝屋子四周看一眼，——想想有靡有忘了什麼東西。纔放心走出來，倒拴了門——用根繩把兩根竹桿縛住，說是防賊，不如說防風。偷？還有噁子東西好偷的！一家一產全在身上。

天暗了不少，有幾塊烏雲在集過來。乘着農民們對天文的知識知道雨不會有，要下也在明天，風是有的。

他走過的地方，人都伸出頭來親切地看他，也有走過來拍拍他肩膀：

「胡包子，四百條性命全吊在線上，全仗你啊！」

「你放心，你放心！老哥。」

十來個孩子跟在他四面走，不時的偷偷地用指頭篤篤鑼。

各家門口，大嫂，大姐們也都立了出來，像百姓接官樣的。可是空氣很緊張，大夥的心很不安。娘的，全堡的人把他胡包子簡直當了皇上！

走過了一條街跟隨的人更多了。你一句，我一句的囑咐着他。忽然，谷大辮子在對面奔過來，在半路上立停，對他揮手。

「胡包子，快，快，隊長和村長在堡口等你，快！」

他心裏緊張起來，有些跳，三步當一步跨的奔了過去，奔到谷大辮子身邊，反而催他：「快，谷大辮子！」跟的人也在後面奔起來。

那班「人上人」在堡口，有的走，有的立，有的在低聲地說話，有的在聽話，圍丁像馬將牌似的立了一排，一看見那邊有一叢人奔過來，心一跳。

隊長手槍一摸：「奶奶雄，那些王八蛋？」

谷大瓣子先到，胡包子挾着鑼，奔起來不方便——輪到第二。其餘的看見隊長正彈出了眼珠就遠遠的立着看。

「胡包子！」

胡包子很神氣地走近一步。

隊長用爺對兒子的口吻對他說，又像親近，又像嚴厲：「方纔對你說的話千萬要記住，知道不？還有一棒——」

立在旁邊的村長嘴裏又發癢，一定要走來厲一句的：「還有一樁最要緊：見了「爬山佬」，立刻敲鑼，別跑了一半纔敲，這兒來不及把……」一停，改正了話：「……卍，來不及防備。」

「知道，知道，我一看見爬山佬，就——」胡包子做個手勢，「敲！」

「對！」村長讚一聲，

「對！」隊長也讚一聲，「好，天快黑囉，去吧！」

敲梆梆的走在前面，所有的人全送到他堡門口。他臉發了紅，也有些熱，像給誰打了耳刮子。心裏發了軟：要哭出來。他太感動了。從娘胎裏養出來沒有這樣受人重視過。他忽然覺得所有的人都可愛，村長和隊長全像老爹樣的愛惜他，待他好。他回身對大家揮揮手，啞着喉嚨：

「你們進去吧！……放：放心，我一定：一定……」

堡裏蠢動着人頭，對他揮手。谷大瓣子眨眨眼皮：

「你當心啊，胡包子！」

胡包子回答不出來，喉嚨裏像塞了一塊棉絮，他胡亂地捱一捱手，靈的回身就走，等走到一棵大樹後，才舉起袖子揩去一把感動的眼淚。從樹邊伸出頭去瞰後面；土堡門口還立滿着人，臉對這面，不過村長和隊長已經不在了。谷大鏢子立在大石上，伸着頭，見這裏在看他，連忙搖手，嘴裏嘩啦啦的喊些什末。

他回一回手，走了。一路上，時時回過來看。

天更黑，一羣烏鴉在他頭上飛過——呀！呀！呀的！

「呸！」

大坎山比地面高出七八尺，彷彿一個覆着的大碗。他先探索地朝四周看一看，挾着鏢爬上去。

天一陣陣烏下來，往地面沉，立刻把大地也染黑了。

風——呼！呼！颳得樹葉子簌落簌響。

他把眼睛張大了盯着西面。

西面也是黑沉沉的。

草叢在四周悲哀地叫着：哈，哈……

他心裏越發越緊張。起初坐着，覺得不對，爬山佬來了來不及立起。立起來，臨空高出了一截，更不妥，人家在老遠就能注意到他，他抓抓頭皮，兩眼盯住放在腳旁的鏢。忽然，眼睛一亮，想到什麼妙計似的，立刻把身子扒在攻頂上，一手捏住大鏢的繩環子。

像出了門的母親，回頭看看在門口送行的兒女們——他又關切地朝「虎嘯王」土堡望望。

土堡只剩一個黑濃的輪廓。他立刻想到了自己重大的責任，心一堅，不放心地摸一摸腰帶裏的鏢

棒，兩眼立刻睜得銅鈴樣的朝西方看，一動也不動。

四周肅靜。

多睜了一會，眼睛有些發酸，眼角微痛起來，前面的景物也模糊了，一忽兒黑，一忽兒白。他閉了閉，揮揮頭，手肘在地面上撐得有些痛，把身子移一移，身下的草索索一陣響，他怕被人聽出，就慢慢的慢慢的動着身子……

就在這時候，在西面大約五十步遠。他看見了一條影子。

他立刻停住了行動，一隻手不穩不穩地停在半空，拚命用足眼力看着。

第二條影子，

又一條！

更多一條！

再仔細一看——一行列！

他拉起了鑼就奔，——鏗！鏗！鏗！鏗！鏗！

後面開了鎗。

——拍！……拍！拍！

他狠命的奔，把鑼敲得高高的，愈敲着，他越跑越近，土堡的影子也越近過來，大起來。

鎗聲更密了，一線線火光在他頭上穿過——虎！虎！

土堡上面也開了火！——聲音Pia Pia的

拍！拍！拍！拍！拍！——子彈像有誰在空中撒了把黃豆那末密。

鑼越敲越急，兩脚在地上飛疾地跳動着，到堡門了！他把鑼朝橫裏一扔，自己馬奔一樣的衝進去

，
碰！——立刻被撞到地上！

堡門關着！

他全身像針扎的急出冷汗，立刻爬起來撲上去，兩手拍着門，大聲喊着：

「開門啊！……開門啊！……我敲梆梆的啊！……」

後面槍聲更密了，漸漸在近過來，土堡上被子彈撞擊得到處破成小洞，土灰雨般落下來。

拍！拍！拍！拍！拍！拍！……

他拚命的搥門，拚命的叫，急得滿頭是汗，腳也帮着踢。

門關得死緊，祇發出——洞！洞！洞！洞！他手拍腳踢的回聲。

槍聲更逼近了。他急得哭出來，抬高了頭啞着喉嚨：

「隊長！隊長！……救救我啊，救救我啊！……」

——碰！碰！碰！碰！碰！——手心敲得發腫。

土堡上的槍聲蓋掩了他的喊聲。

他立刻奔開土堡幾步，撲的跪下來，對着堡上兩手拜佛似的拜：

「隊長，救救我！隊長，救救我！隊長！隊長！……」

槍聲震動了整個原野。火光交流着。

爬山佬們還鬼叫樣的在四處吶喊。後面響起了急追的脚步聲。

他驚怯地回頭去看看；一條條黑影在逼近來。

一股冷流在背上滑下去，四肢發軟，他慌亂地撞到東，又撞到西。忽然撲下去抓起那個鏢，抬高頭哀憐地望着土堡上，用拳頭敲起來。想求着最後的希望。

鏗！鏗！

拍！——一股熱風在他左頰擦過。他把鏢掉在地上，發瘋似的向四處亂躲……

第二天。村長和隊長親身到堡外來看屍——擊匪的成績。他們身後跟着一大羣人。和一大隊兵。這一行人，起着很閑散的步子，像在春天裏春遊散步。指指這個屍首，指指那個屍首。

那些屍首，有的仰臥，有的背朝天，——死着各種各樣姿勢。

村長感嘆地搖搖頭：「好好的的人不做，去做「爬山佬」！罪有應得！」

那些跟着的走到這個屍人前去看看，到那個前去看看，踢兩脚或洩恨地向屍身吐大口大口的吐痰

忽然，前面——離隊長他們沒幾步遠，一個孩子的小伙子指着一個屍，大聲笑起來。

大家伸長頭去看。只見那個屍首的袴子已經沒有了，大腿間滿是血，肚子破開，流出一大串花花綠綠的腸子，臉上的鼻子也沒有了，嘴裏插着自己的一根生殖器！

大家囉，囉，笑起來，谷大辮子輕骨頭地兩肩一聳一聳的奔過去，想去作弄一下。忽然一跳三尺高：

「啊！……是胡包子！」

「胡包子？」

「胡包子？」

「胡包子？」

谷大辮子撲在地上大哭。

人，立刻趕上去，在胡包子屍身圍了一圈。剩下村長和隊長兩個。

村長心裏有些歉仄，臉哭喪的，拉了隊長一把袖子，聲音很低：

「要是，要是：我們等他進來後關堡門，恐怕這條命也不會送掉吧！」

隊長也壓低了聲音；「等他來了再關，那還來得及！這就是我的計畫：犧牲他一個……」忽然，手肘向村長肚子上一搵：「死個把這種人算得什麼，你不是好省下一百花邊了嗎？」

村長會意地拽一拽嘴角，露出了笑絲；「晚上請你喝酒！」

那邊谷大瓣子哭得更響了。隊長對村長咬咬耳朵，村長點點頭，拉一拉馬褂子，挺了腰走過去，兩手分開人圍，揮揮手，叫谷大瓣子停住哭，自己跳到一塊石板上，高高的立在人中間，掃掃嗓子，對衆人說起話來；

「諸位聽我說！別哭，別哭，聽我說。昨天晚上，我們能把「爬山佬」打退，敲梆梆的功勞最大。不幸他現在被「爬山佬」殺了，死得這付慘相，真使人傷心。不過——」聲音越提越高；「他這是爲大衆犧牲，是個英雄！是個好漢！你們應該記住他，把這個敲梆梆的人做你們的榜樣！……」

原书空白

撈金印

回回馬八由兩個伙計抬着，前前後後擁滿人，吱噓的嚷成一團，經大街湧過。

一路上泊泊的滴着血！

趙癩子把手中的髮辮朝後一甩，蹩轉脚跟追上去。

那堆人在「萬康油行」門口攔住了。趙癩子趕到，兩手分開人，鑽到最前排，眼珠向地上一掃。就地放着塊鋪板，回回馬八躺在上面，嘴唇發白，在一拽一拽，頭頸拉得很長，喉核突起得鴿蛋大，黑眼珠儘往眼皮裏插。胸部衣襟上一團紅，濕得可以絞。

馬八嫂披頭散髮從店內趕出來，撲到板上，被別人拖開了，掙着把腦勺在地上撞得咚咚響。圓的，尖的，方的，幾十顆不同型的臉，都在搖。

一個伙計替回回馬八解開鈕釦，輕輕撈起血衣，一丹染紅了的胸膛露出來，乳房下寸把闊一條刀傷口，小嘴般張着，血在湧出。他手心上倒了香灰，一把撒上去，回回馬八渾身一抖，痛得叫出來。

萬康掌櫃的臉色發青，兩眼發怔的瞧着，忽然，一個轉身，對着大眾：

「你們看！你們看！天下事總脫不了個理字，一句不合，張手就見了紅，就……」

幾十顆頭又一陣搖，彷彿風吹動了稻穗。

掌櫃的在人前亂踴亂跳：

「王法，老佛爺腳底下總有個王法！他，噫，他憑着那一門子的勢力，把人作踐成這個樣子！他

，噫？……」

趙癩子舉着手，一聲不響，斜着眼珠看住掌櫃的。

又有幾個擠到前面來。

「你們諸位倒給我評理看。咱們做買賣生意的，講究的是一言爲定，不錯，咱們講的是今天交貨，可是老天爺不給臉，一下子兩個伙計生了病，咱們不是不趕：加日工！打夜作！可也來得及？誰擰得過老天爺！咱們正經八擺的生意人，不作興這個，所以嗎，所以遠巴巴的差了自己的骨肉親兄弟，」一指指回回馬八，「他去說一聲，總算人到人情到，咱們那點理也不原給他，媽的！不講理！交！非交不可！泥人可也有個土性，我這兄弟是個老實人，鬪得過那護院的？孟二禿子就，你看看，把他打成這樣子……」聲音喊哑了，腳踩着地，「這，這你看，是人受的？」

剛鑽進來的幾個，還不懂：

「誰？誰？」

掌櫃的喊出了假嗓子：

「酥油雷！」

問的人伸一伸舌頭：

趙癩子對他們兩眼一翻，嘆的一口痰！

一口痰引起了大夥兒的注意：趙癩子！天橋第一潑皮！

誰都知道：他同酥油雷有私交。

有的怕自己的嘴流了邊，鬧出事來，腳底下生油，躍了！

在趙癩子身後的郭八，把嘴插到身旁的一個耳朵裏，眼睛溜着潑皮，下巴一動一動的，在噤噤呢

呢。

癩子一跳，趙癩子虎的轉個身去，顛下一個大瘤，紫得發亮。

大家替郭八捏把汗，郭八張大嘴，尷尬地裝着笑臉，嘴旁的兩條笑紋，變成殭硬的痕跡，一顛一顛的。

趙癩子鼻孔一張：「哼！」兩手腰際一托，把郭八從頭看到腳，又回看到頭上。回過身來，向掌櫃的突出銅鈴眼，舌尖舐舐唇，想說話。

掌櫃的連快扮着笑臉，作揖打躬：

「趙大哥，你大人不見小人怪，你看人成了這樣……」又指指馬八，「我，嗯，我不該說酥油雷壞話……」

「操你的奶奶！你敢罵酥油雷，你，你，」趙癩子虎忒趕到掌櫃的前面，掌櫃的嚇得向後跌，趙癩子一把將他抓過來，又用力一推，「你幹麼不揍他！」

大夥兒一呆！

掌櫃的怕聽錯了，只張大嘴：「我，我，哈喇，趙大哥，真，你真會打哈哈，我，我馬五？我長着三（音撒）腦袋？」

「嫩小子！」抓着胸部的手一放，順勢一推，老闖跌在人身上，被人家托住了。「誰他媽的不是屎裏藏出來的，一樣的一個鼻子兩個眼睛，誰又怕了誰？來！」拍拍胸，「有什麼委屈告訴我，有你趙大爺給你做主！哼。」食指一點，「一條人命，盲人戳了刺，自有禿子給他挑出來，我趙大爺不敢說打不平，公理總得訴訴！」

有人叫好！

趙癩子挺着胸，嚥下嘴角，英雄氣的向衆人臉上一掃眼。

掌櫃的站隱了身，胸前的衣襟還高高聳起，像憑空長了個奶子。恭敬地走到趙癩子跟前，苦着臉笑，假裝感激的拍拍對方的肩膀。

「你趙大哥是朋友，血心腸，難道我，」按一下自己心口，「姓馬的就沒有一點人心？」把食指和拇指圍成一個圓圈，做成心狀，「可是，可是，趙大哥，你犯不着，你跟雷五爺是一個槽裏吃草，一個廟裏燒香，從小手把手長起來的——噫——的朋友，你犯不着……」

臉一虎：

「朋友？哼！這小子，他媽的天生狗眼看人低，從先，從先他是什麼東西，手把手長起來的，理應有窮人家受，有錢大家化，他，」拉一把手背上的肉，「你看他拔出一根毛來？媽的，我是鏟鏟的看傢伙，有舍就給他來一鏟子！」

牙關咬得格格響！

幾十隻眼珠跟着趙癩子的手腳活動。

按香灰的那個伙計，忽然想起了，手在血胸上一放，回回馬八痛得一動，血泊泊流出來，混着香灰，合成一顆顆灰粒子，滴溜溜滾下來，痛得兩腿一伸，眼珠白洋洋的向上翻。

他妻子在一旁拚命的喊！

大夥兒的眼視轉了方向，

「瞧瞧！」一聲喊。

立刻回過來看趙癩子。

他把手朝地下一攤：「人都快死了！不是冤家，不是對頭，是你自己親兄弟，就是過路的吧，」

臉逼到掌櫃的前面，「也得攪一把，你，他媽的，」——「拍」的一口濃痰，「鬼崽子！」

「我，你說我，趙大哥，老虎頭上去拍蒼蠅？」

「怕他？狗嫩！他算的了那裸葱！」

掌櫃的裝出無可奈何的神氣，攤攤兩手：

「我店裏的酥油得由他經手哪！」

趙癩子指着對手的鼻子罵：

「媽的！天下有沿街吆喝不出來的買賣，非賣給他？」

像節裏飾黃豆樣，一下子滾出幾個酥油店掌櫃的來，搶着訴苦。一個胖子趕到趙癩子門前，啞着嗓子：

「趙大哥，你不當家不知道當家的苦，全北京城有幾個吃酥油的，一年出多少貨，還不是馬兒包堆的賣給宮裏，酥油雷，不怎麼人家叫酥油雷！坑兒坎馬雜，不論誰有酥油都得賣給酥油雷，宮裏的買賣是人家作的。」

郭八在趙癩子和胖子的中間，鑽出顆頭來，一付哭相：

「可不是，趙大哥，一家有一本難念的經，拙比說吧，小號裏吃的是酥油，穿的是酥油，一家妻子老婆，孩兒，就仗着酥油，沒有酥油雷，你看……」

趙癩子彈出眼珠，把立在前面的幾個酥油掌櫃的臉上一掃，全是苦惱相，開口就罵：

「混旦！幹麼非他不可？你們就不會他媽的自己送進去？」

「自己？」

「自己？」

各人的聲音。

大家好像聽見了一聲難得聽見的大劈雷！

「自己？」胖掌櫃把左手一攤，右手點點左手心：「人家有「龍票」，我的趙大爺！」

「龍——票？」趙癩子摸兩把大癩，兩眉一鎖。

胖掌櫃同郭八之間，忽然伸過來一雙手，把他倆左右分開，嵌上來一個汪大癩子——汪掌櫃。

「着呀，人家有內務署發的「龍票」，他，酥油雷，內務署的總管老爺，人家做官認識幾個生意人。說不成頂着大紅頂子——」伸上頭去摸瓜皮帽上的小滴子，「——跟咱們買賣人講價錢？」嘴一張。

郭八手一舉起，要想說話，汪掌櫃把他的手一推開：

「一行認準一個人……」

郭八連快下去，剛一開口：「呃——」

「呀！」又被胖掌櫃搶了去：「那兒是人，就是一張票——「龍票」！那一行不是這樣？」伸出五個手指，一個一個板倒下去，數着：「漆作張，杜米徐，玻璃沈……」還有兩個手指豎着，他一時想不起：

「嗯——嗯——」

「人家都有龍票！」又是胖掌櫃的聲音：「你倒老遠的看見宮裏的酥油，都是酥油雷一個子從雞巴裏一點點滴出來的？全是我們……」

「他就是有了一張龍票！」馬掌櫃喊了一句。

「龍票就好比張天師的符，諸神避位！」

衆人一張嘴，一句話。害得趙癩子把頭扭來扭去，看住這個，聽一句，掉過頭看另一個，再聽一

句。

汪掌櫃忽然握住趙癩子的手：「趙大哥，你聽我說。有油的得賣給他，那還不算，價錢也由他定，他說多少就多少，不賣，不賣？龍票一抖，內務署見！你看，咱們是，咱們是……」

「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若！」

一張胖手拍拍趙癩子的左肩：

「要不你趙大哥，咱們還不敢向你訴苦，反正多少賺幾錢，心裏想就忍忍吧！忍忍吧！」

「這小子！」趙癩子露出一排黑牙齒。

「而且，而且，」汪掌櫃掂起脚跟，去咬趙癩子的耳朵，「他打咱們這兒五錢銀子買的，賣給宮裏就二兩三兩，」說到這裏就放大的聲音：「所以哪，人家有了「龍票」，窮得沒褲子穿的也得發起來！老佛爺，整天在宮裏，還不是以爲你有龍票的就是安份商人？」嗓子又低了下去，「况且，總管老爺就不要錢？認準「龍票」，還不是，啞！」

趙癩子摸摸大瘤上的黑毛，想心思的眼睛骨碌一旋：

「哦，怪不得他姓雷的不到半年，就抖了起來！」手一拍，「媽拉個巴子！我趙癩子正活不下去，」向萬康掌櫃的一伸手，「掌櫃的，咱們這叫做借花獻佛，借你兄弟的事，也讓我發生發生，出出你的氣，翻翻我的梢！」

說罷，推開其他的人，拖住馬掌櫃就走。

圍着的人，立刻讓出一條路。

掌櫃的嚇得坐下去，用脚尖抵住地，拚命的向後掙：

「趙大爺！趙大爺！」

趙癩子的臉一虎：

「尿什麼？他媽的又不是我趙癩子一個人的事，你一個兄弟，我一條命，一人做事一人當，不過拿你當個招牌，你可尿隻屎！」

那個拚命把身子放重，額上沁出汗珠，嘴裏求着饒。

趙癩子不耐起來，虎的一把拖起，抓住他的胸口，舉起一個拳頭，惡狠狠，做出要打的樣子：

「你去不去！」口水噴了他一臉。

掌櫃的怕趙癩子吃了他似的，死勁的把頭讓得老遠。哀求地向四面：

「幾位大哥，你們，你們……」

汪掌櫃，胖子，郭八，幾個做好做歹的攙上來，擋住趙癩子那條粗臂膀——

「趙大哥！趙大哥！」

「趙大哥，慢慢的商量商量……」

你一句，我一句，加上觀衆悶悶的叫聲，把大街震得要崩開！

「商量什麼？」趙癩子的聲音最響，彷彿萬馬奔騰的急雨中一聲劈雷，「我說過，鬧出事來，殺頭罪命我去頂！」

一個拚命的拉，一個拚命的掙，解勸的人趕過來，趕過去，拖出來了，那一圈人圍忽啦散開！又掙回去了，人圍忽啦又聚合上去。

百來個人頭在蠢動！

郭八看不是勁，立刻把嘴套進掌櫃的耳朵裏，說得很急：

「我看，你就跟他去，到時候你一打鑿錘，讓他一個子進去，管他，潑皮碰潑皮，也讓姓雷的吃

吃苦！」

趙癩子正拉扯得火出，見郭八鬼頭鬼腦的，拍！的一個耳刮子：

「你搗什麼鬼！」

郭八捧住了臉：

「誰敢搗你趙爺的鬼，你有什麼不醒明的，有捧的就得有架的，我是幫你他去，……」

「叫他去？」回頭對掌櫃的，「去不去？」

怕也是來一下耳刮子，連忙點頭：

「去！去！去！」

一條臂膀被趙癩子抓住了，七撞八跌的被拖出去。

大夥兒要看看這場好戲，都跟在後面。

走不了幾步，趙癩子忽然立停：

「慢着！」辮子一摠，扭轉身倒走回去。

後面跟着的人，一時來不及讓滴溜溜向兩面跌。

掌櫃的弄得莫明其妙，想伸長頭去看看，被前面的人頭擋住了。只聽得回回馬八一聲慘叫，和一

些人的驚呼，人們又滴溜溜向兩面跌，讓開一條路，只見趙癩子兩手托着回回馬八的那件血衫，對馬

掌櫃一揚：

「忘了要緊東西！」

他挺胸凸肚的打着頭，旁邊跟着馬掌櫃，一付喪氣相。跟着一羣……幾百隻腳桿踏過了大街，發出嘈雜的步伐聲，人頭在翻滾，起着波浪。

「看去！看去！」

「看去，有熱鬧瞧啊！」

人越聚越多。

到了酥油雷屋前的曠地上，一抬眼：——

一行石牆，正中兩扇黑漆大門打開着，一對石獅子扯開嘴打哈哈。門房裏坐着兩個守門的打手，驚呆地証着這湧擁過來的人羣。

趙癩子在離屋十步遠近，霍的站住了。

大家跟着立停，肅靜！百十雙眼睛盯住他。

他轉個背，把空着的右手朝他們一舉。

「諸位。」兩眼威武地向四面一掃。「諸位既跟了來，就別走，站在外面替咱助個威，作個證，我活著出來，得了龍票，諸位對咱道個喜，喝聲彩！成了個血人出來，把我屍體拋去喂野狗！」一回頭，向旁邊的馬掌櫃：「走，進去！」

掌櫃的「撲」的跪下，兩大顆淚珠在眼眶裏打轉：

「大哥！大哥，勞你駕，我給你磕個頭，」——咚！——「你一人進去，我，我在外頭等你！我在外頭等你！」——咚！咚！

一陣火起，抓住領子，一把從地上拉起來就走！

掌櫃的滿地亂滾，殺豬似大叫。

大家不敢開口，替馬掌櫃着急。

掌櫃的滾得利害，掙脫了趙癩子的手。

「滾你媽的蛋吧，狗嫫！」

一脚踢開了那條狗嫫。滿臉殺氣的朝門口瞧瞧，把血衣圍在腰際，辮子在頭頂上一個蛇盤。雙手身後一叉，一步一步踏過去。

兩個打手，霍的站起來。立在門口，像一對門神，狼虎虎的怒視着他。

他踏上兩級階石，手一拱：

「辛苦，辛苦。閃閃」

「找誰？」

「花狗鬆的兒子，老雷！」

「媽的！……」

還沒罵出口，拍，拍，兩下，兩個打手一個悶撞，從階石上滾下去！

人羣那邊一陣彩！

趙癩子回頭來，一個冷笑，一直衝進大客堂。

大客堂，太師椅上坐着酥油雷，同師爺程文林在撩天，聽得門外一陣喧嘩，一串愈驅的脚步聲，兩顆頭同時扭過去：

只見一個漢子，矮小結實，青皮頭上一盤髮辮，一身密扣子的靠衣，左額下一顆大癩。

「誰！」

趙癩子驕外一立，大着嗓子：

「誰，誰你媽拉個屎！」母指一翹，「前門橋頭一蹶脚，北京城四角亂顛悠，誰不認識我，趙！癩！子！」

胸膛拍得嘖嘖響！

外面的兩個打手趕進來，趙癩子一溜眼，腳底生了根，嚇得不敢動。

酥油雷一臉子陰沉：

「你，你這樣闖進來，私入民宅，存什麼心眼？」

拍！一件血衣擲進來！

酥油雷嚇得一跳，朝地上瞄瞄這件染紅了的大褂子，翻起眼皮來，証一下氣盛勢饒的趙癩子，有了八成數，禁不住一陣狂笑。

「趙癩子，報個數吧，我雷振世不是不夠朋友的人。」

「數？」

酥油雷踱前兩步，手一指：

「趙癩子，咱們明人不必說暗話，誰在什麼河邊吃草，誰在什麼棚裏燒香，還有什麼不清楚？說句不好聽的話，你，哼！還不是敲！」

趙癩子氣得七竅生煙，破口就罵：

「敲，敲你媽個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胸一拍，「咱姓趙的，硬漢不怕窮，好馬不吃河邊草，要錢，前門城外轉個圈，誰不大捧大蘿的送來，還希罕你的臭錢！」

雷振世的臉緊繃了起來，縮小了眼瞳，嘴角向下一灣：

「你要怎麼樣，說罷！」

癩雷從頭頂上散了下來，頭一遍，甩到背後：

「姓雷的，我姓趙的夠朋友，你打死馬八，咱姓趙的好比在泥地上寫個字，用腳一抹，沒事！不

過嗎，自古風水隨年轉，你發也發夠了，有數餘，「手一攤，「把龍票借來兩天，也讓我趙癩子翻翻槍，咱們就一天雲霧散。聽清楚！龍——票！」

酥油雷和師爺對面一看：「龍票！」同聲喊出來。

「對！龍票」

師爺的手一招——

突然有一隻手壓上趙癩子的肩膀，趙癩子還不及回頭，拍！臀部受了一腳，蹬，蹬，朝前衝下三步，煞不住脚，撲在地上，他立刻一個翻身，跳起來。

那面虎猛猛的站着孟二禿子，兩手扞腰，瞪着他。

趙癩子把頭一歪：

「孟二禿子！我可是燒香燒到城隍廟，禱不到小鬼的事！」

孟二禿子讓開身子，拇指向大門翹翹：

「有胳膊有腿的走出去，沒有，要你滾出去！」

孟二禿子身後立着幾個打手，磨拳擦掌的預備動手。

酥油雷，師爺，都趕出廳來。

趙癩子踏進兩步，把孟二禿子從頭看到腳，一下冷笑：

「哼！我趙癩子有個小名兒，鐵羅漢，走不動！」

一個啾啾！

虎的！一個打手躡上去，滾跌回來。另一個奔到他身後，打算拉住他辮子，不防他辮內夾着「倒鬚鈞」，哇的一聲，抓了一手血！

一閃刀光，趙癩子用手一托，把人踢開，刀槍在手裏！孟二禿子在旁看得手癢，正待動手——

趙癩子忽然挺胸一立，對着虎欲撲的那班打手，將手一擺：

「慢動！一篇賬表明白，冤有頭，債有主，沒名沒姓的小曲曲免來，真不算不來的，想跟咱見一下——」

「撩起腳管，咬緊牙關，札！札！札！札！三刀！」

「先見見三刀六洞！」

說罷，一手握着血刀，兩腳站得鐵柱樣硬，血流滿一腿！

打手們腳嚇得發軟。

孟二禿子發慌地瞧瞧酥油雷。

酥油雷對師爺目瞪口呆。

師爺睜起一雙小眼。

趙癩子見嚇倒了打手，轉身對着雷振世。

「姓雷的，我趙癩子，說得出做得到，龍票，我今天是要定了，你回聲「不」，」把刀一舉，「我便自插一刀，到死為止！讓你雷家出件人命案子，前門大街一招手，我姓趙的朋友都認識你！」

師爺眯着眼睛，把鬍子捲得細細一條，陰險地瞧瞧趙癩子一眼，把下巴擱到主人肩上，鬍尖把酥油雷的頸頸掃得發癢。

酥油雷兩眼睜着地，聽着，同意地把頭一點一點。

兩人對着陰陰一笑。

師爺把嘴向趙癩子一翹。

雷振世踏前兩步，放出一付嚴肅的臉色：

「好，趙癩子，你是條漢子！我姓雷的也不含糊。你要我這張龍票，給你！」說到這裏，一頓，

瞧瞧趙癩子的神色。

趙癩子眼睛一亮。

他接下去：

「可我得到這東西，也不容易，來去總得有個交待，不是一句話，一把刀可了的事，有骨頭，試試：沒骨頭，我雷振世兩眼一閉，以後少來囉嗦。」

「有話說話，趙癩子不陪着你。」大腿一拍，翹起拇指，「算不得漢子。」

酥油雷故意裝出鄙視的神氣，挑釁對手：

「旗桿上梆雞毛，怕你沒有那麼大膽子！」

一陣狂笑：

「哈，哈，任你龍潭虎穴，我趙癩子也得闖一闖，說！什麼？」

雷振世露出一排牙齒，從齒縫間并出三個字：「撈——金——印！」

像一個霹靂，轟到趙癩子心上，出了一身冷汗，軟了腳，那顆大癩拽動得一抖一抖。

雷振世捧住肚子，得意地大笑起來：

「撈，金，印！嘿，嘿，嘿——」

「撈金印！」

「撈金印！」

四周都在喊着這三字。

酥油雷的笑聲，彷彿一把尖刀，一下下刺戮他的心，想不到雷振世來這一手，吐出的大言，收不圓，被人推上了老虎背，下不來。望望前面，四周，一張張全是嘲笑的脸，這次下了威，北京城再也

滿不得臉，一陣氣憤，把刀在地上一擲——噹！

「好！姓雷的，任你是血河火柱，我也要遊一遊，抱一抱！咱們是一言爲定！」

拇指一翹：

「大丈夫！」

「沒話說，你說個時候！」

「明天。」

「那兒？」

「大門口！一手撈金印，一手拿「龍票」！」

「好！」手一拱：「再見！」大步走出去！

打手們縮進了頭，朝後退。

血一直滴到大門外。

門外那羣人還等着，一見他，立刻潮水般湧上來，把他圍在中間，驚訝地看他一路滴血的腿。他把那條腿擱到石獅的石爪上：

「諸位不白來，龍票改了姓，以後有你們的樂子瞧！」

幾個酥油堂櫃的一陣闐然。

有誰喊着：

「龍票呢？」

「龍票呢？」

大家想看一看龍票。

趙癩子，頭朝天一抬，看天，不勝激恨的口氣：

「他，刁刻惡辣，我要他龍票，他要我撈金印！」

聽得這三個字，猶同見到了個恐怖場面，全驚得出聲。

他怒目睜睜地對衆人一看，又放出他的英雄氣：

「媽的！咱趙癩子，大風大浪，什麼沒有經過。「龍票」拿到手，給馬八嚙一口氣，給妻子老婆孩兒，掙口長遠飯吃，這一趙總算沒有白活！愛熱鬧的，明兒來，給我捧個場，喊個好！哼，一伸出右手指爪形的捏攏來，「撈金印！撈金印！我怕？我會怕？」骨的抬起頭來，咬緊牙關併出一個字：

「不！」

第二天。

酥油雷大門的空場上，早就擁滿了人，圓圓一圈。

酥油雷出來了。左手師爺；右手孟二禿子。後面跟着兩列打手，虎昂昂的。孟二禿子肩上停着一隻虎伯喇，豁豁的撲着兩翼，發出嗚嗚，刺耳的叫聲。

酥油雷，黃金色袍子，上面織着明暗團花，黑緞的大掛，邊上露出白羊毛，金的套環扭子，雙梁鞋，大摸大樣的走到早就安置好了的太師椅上，一坐，威武地看看羣衆。

師爺把手中托着的紅木盤子放到椅邊。

下手們送上來三尺長湘妃竹的烟袋，一個跪着替他裝烟，他把象牙咬口塞進嘴，很悠閒的呼着。

百來雙眼睛羨慕地看着他。

他吸完了一筒煙，騰出嘴，吩咐一聲下手：

「嗯，把昨天買的那隻「老西」拿來！」

師爺追上去加一句：

「鐵彈，帶三粒鐵彈！」

下手進去，很快的就回出，手中拿着根象牙桿，桿上停着「老西」。孟二禿子一手接了去。一個鐵彈打上天。

嘯！老西追上去，一個翻身，掉下來，回到桿上，嘴裏啄着那顆鐵彈！

人叢間闖出了彩聲。

酥油雷嘖嘖嘴：「好，好！」

孟二禿子手一揮，嗒，嗒，嗒，接連三粒鐵彈。

「老西」嘯的又飛上去。……

大家把頭抬得半天高……

「趙癩子來了！」

百來顆頭立刻斜過去。人，忽然潮水樣的瀉開，讓出一條路。

虎伯喇亂撲亂叫。

先進來個婦人，攜着七八歲上下的男孩子。衣衫襤褸得到處是補丁。

大家把目光射到後面去。

趙癩子，一身黑，衣衫剝開，露出雪白一月右胸膛，和一條臂膊，辮子圍着頭頸繞三圈，一臉殺氣，一臉陰沉！一拐一拐的走進人圈。

高傲地抬起頭，瞧瞧酥油雷。

酥油雷對他欠欠身，對他翹翹大拇指。

一個冷笑。

師爺趕緊從盤中拿出一塊黃緞布——龍票！

趙痴子滿眼血絲，回過身瞧瞧老婆孩兒。老婆低着頭哭得傷心。孩兒睜着兩眼望望他，做出要想走近他的樣子。他禁不住內心一陣悲痛，硬着心腸，向放在中央的那座油鍋走去！

爐子哄哄的燒，饒饒的火舌包着鍋子，鍋內的油吱吱作聲，煎滾得向四面翻油泡，黃晶晶的液體下，蕩漾着一顆鐵秤錘的影子！

火舌舐痛了他的胸膛。

百來雙眼珠，瞪着他。

全場肅靜，只是油的煎滾聲。

他想抬頭看看對頭——酥油雷，被從油鍋上泛起的一陣油煙遮住了。

百來雙眼珠越睜越大。

只見他右手一舉，虎的打下去！

噠——油珠四濺！

一顆鐵錘打到半空！

一陣喝彩！一聲慘叫！一股焦味！

一條臂膊斷在油鍋裏！

他痛得昏過去，向前一衝，半個身子撲進鍋內……噠……!!!

黃晶晶的油珠，濺上去，滿天翻滾！

原书空白

什利海的薄暮

大熱的天，天將要暮了，什利海正是納晚涼的時候。

走下什利海的陡坡的空場上，正有一對傀儡人在摔跤，場子的周圍疎疎落落的三五個拾荒的頑童，指指戳戳的笑着。

這該是什利海頂冷落的場子了。

我好奇的停住脚看。

這時場上的一個傀儡人忽然「撲」的一下子倒了下來，另一個也立刻壓在他的身上；于是由傀儡的下面鑽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年人來。

拾荒的孩子們都「哄」一聲的逃散了，場子上祇剩下我一個看客。

這老藝人由腰下抽出一條灰色的布，擦了一擦額上的汗，向我打了一躬：「您多捧場，您多捧場」。

我正想掏出些錢來點綴點綴場面，忽然由陡坡上飄下幾張角票來；我抬頭看去，兩個穿輕綢短衫，拿着芭蕉扇的納涼人談笑着由坡上走了下來。擦過我的身旁的時候，我聽見他們在嘆息着：「想不到當年的大李五會淪落到這樣子了。」

是的，大李五，我想起一件快要遺忘的故事了。

老藝人悽愴的拾起了地上的角票，向我拱了一揖：「晚飯夠了，可還沒有店錢，先生，我再捧」

「賤，您給我湊個店錢吧！」

我站在那裏，就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可是這窮途潦倒的老藝人已經又扮上他的「獨角戲」了。當年的大李五可不是這樣。

當年的大李五憑着一條精壯的身子，走南闖北，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那年大李五來到北京城，還正年輕力壯，一身的好功夫，在天橋開了一個摔跤場子，雖然說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可是一旦「窮途潦倒」的時候，扔在土地上，憑力氣換一口飯，也並不丟臉。

寶藝的講究就是：「在場在位的子弟老師傅，有錢的扔個三個五個的，沒有錢的您給我站腳助威。」

大李五的場子開了三天，憑本事說不能算壞，可是不但扔三個五個的人沒有，就是連站腳助威的子弟老師傅也寥寥無幾。

人都跑去看寶泉摔跤去了，寶泉是天橋的一霸，摔起跤來據說一脚一式都有個名目，全北京城就沒有聽說寶泉躺下過。

大李五也跑去看看寶泉摔的到底怎麼樣。

寶泉剛把一個人撞倒在地上，一眼就看見了他：

「李五哥，您也捧場來了？」

「不敢，不敢，來偷您一手半式的。」

「好說，好說，裏邊喝碗茶。」

大李五坐進場子來。

寶泉仍舊捧他的。

大李五就奇怪，爲什麼自己的場子裏就沒有人，講究真功夫，寶泉可不跟我。

寶泉可把另一個又撩躺下了：「李五哥，您多指教。」

「好說，好說，真有您的。」

這天晚上寶泉把大李五請到家裏去比試過一次，三戰兩勝，一次平手，寶泉躺下兩回，大李五連汗都沒有出。

第二天大李五就併進寶泉的場子來了。

可是在場子上每次都是寶泉把大李五捧倒，別人都叫大李五「傻大個兒」。

「傻大個兒又躺下了，嘻嘻。」

大李五聽也聽慣了，在江湖上混，重的是義氣，強龍不壓地頭蛇，吃飽了肚子總得幫人家。

每逢「傻大個兒又躺下了」的時候，寶泉總是意氣洋洋的說：「我們五哥讓我。」

李五哥也就算沒有丟臉。

可是日子久了，「傻大個兒」和寶泉就沒有再在家裏比試過。大家的日子過的都挺好，總算寶泉照顧了「五哥」，「五哥」就不能再把寶泉撩躺下了。

昨天下了一天雪，場子沒有開，今天雪停了，場子上仍和往日一樣熱鬧。

有一汪融了的雪水，在場子的一角結成了冰，却爲大家所忽略了。

寶泉和大李五比試的時候，「傻大個兒」正預備自動躺下，忽然——

忽然寶泉的腳踏在冰上，立不穩，這次却是寶泉躺下了。

「傻大個兒」把寶泉撩躺下了，大家來看呵！「傻大個兒」會把寶泉撩躺下了。

這準是寶泉讓「傻大個兒」一手！

對！給寶泉喊一個！

「好！寶泉棒的好呀！」

大李五趕快跑過去把寶泉扶住：「這是怎麼說，老弟，這是怎麼說。」

寶泉瞪了大李五一眼。

「快來看呀，「傻大個兒」把寶泉撩躺下啦！」

大李五把寶泉扶了起來：「老弟，老天爺有眼，做哥哥的可沒有存這個心。」

寶泉可有點吃不住勁：「李五，你也不想，誰把你拉扯到這樣的！」

「那是老弟，做哥哥的一輩子也忘不了！」

寶泉就像沒聽見：「你，你也要拆我的台？」

這一下子大李五可急壞了：「老弟，老弟！」

「老弟？滾你媽的蛋，那個灰孫子纔是你的老弟？你敢拓我的台，你也不打聽打聽我寶泉在北京城是什麼人物，你敢撩躺下我！」寶泉越說越有氣，「拍」一下子就給大李五搨上一個耳刮子。

「好，寶泉，你可是打我，我李五在北京是強龍不壓地頭蛇，論本事，你是胳膊，我是大腿，胳膊可是擦不過大腿；在北京我捧你，回回護你給我撩躺下，不過爲的是在土地上騙碗飯吃，你可別以爲就是你的真本事，從今天起咱們就把這場子拆了，你這一黨之仇我可忘不了，咱們後會有期，我大李五也不吃這碗飯了，從此我要走遍天下，請會武的老前輩們評個理去，誰是誰非江湖上自有公論。」

看熱鬧的就給這「傻大個兒」來了個「好兒」。

大李五就大搖大擺的走出場子，走了幾步他又回過頭來喊：「寶泉，有本事就找我比去，我大李五天天都等着你。」

從這天起，大李五就背上他的傀儡人，走上了江湖路。

走到一處，大李五就把傀儡人放在地上，就場一個羅圈揖：

「學徒李五給在其位的子弟老師傅們作揖行禮，學徒來到貴寶地，一不告幫，二不求乞，祇求內行的前輩老師傅們您給我評個理：

「……………」

「寶泉的一手一式我都記得，我都學給您看，裏面要是有半招虛式，讓我天誅地滅！

「我先給您前輩的老師傅們磕頭，您可看準，胳膊是寶泉，大腿是我。」

大李五就把自己套進傀儡人裏面去，把兩條大腿做成自己，兩條胳膊做成寶泉的腿，摔了起來。但是末了還是大腿倒在地上。

「各位前輩老師傅們，您給評個理，胳膊是擰不過大腿的，可是我是強龍不壓地頭蛇，我和寶泉幾年的交情，總算有點義氣，我總不能讓他躺下。」

大李五就這樣背負着他的傀儡人走遍天下，誰都說一聲：「大李五，寶泉不跟你。」

大李五再回到北京城的時候，已經風塵滿面了，把傀儡人往場子上一扔立刻圍滿了人，都說：「寶泉不跟你。」

從此寶泉的把式就沒有人再要看。

寶泉也找他比過一次，可是讓大李五給掖下了。

強龍不壓地頭蛇，大李五在北京得了公論，就又負上他的伙伴浪跡天涯去了。

沒有想到又會在什刹海碰見大李五。

幻想漸漸的抽不回來了，可是場子上「撲」，「傻大個兒」又躺下了。看看四週，有三五個拾荒的孩子嘻嘻哈哈的跑了開去。

老藝人抽出他的灰布手巾來，擦了一下額上的汗，向我打了一躬：「您多捧場，您多捧場。」我由懷中掏出一張簇新的十元鈔票授給他。他伸乾枯的手顫顫的接了過去。

「先生……」

我用手勢止住他，但他竟跪在地上磕了一個頭。

暮年的潦倒，大李五已經不復有當年的氣慨了，我扶起了這位老藝人，我忍不住說：

「大李五，寶泉不跟你！」

在他的老臉上淌下了感慨的淚，嘆着氣道：「寶泉已經死了……」嗓子已經哽住。

我不了解老年人的心情，我不能再安慰他了。

暮色蒼茫中，我看着他負起傀儡人，走上陡坡。

燕子張七

張七在北京城是一個很叫得響的人物，雖然說不上十八般武藝件件皆通，可是一對飛抓使得確是夠得上溜利，在前清的時候給人家保過鏢，護過院，借路的賊人聽見張七的名字，連大氣也不敢哼一聲的就得繞道而過。可是後來時興了洋槍，這一對飛抓竟落在土地上。

我和張七曾經像朋友般的攀談過，那時候他已經是五十八歲的人了，在天橋寶善場的大板檯上，用手揪着他那花白鬍子，不勝感慨的談着往事：

「老弟，老了，好漢不提當年勇，洋槍興了時，張七的飛抓就祇好落在土地上了。祇要一桿洋槍就可以走遍天下，誰還要什麼保鏢護院的？……」

聽見他這種傷感的語調，我總是安慰他：

「張七哥，不是做老兄弟的瞎白話，武藝雖然落了地，咱們可也不是白手求人，憑藝換錢並不算丟臉，再說誰不知道咱們張七哥使的一手好飛抓。」

張七聽了這段話沉重的嘆一口氣：

「唉，老了！」

之後，我們當是相對默然，我發現他的眼裏沉着陰鬱，有時候還轉着淚水。

我在張七場子的大板檯上坐過三年，我也在那裏練過幾次張七教給我的幾趟潭腿，算是給張七哥幫幫場子，可是我從來不知道他還有過「燕子張七」的綽號。

燕子張七這個名字喧嚷在人口還不過是三五年前的事，那時候我正在山東的沿海流浪着，在那些閉塞不通的小村鎮裏，難得聽見外面傳來的新聞，荷鋤的老農還有的在計算着今年是宣統幾年了。

當我提着我的小行篋踱回北京的時候，我聽見沿路的人都在盛談着「燕子張七」飛行絕跡的本領，使我多年浪跡江湖的人也不能不驚訝，在現在這種年頭竟還會有這種飛簷走壁的高人，我們那流落在天橋寶善場上的張七哥也該自嘆不如了。

我提着我的小行篋由東便門進城，不先就近到自己的家去探望一下，竟抄着遠路趕到天橋去看張七哥。

多年的闊別，天橋仍然是那副老樣子，大金牙還在拉着洋片，雲裏飛也還戴着他那用洋煙盒糊成的帽子，在那裏做着希奇古怪的樣子逗人鬨笑，胡老道則在場子的一隅不嫌厭的練着他那「鏢打十二金錢」，我找到了張七的場子，却換了幾個小女孩子在那裏唱着「扭兒大鼓」。

我徘徊在天橋的四周，沈三的彈子還是那老套，寶三棒的毆也不見起色，天橋這藏龍臥虎之區，把張七藏到那裏去了呢？

我信步踱到一座寶善場的近傍，茫然的望着那些咧開嘴笑的觀衆；我忽然聽見：

「諸位爺上眼，這就是當年張七的飛抓……」

我鬚然的一驚，拋下了我的小行篋踉蹌的跑進場子去：

「辛苦，老師傅！」

寶善場的人彷彿嚇了一跳，他打暈着我那被滿風塵的臉，不襯和的配着一套卸了架的破西裝，勉強的抱了一下拳：

「辛苦！」

「勞您駕，跟您打聽張七那裏去了？」

賣藝人更吃驚的張望着我，我不知道他拿我當做了幹什麼的人，他吞吞吐吐的反問我：

「燕子張七？」

「不是，就是從前在天橋練飛抓的張七哥！」

賣藝人這樣恍然悟了，他用他那幹練的眼仔細的盯視了我一下，帶着一點悲切的扯住我的手：

「您，您是……？」

我點點頭，我告訴他我從前在張七場子的大板凳上和張七哥談過多麼長的時候。

賣藝的也不顧場子裏的觀衆，爬在地上給我磕了一個頭，悲切的向我叫着：

「師叔，您來晚了！」

「怎麼？」

「七爺就是我們老師。他……」

我想起那從前在開場的時候不時練一套花拳的小孩子，幾年不見已經這麼大了。

「他呢？」

賣藝人費了好大的力氣才迸出一句話來：

「老師幹了。」

我悲愴的掩着淚眼踱出了場子，保鏢，護院，賣藝，死，張七的飛抓竟由落地而入土了。

我垂着淚眼提起我的小行篋，賣藝人突然由背後趕了來：

「師叔，師叔。」

我茫然的回過頭去，我的淚眼對着他的淚眼。

「師叔，您……」

我無力的回答他：「我走了！」

「師叔，我叫凌霄，是我們老師的大徒弟，您有工夫到我家裏去坐？」

我無目的點了點頭。

「一準，師叔，今天晚上在我那裏吃麵條，北下窪子六號。」

「一準，晚上見。」

我想我是多麼荒唐的結識了一個師哥，又多麼荒唐的得了一個師姪。

把小行篋放在家裏的床角下，已經沒有氣力和家裏的人描繪流浪中的古話了。

天快黑的時候，我費了很大的力氣纔找到北下窪子，這胡同藏在一堆比大森里還要破舊的小胡同裏，胡同兩傍人家的門首都堆滿了垃圾和糞便，小孩子們在垃圾堆上玩着捉迷藏，有時候也學着大人的口吻大聲的罵着別人的娘。

從前我也判過張七哥的家裏就不是這樣，張七哥說過，「人雖然窮，我們總得落個乾淨，清白的。」張七哥的家就和他的人一樣，乾淨，俐落。

北下窪子六號是一個大雜院，從大門口的拉鈴牌子看來就有七八家，我弄不清我應該扯那一個牌子，我站在堆滿了鍋碗盆灶和垃圾的院子當中嚷：

「凌霄老師傅在家嗎？」

由東廂房的破門裏探出一個人頭來，忽然整個的竄出了身子：

「喔，師叔來了，您請裏面坐吧！」

我看出來凌霄身上所穿的比在賣藥場上更寒酸了，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們張七哥，我握住凌霄的手

，眼眶中滾下了淚水。

凌霄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他扯住我的手不住的嚷：

「師叔，您壓裏來，師娘在裏面呢。」

我滿目淒涼的踱進屋子，看見暗間裏的坑上堆着一團東西，但彷彿還在蠕動。

可是凌霄却對着這堆東西說：

「師娘，我們師叔來了。」

「那個？」

我仔細的看，我發現那正是我們的張七嫂，但是老得不成樣子，而且癱瘓在那裏了。我趕上一步去：

「七嫂，是我。」

「喔，大兄弟，多年不見你到那裏去了，可惜你張七哥來不及看見你了。」

我看見七嫂的枯澀的老眼裏濕潤了，我背過頭來又看見凌霄也抹着眼淚。

我再把頭背向別處，張七的飛抓熟悉地掛在暗間的紙牆上，對着飛抓，我的眼淚也流下來了。老人看見了我的眼淚，也看見了飛抓，她努力的抑制住自己的傷感，硬着嗓子叫着凌霄：

「凌霄，讓你師叔外間屋坐吧！」又向着我；

「大兄弟您外間屋坐吧，這裏太髒了。」

我坐到明間裏來，低低的向凌霄詢問；

「七哥怎麼過去的？」

「師叔，這事提起來話長，您喝碗茶，我和您慢慢的說。」

捧着凌霄斟給我的一杯茶，我聽到了這麼一個平凡的故事：

「師叔，您知道燕子張七是誰？」喝了一口茶之後，凌霄突然問我。

「在路上我會聽見別人盛談着，那是一個大飛賊，並且已經伏法了。」

「伏法了，師叔，那就是我師傅。」凌霄不勝悲愴的說。

「可是七哥並不會飛。」

「是的，這事不過是您知道我知道，別人都說老師會飛，師叔，老師是老實人，憑老師的本領要是不安分守己的話，多了不用說，一輩子的吃穿總不用發愁！」

我默默的點了點頭。

「可是人家說他會飛，說他是飛賊，綁在菜市口斃了，這真是天大的冤枉，師叔……」

凌霄忍不住的悲愴，竟號咷大哭起來。

我放下捧在手中的茶杯，極力的撫慰住他，然後命令他吃一口茶。

我明白張七哥，我相信凌霄的話，雖然我的悲憤並不比他的難過來得輕，但爲了緩和這屋子裏的空氣，我不能不重拾回我做師叔的身份來，我吩咐凌霄不准再哭，並且壓低嗓子把張七哥的冤枉講給我聽；

算時候，那時我正流浪在山東沿海的一帶，我走過福山縣的時候那裏的積雪已經有二尺多厚了。

這天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在北京城裏的天空上起了一陣巨風捲上來漫天的黑雲，沒有多大功夫雪花就鋪滿了地，天橋的場子上簡直就找不着一個看客，大金牙和雲裏飛早就收了攤，寶三和夥計們在場子上捧着鼓也不過爲的是取暖。

數一數在場子上斂來的錢將就着夠這一天的嚼穀了，張七就用手抹了一下他的鬍子，擦去凝在上

面的雪花，然後把一對飛抓纏在腰裏，向凌霄苦笑着；

「凌霄，咱們收了吧！」

爺兩個背着沉重的兵器，冒着刺人的寒風，走在積雪的路上，這使張七想起了從前在關外走鏢時候的盛況，不免慨然了；

「凌霄，這就是一輩子呵！」

凌霄知道老師平常的脾氣，祇不過是順口搭音的答應一聲，他知道下面一定還有一套；

「人哪，凌霄，活在世界上總要乾淨清白，老師從前雖然也結交過綠林，那也不過是保鏢的本行本等，咱們有咱們清白的名聲，不能和他們趟那渾水，凌霄，老天爺有眼，吃一碗飽飯不容易呀！」

凌霄是一個好徒弟，聽了老師的話從來沒有煩膩過，他祇是沉默的隨着老師一步一步的走，聽着雪被踐踏着；「吱，吱，吱。」

冬天黑得早，還沒有到家，店舖裏就都掌上燈了。

張七保鏢的時候爲了趕站頭時常走黑路，凌霄自上賣藥場子以來也時常走過荒涼的路，從來誰也沒有害怕過。

可是這次他們又走在荒涼的野路上了，遠遠的已經可以看見家中屋裏透出來的燈光。忽然張七輕輕的扯了凌霄；

「凌霄，什麼？」

凌霄早就聽見老遠的有一股子聲音，像是悲切，又像是沉痛，又像是苦惱，他不能分辨出這是什麼聲音，他冒然的斷定這是鬼嚎，走黑路的人不怕別的，怕的就是鬼打牆，碰見了這黑路一夜也走不完。凌霄有一點發毛。

老師這輕輕的一扯嚇了凌霄一大跳；

「鬼，老師，那是鬼嘛。」

「不要瞎說，我走南闖北的幾十年就沒有看見過鬼是什麼樣子，這大冷的天八成是有了倒臥了，見死不救，凌霄，跟我來。」

凌霄隨着老師順着聲音緩了下來，黑暗中在不慣的野地上摸索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但是；

凌霄聽老師的話；「我們不能見死不救！」

果然走不多遠的雪地裏臥着一個人，劃一隻洋火看看，不知道由什麼地方流出來的鮮血染得渾身都是，另外一條，像小河一樣的流到地面上，把白雪染上一片鮮紅，但不少的已經凝凝在那裏變成凍子了。連傷帶凍，活人祇贖了半口氣。

把沉重的兵器交在凌霄的肩上，張七一聲不語的把人背了起來。

凌霄看見那鮮血，聽見那垂死的呻吟，他直覺的喊了出來；

「老師，血，老師。」

張七沒有言語，背起人來已經往前走了。凌霄就不敢再言語，他在黑暗中彷彿已纏看見老師沉下了臉來，把肩上沉重的兵器提了一提，想起了老師的教訓，解嘲似的；

「可也是，丟在這裏誰管呢？」

第二天張七和凌霄把兵器丟在賣藥場子上的時候，人們看見張七今天換上了一套很體面的緞小棉褲襖。

這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誰都知道，這套衣服還是張七走鏢的時候用的，自從落在天橋就沒有上過身，張七說過；「咱們不能給保鏢的現那個眼。」

於是；場子的四周忽喇的就圍滿了人，以爲今天張七一定要表演什麼絕招了。

在西邊的角落裏，一個穿着黑大褂，戴着黑呢帽的人，分開衆人走了進來；

「早哇，張七爺。」

張七立刻謙遜的哈了哈腰；

「你早，李五爺，您這邊喝碗茶。」

「七爺今天換了新行頭了。」

「昨天在城外摔了一跤，把衣服弄髒了，大冷天沒有辦法，穿上這套衣服給鏢行現這個眼！」

「七爺太客氣了，我看您換上套夜行衣轟更襯！」那個說完了冷冷的一笑就分開衆人又走了。

把張七乾在場子上了，他搭訕的摸了自己的鬍子，向凌霄白了一眼；

「咱們練起來吧！」

四周的人都閉聲的喊起好來。

這一天並沒有少賺錢。

夜晚捲起兵器回家的時候聽見街上賣晚報的小孩喊；

「看塔兒胡同周宅鬧飛賊的新聞，看飛賊刀傷事主打死護院的新聞。」

這種事許久沒有傳到張七的耳朵裏了，江湖上什麼人又出來做案爲什麼自己也沒有個耳聞呢？

他禁不住自己的慨嘆；

「唉，什麼護院的，一桿洋槍能有多大的本事！真是做死。」

這件事也就擱下了。

但聽說後來又有好幾件案子，都是門窗未動丟了不少貴重的東西。

在大家的屋子裏都摹擬着一個飛行絕跡的好漢，或者是像朱光祖楊香武一類的俠義英雄。

張七却在家裏納悶，誰都知道自己是老鏢行，這種事情自己怎麼能一點也不知道？

報紙上一味的在傳佈着飛賊的消息，官方假如要不交出一個飛賊來……

於是；

彷彿是在臘八纔過的一天晚上，張七和凌霄攜着兵器走進家門的時候，後面就綴進三四個穿黑衣裳的漢子來；

「張七哥發財！」

「託福，託福，總算弄得一碗飯吃。」

「七哥您聽說地面上出了飛賊？」

「報紙上寫着過，有譜兒嗎？」

有一個忽然跑過來摸了摸張七的衣服；

「七哥您這一程子總穿這件？」

「嗯，舊衣服弄髒了，倒不過來，真是給鏢行丟臉。」

那幾個就互相的看看，有的還點了點頭。

「聽說您那套衣服沾了點，沾了點，嘻嘻……沾了點血，是嗎？七哥？」賊忒忒的。

張七知道有點黏手，可是怎麼辦呢？

「那是咱們的本等，江湖人不能見死不救。」

緊跟着就有一个人挑起大拇指來；

「那是，前清的時候誰不知道張七哥是條行俠仗義的英雄。」

「豈敢！」張七看出來這事得應酬一下，他張羅着幾個人坐下，又瞪了凌霄一眼；

「凌霄，給大叔們倒茶。」

大家都很客氣，死命的按住凌霄別去倒，他們說；

「七哥，您別和我們客氣，小兄弟們的來意您大半也知道，按說您七哥是一個朋友，事情要是不在我們地面上，我們天胆也不敢，沒說的，您辛苦一趟吧。」

張七羞得脖子都紅了，他早料到遭不幸，但他仍不能不問。

「甚麼事？諸位。」

「七哥，您別和我們小兄弟爲難，您衣服弄髒的那天正巧塔兒胡同周家出了事，周家爲富不仁我們做兄弟的也早就有個耳聞，可是，可是，您想，一下子扔給我們兩條人命，七哥，您祇當體恤我們，照您的本事我們再添上三五十也不用想速您，誰讓您是七哥呢？」

七哥看了看凌霄，看了看七嫂。

凌霄突然撲過去抱住老師的腿。

「老師！……」便哽嚥住了。

張七撫着凌霄的頭；

「凌霄，祇有你知道老師的冤枉。」他再看看七嫂：

「你多照顧你師娘。」

他看了看坐在坐的黑衣漢子們；

「咱們走吧！」

沒有幾天的工夫，可九城裏便都傳揚着「燕子張七」的故事了，在「燕子張七」槍斃的那天，他

們看見那憔悴了的老者的臉上佈滿了悽惶。

凌霄把故事講到這裏他已忍不住他的悲憤；

「師叔，您看，這就是老師的清白！」

麵條轉上來的時候我已經吃不下去了，我在想。

「這飛賊是誰呢？」

把半碗吃膩了的麵條放在桌子上，我走出了破爛的北下窪子，我彷彿聽見張七哥在和我說；

「老弟，咱們江湖人也總要講究乾淨，清白！」

回到家裏，再背起我的小行篋流浪去吧！

烏赤別里山口

太陽被拋棄在中亞細亞高原的後面，把烏赤別里山口燒成一片血紅，晚涼還沒有來，沙漠的酷熱在繼續蒸發出來。

六月中亞細亞高原的傍晚，就像籠罩在一座大蒸籠裏。

守在烏赤別里山口大鼻子的杆子手們，慵懶得把襯衫的鈕扣子都一排一排的解開，汗水還是不依不饒的在汗背心上畫着蛇樣的花紋。

這酷熱的天誰還在路上走呵？

但高原的商隊在中午的時候就已經從安集延動身了，一行二十多個駱駝的駝隊，拖長着在這熱熱的泥土上汗綫的蹶下去。

領隊的是一個精壯的北方漢子，高原上的太陽早把他炙鍊成一副鐵樣的身子，穿着一件沒有扣子的哈噠布襯衫，胸口敞開着，這精壯的胸脯就囂強的凸出來，束在腰上掛匣子砲的皮帶不時固執的搖擺着，礙在屁股後面的匣子砲就一下一下的敲打着馬的後脊樑。

馬並不因為這習慣的鞭策而狂走，却懶得像一隻駱駝，馬蹄敲着泥土地「答，答，答，答。」順着鬃毛流出來的汗水透過了騎馬人的褲子，弄得兩條腿黏滯滯的。

領隊的山皮帶底下扯出一條二尺見方的大布巾來，順着腦門子死勁的抹了一個圓圈，憤憤的吐一口氣：

「好好的，不爲了吃飯受這個罪！人受的？」
纓在後面那騎白馬的就一抖繩繩往前趕兩步：

「快到山口了，大龍哥，到了喀什噶爾有咱們舒服的！」

大龍哥把大布巾掖在皮帶底下，手搭在眉毛上往前探探頭，悵悵的：

「快到了？老鐵，往前探探去，有什麼貓兒狗屎的招呼招呼。」

老鐵點點頭，馬刺子在馬肚皮子上一并，馬被刺痛的的揚起腦袋來一陣長嘶：

大龍哥長吁了一口氣，回頭看看：

「涼哥兒，到了！」

涼哥兒是一個瘦怯怯的傢伙，就好像一個多月沒有睡過覺，俯在馬背上打盹，抬起頭來微微的張了大龍哥一眼，就又悵悵的俯在馬背上。

大龍哥咒罵的往土地上吐一口唾沫：

「奶奶的安集延剛抽完，就又癮成這樣子？」

涼哥像斷了氣似的微微歎一口氣：

「唉……」比蚊子哼還輕。

大龍哥不屑的搖搖頭：

「好好的一個人，就……」

在駱隊前面押隊的五宮聽見，亢笑着把馬頭撥轉來和大龍哥湊了個並肩，嚷着：

「大龍哥，你不知道，這玩藝兒是喀什噶爾的貨，安集延的嘛，不夠勁，要想盯下去，就得，嚶

……」右手用力的捻了一個樞子「啾！」：

「想要盯下去就得，就得由喀什噶爾帶他媽的一點子來，到了安集延也是大價錢。」

大龍哥憐憫的回頭看看涼哥兒，搖搖頭：

「玩命的事，這玩藝要人命，任你怎麼包，怎麼封，走到關口就往外冒香味，一聞就聞出來，用鉛封起來也不行，大鼻子又他媽的，逮着，槍斃，奶奶的。」

五宮就怪不得已的嘆一口氣：

「北方混過來的哥兒們會染上了這個，涼哥兒！」

忽然；對面掀起來一陣塵浪，馬蹄子打着地「嘩啦啦啦」。

老鐵滿頭的大汗，在馬背上揚着胳膊，隔着老遠就大聲的放着嗓子喊：

「驗關了，大龍哥，駝隊照顧好……」

什麼時候，太陽已經落山了，天山頂上立刻透露出來沒有融盡的白雪。晚涼也陸然的襲了上來，涼哥兒把頭抬起來向關外疲憊的微微一張，就又像斷了氣似的頹了下去。

老鐵的馬像箭似的放了過來，到了近頭一兜韁繩，馬蹶子一仰，兩隻前蹄跳起來多老高，「的溜溜」打了一個盤旋。「喔嗚嗚嗚。」馬上的傢伙用胳膊往腦門子上擡一擡，衝着領隊的鐵漢子吐吐舌頭，悄沒聲的笑着：

「這回又是運氣，晚班的大鼻子祇有兩個，和氣！」說着說着扭過頭兒去往後面看看：

「又好放涼哥兒先過口子去過過癮了，他媽的，麻菸遭玩藝，不到喀什噶爾就沒有……」

大龍哥淡淡的笑嘆口氣：

「好好的漢子，充軍充到安集延，拋妻別子的，弄上了這個。」

老鐵就沒有聽見大龍哥的話，大聲的笑着，把馬頭一撥，仰着頭喊了起來：

「奶奶的，涼哥兒，口子到了，放馬呀！」

「巴！」衝着涼哥兒的馬屁股就是一巴掌。

涼哥兒的馬就吃了驚似的抖開四隻蹄子跑了下去，涼哥兒在馬背上一怔一怔的，兩隻手摟住馬脖子就像要溜下來，一會兒就放過了駝隊。

老鐵亢着嗓子哈哈的笑了起來。

五宮埋怨的瞪了老鐵一眼，一聲沒有言語，韁繩一抖，馬肚子上馬扎子使勁的一刺，順着塵煙緩了下去。

老鐵把手圈在嘴邊喊：

「不要緊，五宮，這小子幹慣了的！」

五宮頭也沒有回，一條黑影子轉眼越過了頭駝。

大龍哥輕輕的嘆息着：

「哥們兒的義氣！」

晚涼上來了，馬身上的汗立刻就收乾，慵懶變成了矯健，八隻馬蹄子：四隻前，四隻後，像兩隻黑球翻滾着，衝過去。

塵土被翻了起來。

馬跟着馬，人追着人。

五宮在後面喊：

「涼哥兒，振作點，兜住韁。」

涼哥兒伏在馬背上，頭都不抬一抬，馬一個勁的：「嘩刺刺刺！」

五宮狼勁的又把馬肚子一夾，往前一個竄勁，

涼哥兒的馬是一匹好馬，一會兒就竄到了山口，守關的大鼻子杆子手們揚着皮鞭子：

「喔！」

五宮在後面拚命大聲的叫喊，用力的搖擺着雙手。

大鼻子遲疑了一下，手一招，兩隻馬高爾夫球似的穿過了烏赤別里山口。

駝隊完全被曳在後面了。

喀什噶爾湖裏已經描上了月亮的影子，順着河浜跑下去，前面遠遠的可以看見喀什噶爾城外茅屋的影子。

涼哥兒的馬不被約束的往喀城外的小巷穿了過去。

小巷的盡頭，一座沒有窗的茅屋頂子上突突的冒着濃煙，煙尾已被拖得順着喀什噶爾河無限的延長下去，在淡月的天空上拖得像一條妖龍。

「嘩啦啦啦」涼哥兒的馬跑了下去。

「嘩啦啦啦」五宮的馬追了下去。

涼哥兒的馬疾馳的擦過茅屋的門口。

五宮急得大着嗓子喊：

「涼哥兒，勒住，勒住……」

涼哥兒的馬還是往下跑。

由茅屋的門裏面，一掀簾子奔出一個漢子來，追上去，一把揪住涼哥兒的馬韁：

「喔噶噶噶！」

馬跑溜了腳，一個收不住，脖子被揪得昂得老高「嘶拉拉」的嘆，後蹄子把土地蹬成了一個土坑

涼哥兒的身子順着馬屁股就溜了下來。

五宮往前趕一步，趕快的往前揪住。

屋裏跑出來的漢子衝五宮笑笑：

「發財，五宮爺！」

五宮把涼哥兒往漢子的手裏一搽：

「快點，他媽的癱死了。」

漢子掀開門簾，把頭探進去高聲的喊：

「掌爐的，快燒一袋，老主顧！」

煙突裏就冒出更多的黑煙來。

掌爐的迅速的把大把的蘭花煙墊在大泥煙斗裏，狠狠的按上一劑麻煙，放在爐子裏，就「騰呀騰呀」的扯着風箱，一面不住的把煙嘴湊到傍邊狼命的吸。

煙斗很快的就被爐火蒸得通紅。

把煙斗通過一隻大水葫蘆，牛嘴子送出來：

「小七子，煙燒妥了。」

小七子已經把涼哥兒抬到屋子裏。

屋子裏滿牆滿角的煙，五宮尖起鼻子來嗅嗅，像被人刺了鼻鬚一樣，不住的抽氣，半天半天：「啊呸！」打了一個嚏噴。

涼哥兒身子微微的一抖，眼睛微微的睜開，有了一點活氣。

小七子接過牛角嘴子來遞給五宮：

「五爺來一口！」

五爺吓的衝小七子吓了一口吐沫。

涼哥兒伸出兩隻枯癯的手，抖抖的搶了過去，煙嘴子不顧命的塞到嘴巴子裏，腮幫一鼓一鼓的，大葫蘆裏盛的水就被烟氣衝激的「呼嚕嚕，呼嚕嚕」不住的響。鼻孔裏像兩隻烟突似的不斷的冒出濃烟來。

五宮眼瞪着他，嘴巴跟着動一動的。

好久好久，小七子遞過一杯茶來，涼哥兒一把搶到手裏，仰着脖子「咕，咕，咕」一口氣嚥了下去，把煙全壓在肚子裏。

面孔上有了一點紅潤，拍拍身子站了起來，嘴角上掛着笑紋，拍拍五宮的肩膀：

「五宮哥，辛苦你！」又回過頭來：

「掌爐的再燒一袋。」

風箱就又被呼「拉拉」的扯了起來。

兩個人這才有工夫看看四周圍：

順着牆跟砌着的泥台階上蹲滿了人，捧着大葫蘆「呼嚕嚕，呼嚕嚕」狂吸的有，倚着牆角像閉過氣一樣的也有，但同樣：都是皮包骨頭的瘦傢伙。

五宮搖搖頭，嘆口氣：

「何苦來！」

涼哥兒苦笑着：

「沒有法子，五宮哥，跟上了就是一輩子！」

掌爐的欠欠身，涼哥兒接過來第二隻葫蘆，兩個人面對面的蹲踞着，默聽着葫蘆裏的水聲。直到烟斗裏一半的菸葉化成了白灰涼哥兒這才拾起頭來，衝五宮搖搖頭：

「自離娘胎也沒有吃過這苦，這回可把我纏透了。離鄉背井的出來受這個罪，下次這安集延我怎麼跑，五宮哥，你說，癮也癮死。」

五宮搖搖頭。

涼哥兒差一點沒有哭出來：

「五宮哥，你給我想法子，安集延不跑我就得死，再不然，再不然我……」

涼哥兒還沒有找出來，外面一陣馬蹄子，「喔！」

一掀門簾，大龍哥探進一隻頭來：

「過足了吧，涼哥兒，照老樣，長興棧等你，明天一清早打轉頭，安集延！」

門簾子「拍搭」一闔，外面馬蹄子又響了起來。

老鐵揚着嗓子吮聲笑着，雜在馬蹄子裏隱沒了。

五宮拍拍屁股：

「走吧，涼哥兒，天不早了。」

麻菸房裏過足癮的煙客彈着五絃唱起小曲來：

「太平年來太平出，如今姑娘想丈夫；

媽媽好糊塗，哎喲，兩眼淚朴漱。

姐兒年長十八歲，缺少丈夫陪伴奴；

媽媽好糊塗，哎喲，不如把出門！

.....

涼哥兒打了一個冷戰，晚涼把歌聲掩沒，月亮拖着兩個人影子沒人陋善的底處，馬蹄子打着土地
「答，答，答。」家鄉的歌聲微弱顫抖的綴在後面。

高原的夜寒襲了上來，中午安集延的單裝已經維持不住體溫。借着月亮的薄暈，老遠的看見喀什噶爾城口迂緩的蹣着駝隊的黑影。

五宮用足踝磕馬肚子，一欠身：

「涼哥兒，趕一下子吧，湊巧趕上大幫一起進城，大家也暖和暖和。」

涼哥兒把韁繩往馬脖子上摔了兩下子，兩匹馬追到月亮的前面。

五宮嘴角上掛上一絲笑意：

「涼哥兒，這回精神來了。」

那瘦傢伙苦笑了一下，微微的嘆一口氣：

「明天大清早安集延這一趟還是人趕的？安集延又沒有好口糧，癱也癱死了，沒想到我離鄉背井
指望發筆小財，會：我家裏也有八旬的老娘，嬌妻弱子，誰不伸着脖子巴望我發財回去，恐怕，恐怕
.....連屍骨也見不着了.....五宮哥，你是我的好兄弟，勞你駕，你替我打個主意。」

慘白的月光照在涼哥兒枯瘦的臉上，兩隻顴骨高高的把眼眶子陷了下去，眉毛倒掛在眼角上。

五宮全身棘起了慄粒，深深的嘆一口氣。深陷在兩隻高顴骨中的眼睛；枯澀的斜了五宮一眼，就

自己哀怨起來：

「你祇當可憐我，五宮哥，沒有這東西我活不了，我想，我想……」

那並着馬的投給這可憐的伙伴一個驚異的眼光：

「你……」

「我想，我想，帶一點過去，我……」

那個差一點沒有由馬上跳了起來：

「你？烏赤別里山口的大鼻子不是好惹的，玩兒命嗎，你？碎，一鎗，紅血白腦漿子……」

涼哥兒沉默更一下子，上牙咬在下嘴唇上，把嘴唇皮刻上一顆一顆深深的凹印，堅決的擺擺頭，那一頭枯草般的頭髮，被攪動得就了見紛亂：

「死馬當活馬治，半夜裏爬山，偷口子，玩兒命我也得幹！」

另一個不得已的搖搖頭，把眼睛看在前面：駝隊已經可以清楚的看見了，大龍哥正仰着頭和老鐵說話。把馬一摧，努力的趕上駝隊：

「大龍哥！」

「嗯？兄弟，够哥們兒！」

挑挑大拇指：「冷了！」

五宮可把身子湊了過來，脖子探到大龍哥的耳朵邊，半天半天，一蹙蹙子，馬驚了一大跳：

「怎麼辦？你說！」

大龍哥的脸霎時板得鐵鐵的，往後扭扭頭：

「你做死啦，涼哥兒，爬山越口什麼罪辜，大鼻子的國際哨兵你受的了？你又沒有傢伙！」一手

拍拍曳在馬屁股後面的匣子砲。

涼哥兒機伶伶的打了一戰，紅着臉把頭低了下來。

夜，是一個寂靜的夜呵，烏赤別里山口也被淹沒在寂靜的黑海裏了。

午夜的月亮孤涼涼的照在長興棧的大門口。

由安集延來的駝隊已經睡着了。

忽然，由黑洞洞的長興棧大門裏竄出來一匹馬，馬蹄子敲打着地「嘩刺刺刺刺。」

五宮牽着坐騎由裏面跑了出來，扯着嗓子：

「涼哥兒，你到那裏去呵？」

前面的那匹馬已經一溜竄得老遠的。

五宮一片腿，「嘩刺刺刺……」一面回過頭來：

「大龍哥……」

聲音被馬蹄子掩住了。

大龍哥睡夢裏一怔驚，一脚踹在老鐵的腿上；摸傢伙，沒了！

老鐵怔怔的：

「糜事？大龍哥！」

大龍哥沒回答，扯着嗓子喊：

「涼哥兒！」沒人言語。

「五宮！」

敲着火，兩個人都沒有了。

大龍哥的脖子都紅了，瞥了老鐵一眼，狠狠的把脚一踉，四堵牆都「皇皇」的發顫：
「涼哥兒幹了，趁了我的傢伙，說不定去越口子，追！」

立刻：

竄出房來，挽住馬嚼子，「刷，刷」兩片身，兩匹快馬就奔上喀什噶爾河畔的大路上了。

大龍哥拚命的把扎子在馬肚子上不顧惜的磕，急虎虎的大聲喊：

「涼哥兒！」

由烏赤別里山口那邊就「噹噹」的射過迴聲來：

「涼哥兒……」

月亮底下仍舊看不出前面的什麼，祇是馬蹄子「嘩刺刺，嘩刺刺。」重複着：

「涼哥兒！」

「涼哥兒……」

黑夜，兩匹馬，但仍是淒涼的月夜呵！

忽然，裂空的「砰！」

「砰，砰！」

「砰，砰，砰！」

月亮在發抖。

「幹了！」大龍哥狠狠的唾一口吐沫。死勁的把馬一夾——箭似的！

老鐵在後面喊：

「大龍哥，保重呵！」

大龍哥頭也沒有回。

月亮照的見，在烏赤別里山口躺着一個血肉模糊的屍體：

「涼哥兒！」

陡的，大龍哥兜住馬，按住鞍子，突的就跳了下來：

「涼哥兒！」

涼哥兒四脚朝天，腦骨裂成兩瓣，口角流出鮮血，就好像拴住一條赤練蛇；手裏死捏着一柄匣子，匣口已經折斷了；胸口上緊緊的壓着一隻錫罐子，也被過度的震裂開，裏面噴鼻香的流出來——
蘇菸！

老鐵一馬趕上來：

「怎麼了，大龍哥？」

大龍哥撥轉頭，嚙嘴的！

「他幹了，涼哥兒！」

「啐——」

在烏赤別里山口的山頂上，一匹馬，抖着嗓子大聲的叫：

「我對不起你，大龍哥！」

馬翻了一個身，的溜溜的由烏赤別里山口的峭壁上跌了下來——

四脚朝天——

「五宮！」

大龍哥捧捧手：

「五宮也幹了！」

夜過去了，太陽由天山的東陞上來，穿過烏赤別里山口往安集延去的商隊又該動身了。

註：菸菸——新疆邊塞喀什噶爾城郊沿田夾鵬植紅菸，居民擊桿取其纖毛拌爾波吸食，祖瀨鴉片，日久成癮，百事俱廢，不能自己。

Bian——喀什噶爾以迄安集延纏回稱菸菸曰Bian吸菸者，漢人稱涼哥，纏回稱Bian客。

黃土隴

天邊上堆着一大捲墨雲，一絲一縷的扯散開往旁邊鋪，一霎眼的工夫就鋪成一大片，好像蘸上了水，那麼濕漉漉，沉甸甸的往下墜，由黃土隴站台上往木欄杆外面望去，廣漠的麥原上染上一層淡淡的鉛灰，麥桿們就變成黯淡的草黃色，一個一個瘦怯怯的，垂着頭，像在枯楊柳上吊死一個小乞丐。

墨雲的下面捲起來一陣大風，掃過低垂着的麥桿，「沙拉拉拉……」

站台上零散的木欄杆被刮的「皇皇皇」地亂顫，一會兒有一根翻着跟頭，追着風跑了。埋在麥田裏的泥土房中突的跳出來幾個赤條條的小孩子，跳着，唱着：

「風來了，

雨來了，

老和尚背着鼓來了！

.....」

半天空中裂開一個大縫，撒下一把金光來：

「轟隆隆隆。」

「轟隆隆隆。」

小孩子們笑着，拍着屁股蛋子，高興地唱：

「打雷啦，

冒泡啦，

王八戴上草帽啦！」

一面扭過頭來，衝着屋子裏：

「爹，爹，打雷啦！」

屋子裏，蒼老的聲音咕嚕一聲：

「噲！給老天爺磕個頭，二牛！」

小孩子立刻又揚着嗓子唱了起來：

「老天爺，快下雨，蒸了饅頭往上舉！」

一陣狂飈捲過了麥原。

屋子裏蒼老的聲音就帶咯的笑着：

「小孩子，誰教你的？就借你個吉利吧！」

麥原的邊際上拖過一列火車，「幌蕩蕩，幌蕩蕩」的疾駛過去，忽然像被人欺侮了似的，慘厲的吼了兩聲，曳着長尾巴跑了，濃煙在半空中抹上一條大黑道子。

「幌蕩蕩，幌蕩蕩」的順着麥原的邊緣遠去了。

老頭子在茅房裏用力的乾咳兩聲，踱到門口，扶着門框子往外面張了張：

濃煙抹成的黑道子已經隨着風飄遠了，就和老遠低垂下來的濕雲混成了一片。

疾風不住的拂過麥浪。

老頭子把鬍子捋在手裏看了看，笑笑！

「老天爺有限睛的！」抬起頭來望望天，就又揚起嗓子來喊：

「大牛，剛才是火車吧，你姐回來沒有？」

大牛正在和別的孩子們在麥浪裏打滾，突的跳了起來，指着黃土隴的小站台：

「那不是，那不是，就在那裏？」

老頭子用手指頭抹抹眼睛：小站台的旁邊，那條鐵龍正在那裏用力的喘氣。

一兩個提着小包裏的村漢們鑽過頹倒的木欄杆，順着小路跑下來。

老頭子巴着眼睛看看，就：

「大牛，沒有你姐嘛！」

大牛根本就沒有再往站台上看，順口搭管的：

「噯！」

老頭子就用力的嘆口氣：

「啞！小閩女仔們，就是……」

就又硬直着腿轉進屋去。

「啞！小閩女仔們就是，就是……」

大牛可在外面喊了起來：

「姐，爹盼你呢！」緊跟着又驚訝似的：

「哈！小黑龍……」

一羣小孩子就齊着嗓子唱：

「小黑龍，不害羞，

跟着別人的大姑娘一道躡！」

一個清脆的喉嚨綴在後面：

「嚼你們的舌頭根子，撕裂你們的皮！」

老頭子笑着趕了出來，咕噥着：

「這幫孩子！」用手扶住門框：

「梅姑，我還以為你誤了車！」

梅姑早搖着雙辮奔過來，後面一個年輕精壯的漢子，一把扯住：

「梅姑……」悄聲的扒在耳朵邊：「喳喳喳喳！」

梅姑把臉一繃：

「你可不要瞎來！」

那個揚揚眉毛：

「沒辦法，梅姑，你放心，決錯不了！」

小孩子們可又拍着手跳笑起來：

「不害着，不害臊。」

扯着老婆要上吊！」

梅姑紅着臉：「呸！」

老頭子扯着鬍子微笑着：

「慶事呀，梅姑？」

小黑龍扯了梅姑一把，搖搖頭：

「沒有什麼，三大爺，看這黑忽忽的雲彩八成有雨。」

三大爺仰頭看看天：

「可不是，毛晌午的時候就一片一片的往上堆，一會子的工夫就是這麼一大片，這……：……：……：這呀這的就嘆一口氣：

「哼！下吧！早也早不起了，麥穗子都低了頭，這回，嗯！八成是老天爺賞飯吃！」

小黑龍摸摸下巴子，瞟了梅姑一眼，就恹恹的詔笑起來。

「三大爺，這是您老人家善人有善報呀！」

三大爺就笑得有點咳嗽：

「咳咳咳咳！那裏，小黑龍，老天爺，人就不能不信服老天爺，不怎麼雲彩一上來就打發梅姑到你們黑龍嘯去辦五供，總得謝謝老天爺，老天爺賞飯吃！」

小黑龍順着口就接過腔來：

「這是您黃土鹽的龍王爺的靈驗，我們黑龍嘯好，您問問梅姑……：……：……：」

用眼睛斜瞟了梅姑一眼，梅姑低下頭來沒有言語，小黑龍祇好問他自己：

「……：您問問梅姑，雨？連一泡尿也沒有，雲彩，盼星星盼月亮的盼來兩片，呼呼呼兩陣風一吹還是大太陽白花！今天您，黃土鹽這兒，陰得好像撐起來一把傘，我們那兒土塊子晒得都捲了邊兒！」

三大爺就嘆了一口氣：

「這是緣分，小黑龍，別着急，老天爺有眼睛！」

「眼睛……：……：……：」

小黑龍的眼珠子差一點沒有瞪出來，緊跟着又翻然的搖搖頭，拖長着嗓子嘆：

「緣分，緣分，三大爺，回頭見，您多照應我！」
晒起步子來，「沙沙沙」順着小路下去了。

一陣疾風掃過麥浪，又把一根翻着跟頭的木欄杆帶得老遠，「迸！」一下子跌在鐵軌上。
火車抱着鼻子叫，大聲的喘氣，一排一排的鐵輪子就騎過跌下的木欄杆：

「匡匡匡匡匡……」鐵龍捲着一陣風，一霎眼，黃土壟的站台寂靜了，跌倒的木欄杆折成兩截，
半截躺在站台的底下，另外的半截隨着火車跑遠了。

梅姑怔怔的站了半晌，忽然往前追了兩步：

「小黑龍，小黑龍！」

小黑龍扭轉頭來，梅姑用她那纖巧的手指頭指着：

「你可不要瞎來呀！小黑龍！」

小黑龍拍拍胸脯子，

「保你沒事，梅姑，黑龍嚇全村子，講幹點事得算我小黑龍！」

三大爺緊趕着：

「慶事，梅姑，小黑龍慶事？」

「他……」

小黑龍眯着眼睛，梅姑就沒有說下去，紅着臉搖搖頭。

老頭子不禁就又笑着嘆起來：

「年青人呵！你們年青人呵！」

小黑龍摔掉頭上散着的頭髮：

「回頭見，梅姑！」一扭頭，走了。

梅姑往前趕了兩步：

「小黑龍，小黑龍……」

小黑龍沒有言語，他已經走遠了。

「年青人，年青人呵……」

大牛和一羣赤條條的孩子在麥浪裏翻滾，一身的黃土泥，一身的麥糠子，不知道誰突然的觸動了誰，大家就「突突突」的追逐起來，於是大人就變成了孩子們的盾牌，扭呀扭的。

三大爺就笑：

「一陰天看你們的樂，恨不得都變成小魚蟲！」

小孩子們「咯咯咯咯」的吵，東扭一把西扭一把。

梅姑突的把脚死命的一踉，紅燥着臉：

「皮，皮死了，看你們吵，看你們吵！」

小孩子們都怔住了。

老頭子摸摸鬍子：

「讓他們吵吧，讓他們吵吧，都難得高興的！」

梅姑賭着氣，一扭屁股，衝進泥土屋去。

小孩子們就又吵呀吵的吵進麥原裏去了。

於是！茅屋的外面留下一個帶着歡欣的老頭子，巴着眼望着那要滴下水來的黑雲彩。黑漆漆的天空閃下一片金光來，挾着「格拉拉」的巨雷：

「格格拉拉拉——」

綴在雷聲的後面，屋子裏「匡朗朗……」

梅姑紅着臉由屋子裏跑了出來。

老頭子回頭望望這嬌羞的女兒：

「麼事呀，梅姑？」

梅姑噙着嘴：

「酒瓶摔碎了，爹！」

「擘——」

「一聲大劈雷嚇死人，拍！」

老頭子搖着頭嘆口氣：

「妳想些什麼呀，妳！」

「……」

不知道什麼時候，一羣小孩子跑得老遠老遠的越過麥原的小路去，又急促促，急促促的循着小路跑了回來，小臉蛋子跑得通紅的，上氣不接下氣還是跑，不單跑，還要喊，嗓子已經喊得勞了，沙啞的還是喊，奔過麥原去，麥穗子刺痛了腳也不管：

「爹，爹，爹，那，那那，那，」

手指頭拚命的往後指，可還一個勁的往前跑，喊：

「爹，那邊，那邊，小……」

梅姑的臉騰的紅了起來，趕上幾步：

「麼事？麼事？大牛，喘口氣好好說！」
大牛祇是「哼哼哼」的喘着氣，拉長氣，半天半天回不過一口氣來，翻着白眼珠子不住的瞪住姐姐的臉。

梅姑邊攙邊拖的將小牛拉回來，坐在竹凳上，撫着大牛的頭：

「究竟爲了麼事？你說！」

好容易大牛才透過這一口氣來，指着小路上：

「小黑龍，姐，小黑龍……」

沒有說完，哇一聲的哭了。

梅姑顧不住哭着的弟弟，煞白着臉，倏地立起來，撒開手就追。

老遠老遠，在小路的末梢，疾迅的閃過一條黑影子來……

梅姑拚命的往前撲：

「小黑龍，小黑龍！」

三大爺蹣跚踉蹌的往前奔，一面也嚷着嗓子喊：

「梅姑！梅姑！」

那個頭也不回，尖着喉嚨：

「小黑龍！小黑龍！」

小路那頭的黑影子，一點比一點的近：

小黑龍！

小黑龍背後馱着什麼東西，用繩子綁着，腳步緩了下來。

一下子追近了。

梅姑一把把小黑龍拖住，喘着氣：

「小黑龍，小黑龍你……」

小黑龍紅着臉瞧了梅姑一眼，想說什麼，但突然又咬緊了牙，把這個氣急敗壞的小姑娘往麥原裏一擡。

等到梅姑傷心地爬起來時，小黑龍已經跑得老遠。

由小路尾梢上又擁過一大羣人來，扛着鋤頭，拖着大木桿子，擰着紅纓槍，捧着六合刀，……嘈雜的喊：「啣啣呀呀的亂成一片。」

梅姑用力的由麥田裏翻了起來，尾隨着小黑龍跑下去！

「小黑龍，小黑龍！」

繞在麥原外面的鐵道，「匡匡匡匡」的駛過一列火車去，黑烟在墨空裏劃上一條大弧綫。

「匡匡匡匡，嗚，嗚——」

「小黑龍，小黑龍！」

「啣啣呀呀，啣啣呀呀！……」

鋤頭，木棒，六合刀，紅纓槍，……一大羣人。

小黑龍拚命的跑。

老頭子硬直着腿，張皇着迎上來：

「麼事，麼事，小黑龍？」

小黑龍偷偷的瞟了老頭子一眼，揀個空子，猛的就衝了過去。身後背的東西擦過三大爺的胸脯。

老頭子一側身：「哈！」

扁長長的木牌子縛在小黑龍的後脊梁上，牌子上金光閃閃的漆着：——

「奉天司命四海龍王神位」

老頭子的鬚子根差一點沒有跳起來：

「你？」

也不知道由什麼地方來的一股子氣力，往前竄一步，「拍」！就揪住了縛在背後的繩子：

「你，小黑龍！」

小道上梅姑搖着披散的頭髮：

「小黑龍，小黑龍！」

尾梢上：

「啣啣呀呀！啣啣呀呀！」

……

老頭子用力的把繩子一扳，眼角上滴下一滴淚水來：

「雨，雨水呀，小黑龍，全村子的命！」

小黑龍一轉身，「撲」的就跪在地上：

「三大爺，您可憐我，您黃土鹽濕漉漉的大片雲彩說下就下，我們黑龍嘯一年三百六十天沒有見

過一滴尿，我小黑龍也知道辦的事情不對，可是，三大爺……你可憐我們黑龍嘯三百七十八戶人家，

龍王爺我們請回去供養供養，下過雨一準八人大轎送回來，三大爺……」

三大爺抬頭望着天，猛的「撲」一口吐沫唾在小黑龍的臉上，毛起腰來就是一個嘴巴子。

小黑龍撫着臉：

「三大爺……三百七十八戶人家沒有一家不念你的大恩大德。」

眼淚順着眼眶淌了下來。

三大爺咬着牙：

「雨，雨是命呵！」

……

「咿咿呀呀」的人羣已經跑得近了。

天空底下閃着金屬的光。

梅姑回頭看看，一大羣，張牙舞爪的。

梅姑的腳一軟，趕緊又挺了起來，用力的往前趕幾步，一脚踢在小黑龍的屁股上：

「小黑龍，還不跑！」

小黑龍兀的一驚，立刻像甦醒了一樣，爬起來往鐵道上就跑。

繞過麥原的鐵龍正俯在黃土隴的小站台上喘氣。

人們的耳朵裏聽見嘈雜的人聲，和金屬碰擊的聲音。這一趟黃土隴動了公憤，雖然墨雲罩在上空

上，可是龍王爺呵：

「雨，雨是命呵！」

三大爺一下子楞在那裏了。

「雨是命呵！」

像被誰在頭上推了一鐵椎子似的，散起僵硬的步子趕了下去：

「小黑龍，你放下，我放了你！」

小黑龍拚命的跑。

梅姑扯起嗓子來叫：

「爹，爹……」

爹不理。

「小黑龍，小黑龍……」

小黑龍一把被爹抓住又掙脫了。

天空上像連珠砲一樣接連的響着悶雷。

站台上的火車尖聲的嘯着。

由小路追襲來的人們 已經越過了三大爺的小茅屋。

梅姑祇是搖着腦袋啞着嗓子叫。

「爹，爹呀，爹……」

「小黑龍，小黑龍呀——」

爹和小黑龍祇差一步，誰都在用盡了自己的氣力跑。

火車頭也好像看得羨慕起來，用力的嘆一口氣，就又尖聲的嘯起來。

小黑龍一片腿跳過木欄杆。

火車已經慢慢的動了。

三大爺不敢跳木欄杆，由欄杆的缺口鑽了過去，氣急破敗的：

「小黑龍，你放下，村鄰村的不作興……」

小黑龍頭也不同，一箭步，拖住火車車門的把手，用勁一吊，上去了。揚揚手：

「三大爺，我對不起你。」

三大爺吓的把一口吐沫吐在手掌心上用力的一擦：

「奶奶的！」

奮力的一跳，蒼老的身體也吊在門把手上。

火車開了。

「嗚，嗚——」尖聲的嘯着。

車輪磨着鐵軌「幌蕩蕩，幌蕩蕩。」

梅姑死命的撲在站台上：

「爹，讓他去吧！小黑龍……」

眼淚流得一臉滿：

「讓他去吧！爹……」

「小黑龍，小黑龍……」

一大羣人都擁到站台上來，有的把胸口的鈕絆解開，讓精壯的胸脯露在外面，有的則光着脊梁，

刀槍劍戟，斧頭鋤鏟刀，在月台上碰擊。

大家夥的喉嚨嘈雜着，忿怒把臉染得血紅，夾七夾八的喊：

「拖下來！」

「把龍王老爺請下來！」

「……」

夾着梅姑的哭號：

「爹爹，……小黑龍……」

但大家夥都無能為力，眼巴巴的望着車上，因為車已經開了。

火車輪子打着鐵軌：「幌蕩蕩，幌蕩蕩。」

烟突裏冒出黑煙來，立刻就混在黑雲彩裏。

天空中不斷的閃電，大劈雷接二連三的往下擊：

龍王爺發怒了！

大家夥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突然的又撐起自己的武器，把傷心的梅姑撇在站台上，順着鐵路追下去了。

有人看見在火車的小夾道上，三大爺和小黑龍扭在一起，小黑龍的臉上有血，三大爺的鬚子也零落了。

火車不等着人，獨自個嗚咽着往前跑。

大家就更用力的追，誰的臉上都淌着汗，腿都有點發軟。

「嗚！嗚——」淒厲的號叫着。

「幌蕩蕩」變成了「隆隆隆」的聲音，大夥的人都被拋在後面，火車在人們的眼睛裏變成了一條

長長的黑練子……

由站台的那面，吃驚地起一聲尖銳絕望的聲音，大家都扭回頭來看：

梅姑像發了瘋、奮力的往前跑，腳不時被鐵道的枕木磕絆着，跌跌碰碰的：

「爹，爹，我的爹！」

「我的小黑龍——」

大家都楞楞的望着她。

她却瘋狂的往前奔去：

「不要撒手，爹，不要撒手，小黑龍——」

「？」

大家的目光追着梅姑，突的往前撲，比齊着嗓子：

「呵！！」

由火車的小夾道上滾下來兩個扭結着的黑球，跌在石頭上一跳，就捲在鐵龍的底下。

梅姑就好像不再要命，哭，喊，叫，號，兩條腿拌着蒜，往前撲呀，跌呀，碰呀，撞呀，紅色的血跡順着磕膝蓋滲出來，喉嚨啞得已經不能成聲，還是喊：

「爹——」

「小黑龍——」

火車跑遠了。

大劈雷格拉拉的響。

大家都疲癱了，還是跑。

順着鐵軌一汪血跡，拖着拖着……

大家發現了三大爺的一條腿：

「爹，我的爹……」

小黑龍的腦袋枕在一塊三尖石上，牙滋滋，像是在笑，又像在哭。

「我的小黑龍……」

血塗紅了十幾截鐵軌，龍王牌位躺在「黃土隴黑龍嘯交界」的界石上。

許久沒有聽到梅姑的聲音，說不定她疊在那裏了。

半天空「格格拉」的劈雷挾來一大陣狂風。吹得人的頭髮，衣服都飛了起來。

雨水大缸的潑了下來，灌在鐵軌上，一會子就沖成一大片血水，順着石夾縫往下流、灌在麥田裏

麥子都仰起頭來了。

武器都扔在地上，大家跪在血水裏：

「老天爺的恩典！」

雨水不住的淋，淋過鐵路，淋濕人的衣裳，淋上了廣漠的麥原。

原书空白

大雜院

牆上剝了皮，臨街的後山牆上支上一座木架子，南書房死勁的往後倚，把木架子倚得微微的彎下去，像一張前清時候曾經時興過一陣子的硬弓。順着牆跟脚，青灰抹好的磚牆上，被潮氣侵蝕得蜿蜒蜿蜒的曳起一大條白印，一彎一彎的拓上一層，又拓上一層；有一點空隙的地方，則被小孩子們用白灰歪歪扭扭的塗上「小三子是王八且」，犄角上畫着一隻大王八，旁邊用濃墨註釋着：「此處不許小便」。時常看見有些便急的人，東張西望想找個地方洩洩水，好容易找到這地方，痛痛快快的便一下子，因此不許小便的下面，早已經濃濃的浸上一大堆尿水，「不」字也被人用白粉子塗去，拿黑炭在旁邊加一個「准」字，於就是變了成「此處准許小便」；那隻大王八羞愧得倒很想跟「小三子是王八且」去親近親近。

走進大門，門上的好像是一個生過天花的臉，一片瘡疤落下來了，另一片還死巴巴的貼在上面，東面半扇門的大軸已經磨斷了，就自願的歪在一傍，像一個生了病的老人，沒有人照顧，祇好自己硬撐着掙扎起來。小孩子們有時候傷了風，就一把兩把的傷風鼻涕抹在這老頭子的身上。深夜裏有兩個「扛大個兒」的年青小伙子，跑過來硬把牠安放在崗石上，也明知牠沒有這麼大的力氣支撐，就力用的在牠的背後支上一根拴，還讓牠守着這已經不值得守的大門。

門洞的旁邊原來有一間門房，門口挂着一塊白漆的牌子，上面寫着「門房」。如今這間房子已沒有從前那麼富麗好看，白木牌子上可貼上一張紅紙「金寓」，門洞空餘的牆上四稜四角的釘上五塊馬

口鐵片子：「國醫金麗泉」。

再往裏走，迎面是一扇影壁牆，「戩殺」早被房東劈了燒火，空餘的地方被住在三間大廳上的文先生掛起塊抹着花臉的白木牌子來：「大律師文師武」。

文律師自然要比金大夫強得多，文律師住的是當初管事的地方，金大夫却不過是一個門房；雖然現在文律師除去給鄉下人寫寫狀子之外，誰也沒看見他在法院裏出過庭。祇看在他住在屏門裏三間上房的面，對他也祇好恭敬一點，也因爲文先生整天穿着長衫背着手走來走去，見人連招呼也不打，閉上兩扇屏門，自己就像住的是獨門獨院一樣。

除此以外，由裏院二進三進裏跑出跑外的人就再也看不見一個穿長衫的人了，——有是有，那是房東，一個老頭子，無冬無夏穿着藍袍子黑馬褂，走着方步，擺來擺去。不過房東是房東不是房客，於理甚明，自應無論。有時候，當然，這也除非是大清早，也可以看得見一個禿光頭，穿着撒開胸的小褂子的漢子，推着一隻獨輪車，由裏院歪歪扭扭的推出來，一出大門就喊：「熱切糕！」

人家管這地方叫大雜院。

從前用不着多說，二十年前這裏便不是大雜院，三十多年前還是金碧輝煌的大宅門；門房裏住的也不是金大夫，而是一位梳着油光辮子，一見有人來便戴上紅纓帽的三爺，房主人夏天穿羅穿紗，冬天孤裘貂帽，整天的不用做什麼事，在大廳上稍微咳嗽一聲：「備馬！」

立刻就有人接過轎子去。

「馬號鐵驢驢套上！」

騎上馬到校場去扯兩下硬弓，再不然大清早架隻鷹，去跑一下圍，興緻來了也提着鳥籠子到鳥市去和別人鬥門喙。

日子都是這麼打發的，吃不愁吃，穿不愁穿，不然做些什麼？

這位就是修五爺，捐過一個候補道，可不願意做官，所圖的不過是帽上的一顆紅頂子，也就是現在無冬無夏的穿着藍袍黑褂，整天走着方步，擺來擺去的那位，要說在這房子裏誰還肯對這座宅子興點什麼滄桑之感的話，怕也祇有修五爺了。

其實修五爺現在也沒有什麼感慨了，修五爺算對得起祖宗，他還保住了這一點點一點點的祖產。民國比不得前清，不做事沒有飯吃，大戶人家破落下來的也不祇修五爺一個人。再說修五爺會做些什麼？不破落也破落下來了。

眼看着一個熱熱鬧鬧的大宅門破落下來，修五爺的難受可知，沒有飯吃硬挺着，沒事的時候坐在脫了膠的紅木椅子上嘆口氣：

「清清白白的世家！」

「唉——！」

門房裏的一頂紅纓帽早已罩滿了塵土，白霜沿上受了潮，又乾一陣子，也一片一片的裂了開來，慢慢慢慢自己落在地上，被耗子嚙去一半，另一半不知道被貓拖到什麼地方去了。

「清清白白的世家！」

「唉——！」

門房被蜘蛛網封上，那梳着流光辮子看見人來就頂上紅纓帽的傢伙，早就捲起鋪蓋來走了。

修五爺就在木格門上安上一把鏽鎖，讓房門自動的歪下來。

大門的漆也長了瘡，小孩子們赤條着身子也敢跑過來用白粉子抹上一把：「小三子是王八且」；再看那戴着紅纓帽的傢伙跑出來，橫眉豎目的跳着腳罵。

要是修五爺一個人大半餓也餓死了，整天的總是嘆：「清清白白的世家，唉——！」

修五爺沒有餓死，因為修五爺有一個好姑娘。

佟大姑娘才十五歲，生下來就跟着爸爸享過什麼福，大半也記不清媽是什麼樣子，可是學會了活，在苦難裏掙扎，有一碗米煮四碗粥，有兩碗米爺兒兩個就吃一頓大米飯！

佟大姑娘整天的找米找麵，佟姑娘做不出沒有米的飯來，今天把脫了膠的紅木椅子叫一個打鼓的來，一文不值半文的賣了，明天又把修五奶奶留下的那件上轎時穿的大紅襖賣給換襖子的。

佟五爺祇留下一件藍袍子，一件黑馬褂。

佟大姑娘就衝着爸爸嘟起嘴來：

「爸爸，咱們吃什麼呀？」

爸爸沒有言語，嘆一口氣：

「唉！」

大姑娘把飯鍋在桌子上敲得「登登登」的響。

「您倒是說呀！」

說着說着佟五爺又嘆一口氣：

「清清白白的世家，唉——！」

「唉，清清白白的世家！」

誰說不是呢？可是儘嘆氣有什麼用？大姑娘就扯爸爸一把：

「你把房子都讓狐仙，燕蝙蝠住啦！」

「妳？……」

修五爺扭着頭看看女兒，沒有妳出來，滿臉掙得通紅，搖搖頭……
大姑娘一扭身子蹀躞脚：

「看您！」

修五爺用手扯着鬍子出神，似用力不用力，有一下沒一下的扯，忽然「噉」的扯下兩根來，痛得「喔喔」的直喊：「冤家！」

大姑娘沒有顧到爸爸的鬍子，祇是滿處的我，滿處的翻……：……在箱子底下翻出爸爸和媽媽的龍鳳帖來，扯下一角來往爸爸跟前一扔：

「寫！你！」

「清清白白的世家，唉！」

把茶根子澆在破硯台上一點，用破筆醮着，修五爺也就有這一點本領了：

招 租

茲有門房一間出租，房間寬大，磚地平整，無脊不租，
無保莫問，徒手謝絕。

本宅啓

第二天的清早，金麗泉先生親手在門洞的灰牆上釘上那五塊馬口鐵片：

國醫金麗泉

釘完了搖着芭蕉扇在大門口和大姑娘談論着「望聞問切」四個字的口訣。

佟五爺踱着方步搖擺過去，「呀呀呀吓！」一口黏黏的痰吐在地上：

「望開閉切，哼，什麼東西！吓！」

金大夫抱抱拳：

「你早，五爺！」

佟五爺用鼻子哼了一聲，就趕急像鴨子似的跑了進去：

「唉，滑滑白白的世家，唉！」

金廳泉大夫就和佟大姑娘搖搖頭：

「妳爹就是太死板，還是那樣，老派！不然嚇，哼！」衝着這老房子嘆一口氣。

佟大姑娘把辮子朝後一曳：

「你多包含一點，金大叔！」

佟五爺一個月纔拿金大叔一塊半錢。

一塊半錢好買些什麼？爺兒兩個，省吃省儉也沒有用；一塊半錢饅兩個人，半個月也支掌不了

。

來呢？爹雖然不再提着畫眉簪子出去溜早，可也仍舊擺來擺去；女兒，女兒空着兩隻手變得出錢來？

別看金大夫，金大夫每天傍晚也拿着一柄芭蕉扇子在大門口一站，像是怪閑在的，可是人家指着「望開閉切」四個字；日子過得挺舒服。

金大夫天天傍晚站在大門口跟街坊鄰居們談天。

談着談着，過幾天就有一位穿長衫的先生拍佟公館的大門；手裏拿着一柄白紙扇子，白淨的面皮

，說起話來尾巴上總拖一個長腔，像是一句話沒有說完，接下去可還要想一會，兩隻手捧着扇子，笑迷迷的衝着修大姑娘：

「修老先生在家？」

這位便是文師武文大律師了。

文律師把修老先生捧成「斯文一脈」，言外之意已經把金大夫摒入九流之末了，於是修五爺以為不然房子便不租人，如果租人的話，就得租給文律師，「斯文一脈」嘛！

修五爺當時把「戩穀」摘下來劈了燒火，讓出地方給文武師大律師掛上他那白漆的大木牌子。三面寬堂堂的大房子文律師祇付修五爺三塊錢，不，是修五爺祇肯要三塊錢，比起金大夫的還要便宜得多，至少是看在罩長衫裏面的「斯文一脈」了。

修五爺走過「國醫金麗泉」的時候，鼻子就不知不覺的「呀呀呀！」繞過屏門看見文師武律師的牌子倒有時候想走進去談談。修五爺想：憑人家文律師這一份子本事，在前清不用說做官，就說遊幕的話，起碼也能在軍功上保舉個道台。

文律師也常說：

「這要時在前清，……」就嘆一口氣，大有自己生不逢辰之慨。「這要是在前清，就憑你修五爺，這麼大宅門租入，我……」

「唉！」兩個人一同嘆一口氣。

文律師還用眼睛瞟修大姑娘。

為修五爺想，文律師總是為修五爺想，爺兒倆個過日子，就憑這四間房子，統收起來也不過四塊五毛錢，苦日子，餘外的房子留着什麼用，不住人倒壞了！

修五爺也就相信文律師的話，房子反正是已經租給了人，空餘的屋子留着還有什麼用？「清清白白的世家」，五修爺也不嘆氣了。

修公館的房子有三進，除了自己，在第三進的正房裏餘外的都由文律師介紹租給別人了。

修公館就這樣被人叫成了大雜院：賣切盤的，扛大個兒的，說相聲的，賣狗皮膏藥的，雖說是三教九流的江湖人，倒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本分人，房客是由文律師介紹來的，修五爺最相信文律師，也落得自己省事，於是房客沒有看見房東就走了進來，人家都以為文律師是房東，把房錢交給文律師，然後見着面必恭必敬的喊一聲文先生，就讓文先生自己安安靜靜的住在屏門裏，誰也不敢去打攪人家了。

日子就這樣過了，修五爺安安靜靜的沒有費什麼事情，平白的多了不少的收入。

房子空着文律師就介紹人來，倒省心。雖然別人說修家大雜院的房子租得比別人便宜，可是修五爺可比別人省心省得多。

介紹着介紹着；文律師介紹來一個小娘兒們，住在二進的西廂房裏，和文律師祇隔一扇屏門。

這小娘兒們長得漂亮，瓜子兒臉，白淨淨，細眉毛，長眼睛毛張起來往四面支撐着，閉起來把眼睛全給遮蓋住，就是兩隻眼睛水冷冷的有些，有些太那個，光身人兒，無家無眷，保人說有也祇能算沒有，因為文律師做的保。

整個大雜院裏的人都說這小娘兒們太輕佻，不像個正經人，再說孤零零的一個人，整天也不見做什麼，祇，祇，太那個了。

整天沒有事，便往文律師的屋裏跑，一進門便聽見嘻嘻哈哈，嘻嘻哈哈，誰都聽得見，文律師的院子再也不像個獨門獨院，一吵就是半天。

「妖孽，妖孽！」

佟五爺活得快六十了，什麼事沒有見過，清清白白的世家租了這麼一個狐狸精，「狐狸精進門，家宅不甯！」文律師這麼老實的人；「斯文一脈」的人也和這小娘兒們攪在一起，偏，偏偏大姑娘還丫頭，見着別人再也沒有那麼親熱，就看上了狐狸精，整天的逛完事就往西廂房一扎，唧唧咕唧啣啣也不知說些什麼。

佟五爺心裏最堵得慌的就是這件事：早知道這樣，餓死也不把房子租給別人，好好的，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姑娘和一個狐狸精攪在一起，真，真……

和狐狸攪在一起總攪不出好事來！

可不是，日子久了，凡事攔不住日子久，日子一久佟大姑娘也跟狐狸精往文律師的屋裏跑，嘻嘻哈哈的攪成一團。人嘴兩張皮，任憑上下翻弄，說好就是好，說歹就是歹。想想看吧，大雜院裏住的都是什麼人，嘴裏說得出什麼好話來？衆口成城，佟大姑娘就有點，就有點那個了！

佟五爺，是清清白白的世家子弟呀！氣得像一隻大肚子蛤蟆，就把桌子用力的一拍：

「以後不准再跟狐狸精攪在一道！」

佟姑娘把嘴嚀得多高，兩隻手又在腰上，斜着身子着蹶脚：

「爹，赤口白舌的您可別瞎說人家，人家可……」
「撲！」的用力一揮小手絹，捂着臉哭了：

「從小長大跟您活了一輩子，您給我過過什麼好日子？我可沒有虧待過您，您……終歸是自己的女兒呀——」一塊絹子讓淚濕得可以擰出一把水來。

佟五爺搖搖頭長嘆了一口氣。

「啐！」

沒有法子，也不能把女兒怎麼的，這個年頭不興！

「啐！」

住在大雜院裏的人當然不能體貼到修五爺的心，看見修五爺搖擺着鴨子步由院子裏踱出來，就用手在下頷上理一理，然後伸出五個手指來在半空中抓一抓。

修五爺雖然是上了歲數的人，可也是長眼睛的。俗語說得好：「王八且氣難受」，何況踱到外面就聽見女兒在人家文律師的屋裏嘻嘻哈哈的，清清白白，黃花閨女，在一個光棍漢的屋子裏！

這自然不是文律師的過失，修五爺早就看出來文律師的為人：「斯文一脈」，是受過聖人教訓的。「仁義禮智信」總是懂得的，尤其是一個「禮」字，「不踰規」，聖人說過，文律師是相信得過，就是那狐狸精！

餘外呢，餘外，金麗泉大夫住得離文律師最近，一天出不了一次碼，掛號的也不過三個五個，整天閑着沒有事，就不免把耳朵支到別的院子裏去，所以：

金麗泉大夫看見修五爺打門洞過就站起來：

「你進來坐會，修五爺！」

修五爺歪頭看看那五塊鉛皮牌子「呀呀呀……」把「啐」字嚥了下去，怪不得已的進去坐一會……別人可怪機祕的把嘴唇湊在那一個的耳朵上……

「修五爺，您可莫怪我多事，您家大小姐您也攔一攔，文武師那王八且不是好東西，當心，我跟你說，當心！」說完，伸出一隻食指來「噉」的在桌子上用力的一敲，就好像一柄槌子把這句話給釘在桌子上一樣。

佟老爺衝着別人「撥登撥登」的翻了半天白眼，一聲不響的背着手走了出去，老遠老遠，纔用力的「呀呀呀！」把金麗泉大夫的話全給「呸」在外面。

「懂什麼，這九流之末的東西；人家文律師，罵人家文律師王八旦，不是好東西纔怪，怪的是那狐狸精！」

對，假使，假使把那狐狸精攆走，嗯！

假使把那狐狸精攆走，嗯！斬草除根，女兒和文律師都是讓狐狸精引壞了的！

快刀斬麻！說幹就幹。

佟老爺一腳跳到狐狸精的屋子裏，「呱」的一個嘴巴打在狐狸精的臉上：

「你給我滾，下三濫的女人，我這屋子裏不能住這樣的人，整天的招蜂引蝶，勾引良家婦女，你給我滾，有房子我不能租給審姐兒！」

小娘子們用手捂着臉，

「佟，佟，佟先生，你可是六十的人，赤口白牙，你可是，你可是……」

西廂房外面擠滿了人：「佟老頭子會有這一手！」

前院的屏門「格勒勒」一響，文律師揚着嗓子闖了進來：「佟老爺，佟老爺，有話好說，做什麼呢？」

說着說着扳過小娘兒們的臉來用力的看看：

「唔，傷得很重呢，傷得！」

「佟老爺翻翻文律師，把鬍子揪得老高老高：

「文先生你看我該不該揍她：這狐狸精，下三濫，什麼地方鑽出來的審姐兒整天的引誘我女兒幹些

「什麼事！」

小娘兒們扔籬的一下子跳過來抓住修五爺的大襟：

「你滿嘴喫些什麼糞，你破壞我名譽，你……我還有什麼臉活在世界上，我……」用手扯開頭髮，登登登的就奔着牆撞過去。

文律師趕緊用力抱住，衝着修五爺扳起臉來：

「五爺，人家清白女兒，你破壞人家名譽，一輩子沒有了指望，這在法律上是有罪的，還有，這臉上，嗯，臉上，這咄傷害，傷害，我做律師的人，這種事，保障人權，我是義不容辭的，莫怪，莫怪！」

修五爺怔在那裏了！

第二天有人遞過一封信，要求修五爺賠償損失十五萬，下面具名的是「文師武大律師」。

第三天法院裏送來了傳票，刑庭開審，附帶民訴！

清清白白的世家，啐，修五爺受這種委屈；

金麗泉大夫鬼鬼祟祟的鑽到修五爺的屋子裏來：

「我跟你說文師武這王八且不是好東西，如何？」

修五爺用白眼珠子翻翻別人：

「啐——」

後來，後來……

後來聽說修公館的大雜院換了房東，房東的名字叫做文師武先生，門洞裏的五塊鉛鐵皮起去了，但房租却加了價。

拉駱駝的

過。
在古城裏，這時候大半從來就沒有過好天氣。譬如說昨天，滿天刮着黃沙，弄得到處土噲噲的難

。古城裏的人過慣這種天，別人說這裏是「無風三尺土」。這兩天有風，自然黃沙一捲便捲上九霄。這天便是刮着黃沙風，由前一天早上刮起，刮到夜，一直到天濛濛亮的時候，人們由炕上爬起來，順手拿一條手巾往鼻孔裏旋一旋，兩團黑，有一點黃。

外面，便門的外面，順着城牆根一大串駱駝，迂緩的，蹣跚沒有聲響的步子，走着，拖着，就像是自己也不知道由什麼地方來似的，也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頸子低下，低啞的大鈴鐺，滯重地：

「噹——哪！哪——哪……」

一個拴着一個，一個牽着一個，一長串的，笨重的，迂緩的：

「噹——哪！哪——哪……」

有時候一頭不安分的駱駝，不甘心地伸起長脖子來吁一口氣，鼻孔裏便冒出兩條長長的水雲；但立刻，那多餘的長鼻子被前面的長繩子扯着，便仍舊馴服地低下頭來，緩慢地搖着自己癡肥的蹄子，聽着那滯重的啞鈴：

「噹哪——噹哪！……」

拉駱駝的穿着白板的老羊皮襖，拖着根繩子，一端扣在頭駝的鼻子上，另一端隨着手一齊揣到肥大的袖管裏去，像駱駝一樣，慢慢的，慢慢的，踱着，像一隻拉磨的老牛，好像是睡着了，可是在走着。

黃沙落在拉駱駝身上看不見了，落在拉駱駝的身上便把老羊皮襖染得一片黃，拉駱駝人的衣服難得是黃的，平常白板皮子上黑得像是塗上漆，他是由門頭溝往城裏拉煤的。

這一條路，一年中來來往往他不知道要走多少趟，沿着城牆根住的人，每天濛濛亮的時候，便看見他扯着這麼一長串的駱駝，輕輕的輕輕的在城牆下面迂緩地踱過去。

起早的小孩子們，時常喜歡一爬起來便住大門外跑，等着這拉駱駝的，看着他在老遠的拖着那一長條像生了癩病的蟒陣，憊懶地踱過來。

好像他從來不睡覺，走得那樣緩慢，慢得性急的人望着他嘆氣。但是他的駱駝的背脊上却早馱上煤塊，由老遠的門頭溝走到便門外面了。

「嚙——嚙——嚙……」

小孩子們便把鼻子一控，拉得長長的：

「嗶——」

「拉駱駝的，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拉駱駝的便把手裏的長繩往小孩子們的身上一拋，笑着：

「又淘氣，小和尚！」

小和尚便假作吃驚作的着雙手，蹣腳的喊：

「喔！駱駝跑了，駱駝！」

拉駱駝的時常吃驚地回頭來看：

駱駝們還是照往常吃驚地回頭來看，一步一步的，讓鈴鐺一下沒一下的敲着。牠們也早走熟了這條路，從一下地拴在母親的背後，便列入這長長的行列，慢慢的長大起來，背上便加上一些不知名的重載，由門頭溝，經過便門到北京城去，像牠們的主人一樣，像是睡着了，可還是在走，用不到主人的牽引，做着夢牠們也能由門頭溝走到北京城，一步也不會差，主人的吃驚是多餘的，路，只是這一條路呵！

拉駱駝的就不再拉着他的駱駝走下去了。

鈴鐺那麼滯重的，沉悶的敲着：

「噹——噹！噹——噹……！」

走過了城根，越進了城牆，穿過一條長街再穿過一條短巷，走着，走着，總是在太陽出來的時候把煤塊卸在煤棧裏，便由腰裏抽下一管旱烟袋，坐在煤棧的石台階上看着他的那一羣牲口嚼着芻草。有時候數數煤棧裏送給他的運費，然後嘩啦啦一打總的裝進搭袋裏，擔在自己的背上。（這時候他不再把重載加到牲口的背上。）然後：

「呵！哈！」

拍拍頭一個駱駝的脖子，愛撫地吆喝着：

「該起來啦，老夥計！」

第一個緩慢地站起來，背後的繩子一牽，然後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鈴鐺的聲音也許有些凌亂，但是他們都在路上了。

路過酒缸的門口他總是手往搭裏一摸，「搭」一疊銅子兒疊在櫃檯上：

「掌櫃的，來四兩，頂高的！」

接過來一仰子「乾！」

酒缸的掌櫃的總愛挑逗他：

「不來點兒下酒的？五香醬牛肉？」

拉駱駝的搖搖頭：

「那是駱駝肉，咱是拉駱駝的呀！」

坐在酒缸裏的人都笑了，大家夥都讚嘆：

「這是一個老實頭，駱駝好像是他自己。」

另一個便接過去：

「難爲他，混到這樣子不容易，全靠的駱駝呀！」

但是駱駝的隊伍已經揚着灰塵「噓——噓——噓——」的踱過去了。

拉駱駝的一共有十隻駱駝隻每天像推磨一樣的走着這同樣的路，做着同樣的事，他沒有厭倦過，他的駱駝也沒有厭倦過。

這樣他活了下去，他的一家都活了下去，是駱駝養活了他的家，他的芻草袋裏比別人多一些烘過的黑豆，他不甘委屈了這一長串的牲畜，牠們跟了他多少年，他眼看着他們由兩隻變成三隻，四隻……由拖在隊伍後面的小牲畜長到背上加上沉重的煤塊，他沒有到過沙漠瀚海，但他却愛上了駱駝，這一羣，他的朋友。

「麻利點兒，老夥計！」

他愛撫地拍拍駱駝的脖子，但仍依順着牠們，那麼遲緩的踱下去，即使慢得比來的時候還要慢。他故意的拉着這一串駝隊走到灰土地上去，爲的是讓牲口們走得更舒適一點，雖然這使他比浸在黃沙風裏還難過，但是他常是惦記着明天黎明前在門頭溝的那些無盡時的重載。

拉駱駝的帶領着的隊伍，穿過短巷走上長街，駱駝一個串着一個，一個串着一個的，在十字路口幌過去一個，又是一個，好容易幌過去一個，又是一個……：

讓一大羣的車馬行人們爲着這一長串的駱駝停頓在路旁，擁擠在十字路口。

時常，時常，這太平常了，總是有人啐着口水：

「多討厭呵，這一羣笨東西！」

拉駱駝的總是沉穩地拖着他的迂緩的隊伍，一步一步的走，一點也不慌忙，有時候高興，衝路人們們滋一滋牙：

「莫討厭牠，老鄉，北京城的煤是牠由門頭溝馱來的！」

時常，時常，這太平常了，沒有人能够回駁他，看着他拖着這迂緩帶枚的隊伍過去。

日子久了，這句話拉駱駝的也不大愛說了，他祇是無言地傲然過市。他太爲這一羣迂緩沉穩任重致遠的傢伙們驕傲，他幾乎不再把這一羣愚蠢的市民看在眼里。

但他還是在天亮以前便拉着駱駝，由門頭溝走向便門的城牆根底下。

日子過得多麼快，但日子也不過是日子吧，住在便門外面長街上的老住戶，誰都能告訴你，這拉駱駝的傢伙準得像一座時鐘，每天黑早的時候——天不過才濛濛亮，總能够聽見那一長串沉的啞鈴聲，許久許久，拉駱駝的過去了，駱駝揚起的塵沙平靜下去了，人們才肯起來，上街的上街，上市的上市。

他是一隻啞雄雞。

難得有人聽見他說兩句話，這老實人，但誰都能够從他的臉上讀出來知足的和平，誰都愛聽他那句話：

「我是拉駱駝的啊！」

多麼心平氣和，多麼知足的語調！

日子久了，人們不再憎厭這拉駱駝的人。京城裏的市民都有耐性地等着他這一長串迂緩的隊伍拖過去。

這不是值得驕傲的？

背上是門頭溝馱來的煤塊呵！

慢慢，慢慢，拉駱駝的背駝了，鬚子也長了起來，由黑色變成白色，他還是拉着這一連串的低啞滯重的牲畜。

他預備拉到死，他幹慣了這個，並且他有一長串值得驕傲的駱駝呵！

但是路上變了。原來跛着方步的人，現在都是匆匆的了。時常和他在路上碰面的騾車，漸漸的稀少了。灰泥的路平坦了。有的地方邊澆上土瀝青，平滑得像一面鏡子。

有人踏着雙輪車滑行在瀝青路上，像閃電似的一瞥，攔過他的隊伍，一會兒，看不見了。

這些與他何忤呢？他仍舊拖着長繩由門頭溝走向北京城，穿過短巷，走上長街，後面跟着連綿不斷的，一個又一個，一個又一個——駱駝。

人們變了。

城市裏的人不再能忍受這迂緩綿延的阻礙，不僅是在地上啐一口水，甚至開始有停在路上的黑亮

車子對牠們不住的撒着喇叭：

「叭叭！叭！叭！叭叭叭……」

高踞在人力車上的妓女們用力的踏着腳輪
這討厭的十字路口的阻礙呵！

拉駱駝的想起了一句童話：

「膠皮車，好買賣，

大爺拉着大奶奶！」

「啐！什麼東西，不要臉的傢伙！」

他的心裏感到一點暢快。

十字路口的警察搖着木棍子：

「麻利點吧！老鄉，過了時了！」

拉駱駝的瞥了一眼還穿黑衣裳的傢伙：

「是，老總，過了時了，唉！」

過了時了，像一條木棒敲在頭下，唉！

但仍每天拉着大駱駝清早的時候趕過便門的城牆根，不過路過大酒缸的時候他已經不再有閒心
把銅板「搭」的往櫃板上「疊」了。

酒缸的掌櫃的還是照舊的挑選他：

「不來一點？有新鮮的五醬香牛肉。」

他祇是苦笑。

在馬路上，他祇是低着頭，儘量的快走，他失去了自己的一點傲氣，是不是他還嘆着傲氣的消失？祇是可憐這一好久失去沙漠的駱駝，牠們根本是走不快的。

對於駝羣的憎厭，已不僅是這一個城市了。平滑得像鏡子似的郊外的瀝青道牠們已不能再走，每天清早，牠們不得不繞在瀝青路下面的小路上，被後面趕敵車的漢子們吆喝着：

「駱駝！閃開點！」

拉駱駝的祇是苦笑，拍拍頭駝的脖子：

「閃開點吧！老夥計，咱們過了時了。」

這樣駱駝們就更顯得遲緩；年代的磨蝕，鈴聲更顯得啞啞：

「噓——啦，噓——啦……」

駱駝的背上可還是馱着煤塊呵！

這一羣忘恩負義的傢伙！你們的煤塊是那裏來的呢？在門頭溝的礦山上，可淨是一長串一長串的駱駝呵！沒有駱駝怎麼行呢？

瀝青路上疾馳過來一輛載重汽車，背脊上高高的疊着一大筐一大筐煤塊，估計起來……唔！算不出，煤堆的上面站着一羣煤鬼，興高采烈的朝拉駱駝的指手劃腳的喊：

「哇！拉駱駝的，哈哈……」

由煤堆上拾起煤塊來向駱駝的身上砍：

「拉駱駝的，哈哈……」

隨着汽車後面的一陣煙，車駛過去了。看不見了。

拉駱駝的感到一陣暈眩，這條路他走了幾十年，這條路上的煤塊就是他一個人，把他載在駱駝的

背上，一步一步趕到北京城，然後太陽出來之後再一步一步的趕回去。

但是……

他已經不敢再看駱駝背上的東西。

門頭溝的礦山上不是還是一大羣的駱駝嗎？

不過，漸漸的路上行駛的載重汽車不僅祇一輛，漸漸，車身上漆起「門頭溝煤礦公司」的白字。住在便門外面的老住戶們詫異着這隻啞雄雞，漸漸的脫了班，漸漸的看不見了。

人們談起拉駱駝的，倒不能不有點懷戀了，這老傢伙，背駝了，鬍子也白了，莫不是死了吧？可憐！

城市裏並沒有意會到這沉默迂緩的老人的消失，黑虎汽車不再遇到這不必要的阻礙，高踞在人力車上的妓女們也不再蹙着眉嬌嗔了。但汽車的喇叭仍舊是那着驚張的亂撒：

「叭！叭叭！叭！叭叭叭……」

妓女們還是拚命的踏着腳鈴。

意會到的祇有大酒缸的掌櫃，少了一個四兩白乾的主顧，但日子久了便淡忘了。

對於一個消失了傲氣的人，人們把他拋在腦後了。

對於一切都沒有什麼不便，北京城的市民仍舊燒着煤，門頭溝運來的煤塊。

祇是對這「無風三尺土」的古城裏，缺少了一點沙漠風的點綴。

一年的黃沙風刮過去又刮回來，一年的黃沙風刮過來又刮回去，這天拉駱駝的又拉着那一串迂緩的運具穿過古城，擦過便門城牆根的長街走下去，走下去。

拉駱駝的臉上更多了些皺摺，眉目上更多了一些風塵之色，駱駝們則消瘦了，更迂緩了，消瘦得

迂緩得和他們那龐然的軀體有些不相襯合。

這麼許多年拉駱駝的到什麼地方去了？又由什麼地方回來的呢？

拉駱駝的人並沒有和別人說，他是一個沉默的人。但是現在更沉默了，看着他那一串瘦骨支離的駱駝，大半多年來他沒有再拍着駱駝的脖子喊聲「老夥計」了。

在前門外興隆棧裏來過一個口北的皮貨客人，曾經談到過這拉駱駝的：

自從拉駱駝的人和他那一串討厭的牲畜消失在這忘恩的古城後，他的命運倒還不致和懷想他的那般人所揣測的那麼悲慘。但是：這地方遺棄了他，遺棄了他的老夥伴。

會想到一個棄婦的悲哀嗎？

一個老實頭，他是一個老實頭，大酒缸的顧客們都這麼樣的批評過他，他們並沒有想錯，這人是把老實寫在腦門子上的。

他從不會想到對這古老的城市有什麼爭辯，他沉默得像一頭駱駝，仍舊踱着那麼迂緩的步子，走在塞外荒涼的路上。

這該是對他最合適的地方了。他想，人們也都在這麼的想呵！

他的老夥計們不必踏在那討厭的灰沙，他們開始行列在塞北冷凍的硬土上了。這地方比較樸質，他們早看慣了這一隊和他們一樣樸質的——駱駝，但是可憐這一羣自幼生長在帝王腳下的老實頭呵！硬土，那峭勁得刺破老羊皮襖的野風……

爲了活，爲了活得硬朗一點，拉駱駝的並沒有比以前多說過一句話，旱煙袋仍舊別在腰帶下面，但是他再沒有像在北京城裏那麼開豫，冒煙的時候，時常是在不間斷的塞外漢野的跋涉中。

慢慢，慢慢，他餵飽了他的牲畜，雖然是比以前更多了跋涉，雖然是仍舊那件白板老羊皮袍子

已經擋不住峭勁的風，他還是把長繩揣在寬大的袖管裏，一步一步迂緩地跛着，走上崎嶇狹窄的山路，再在裸石嶙嶙的山上踱下來，朝着橫在面前的一片無垠的荒原下跛去，一步，一步，永遠是那個老樣子。後面跟着他的駱駝，一個跟着一個，一個跟着一個，祇是面前不再有十字路，不再討人厭了。漠漠的曠野地祇聽見那一串單調滯重的鈴鐺：

「噹——噹！噹——噹！……」

口北的皮貨客人差不多都認識他，駱駝的背脊上沒有了煤塊，牠們時常越過廣漠的荒原，在蒙古的沙漠瀚海裏帶來一大捆一大疊生剝的羊皮，卸在口北客人的棧裏，然後再翻轉到荒原去，一個月，兩個月，八個月，十個月，牠們做着同樣的事，跋涉着這無休止的路。

拉駱駝的人老了，鬍子變得雪白，背脊也變成了駱駝，沉默的人老來不變得嚟叨怕會更多了沉思吧？

塞北滿天刮起鵝毛的雪片的時候，老年人例外的多喝了一點酒，在張家口的棧房裏。

在那遼遠的故鄉裏也許正金吾不禁在慶賀元宵吧？

是故鄉遺棄了他，他沒有遺棄故鄉呵！

老人嘆了幾口氣，拉起他的駱駝走了，人們聽見那嘶啞了的鈴聲：

「噹——噹！噹——噹……」

他沒有再越過荒山，踏上荒原，在那面那無垠的沙漠裏缺乏的是溫暖，拉駱駝的人老了。

一年的黃沙風刮過去又刮回來，一年的黃沙風刮過來又刮回去，多少年了呵！這天拉駱駝的又拉着他那一串迂緩的夥伴穿過古城，到底是家鄉呵，到底是……：他張着他一對昏花的老眼四面張望，有的變了，他不認識了；有的沒有變的他還認識：

他還認識那條便門外通往門頭溝的大道。

但是故鄉裏的人們祇是呆呆的望這一長串東西過去，跨過去便跨過去了。

拉駱駝的臉上更多了些皺摺，眉目上更多了一些風塵，駱駝們則消瘦了，更迂緩了，消瘦得迂緩得和他們那龐然的巨體有些不相襯和，這些並沒有什麼人覺得，很少有人覺得。

有人看見拉駱駝的眼睛裏有些淚水，有人聽見他低聲的嘆氣。

但是拉駱駝的過去了。沉默地。

昨天刮了一天的黃沙風，昨天刮了一夜的黃沙風，今天還是黃沙天。

拉駱駝的沒有再拉着他的夥伴在街上走，郊外，也沒有人看見他蹣跚在郊外漂青路的上面。

今天早晨，遺黃沙天的早晨，拉駱駝的推着一輛單輪的木車在街上喊：

「五香醬牛肉！」

雪白的鬍鬚在風沙中抖。

「五香醬牛肉！」

車子順着老路推過便門的城牆根，轉進城來，走過短巷再走上長街，一路上喊着蒼老低啞的聲音

「五香醬牛肉！」

大酒缸的掌櫃的對顧客們說：

「今兒格大家添點兒新酒菜。」

於是拉駱駝的車子停在大酒缸的門口：

「五香醬牛肉，掌櫃的，新鮮的！」

掌櫃的拾起一塊來看一看，嗅一嗅，扔在櫃板上：

「別是拉駱駝肉？老鄉！」

拉駱駝的老眼裏流下一滴淚水，通過皺摺沒有流下來。臉上的紅色透過了風塵。掌櫃的沒有看見，掌櫃的進去拿錢去了。

.....

慢慢，那蒼老低啞的呼聲沉沒在老遠的深巷裏：

「五香醬牛肉！」

酒缸的掌櫃的把切成薄片送給顧客們：

「駱駝肉，可是真新鮮！」

老遠的深巷裏穩約的還能聽見：

「五香醬牛肉！」

原书空白

天涯篇

——給石琪

朋友，我不是不知道的，抗戰時你暫失去了時家。但你何必說得這般沉痛！

不幸的是你太愛我們這幾個南方朋友了。我們本不該常常來找你談心，更不該在夜深時匆匆握別，拋你一人在暗室中。我不忍想，當你獨一人時，輕輕闔上房門，忽然覺得四周異常的靜，你迎着月光仰臉着，感到自己的孤獨，和想起朋友們都有家可歸時，朋友，你不會悲慟得流出熱淚？

我同情你：假如一個人真只剩了自己，也祇有絕望，不會有懷念了，而你是有着家的。你有你慈愛的雙親。——你不是常常閉着眼皮，追憶着他老倆的容顏？你矍然間似乎聽到了一下已往的，母親溫和的喊聲，你到底祇有絕望地摸摸頭髮，想染來你母親昔日留下的手指的氣味！你還始終保藏着哥哥的衣料——我多麼要責罵自己會勸你變賣過——你何嘗捨不得衣料，莫不是想多獲得一片天倫之念吧！

我同情你：一個人爲什麼不該去回憶過去？一場夢吧！但是，失盡好夢已悲甚，何苦又做尋夢人！替自己找來更多的絕望與苦楚？

我同情你：我知道，有時候你不禁要幻想起來——遠方的老娘每夜依扉望月，懷想起你，脫口喊出你的名字，而引起你父親偷偷的背着老妻去注視你的相片。他們誰都瞞住誰，不然，你能禁得住他們不抱頭痛哭起來？他們擔心着他們那朴實的兒子生活得如何了！他們一定比你更懷念，更痛楚，更多次激的淌淚！

希望你不因我這些話觸動你的心機而痛哭起來。你不妨這樣迷信：好心的人是會有好報的。你爲甚麼不暫且丟開無家的悲哀，而神往於將來重聚之情景呢？

沈寂·卅四年晚春

夜行記

——給沈寂

朋友，不是嗎？在一個沒有月亮的夜裏，我們會一同度過一段極長的黑路，這晚上你沒有說過幾句話，祇是低着頭聽着我們倆個人的脚步踏過那村野的硬土，但是我並沒有奇怪。

在這寂沉沉的黑夜裏，你也許感到被屈辱了的鬱悶了，我開始瞭解你爲什麼題下這麼一個令人太多蒼茫之感的筆名——沈寂，但這又何必呢？在路上，難道你沒會聽見過午夜雄鷄的啼聲嗎？

這一夜我們都太疲倦了，我又開始想起我那失去了的家來，在這悶人的黑夜裏，伴着你這麼一個令人太多蒼茫之感的人物，不過，朋友，我並沒有怨你呀！究竟在這疲勞的沉寂中我瞭解了你。

你是在聽着我們踏在硬土上的堅定的步伐，我却在想着你那篇前幾天送交到我手裏來的「驢狗頭」，感謝你多情的關心，我將聽你的話，去找尋我那失去了的家了。在我沒有動身之前，我願意多親近一下，你，這位喜愛在沉寂中夜行的朋友！

但是，你曉得那是多麼勞苦，多麼遙遠的旅程呵！

今夜，我們又躡在這村野的亂土上，爲什麼你還是這樣的沉默，你記得東方微曙的時候我扭着你的肩膀說：

「天亮了！」

你疲憊的睡在床上，我却抽出紙來寫了這些話，爲什麼呢？算用來紀念這人生的旅程上一些偶然的遇合吧！

石琪·卅四年晚春